

民國十一年七月九日



政治訓練

第三期

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印行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目錄

總理遺像……………一 幅

誓師北伐時蔣總司令玉照……………一 幅

訓練總監部何總監玉照……………一 幅

本處周處長玉照……………一 幅

北伐中總政治部各正副主任玉照……………六 幅

插 圖

蔣總司令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典禮……………一 幅

北伐中各重要戰役照片……………三 幅

北伐中帝國主義者之兇暴情形……………三 幅

北伐中之政治工作……………二 幅

武力與民衆結合……………三 幅

本處宣傳品之一瞥……………一 幅

▲北伐之根本的認識……………周佛海 幅

史 實

國民革命軍北伐作戰經過……………朱 修 幅

北伐期中的中國國民黨……………奇 流 幅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目錄

國民革命軍督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目錄

二

國民革命軍政治訓練……………逸文

北伐過程中我國與帝國主義的交涉……………廖 顧

國民革命軍中之叛逆……………竹 聚

言 論

北伐勝利中所得的教訓……………松 林

北伐督師三週紀念的回憶……………自 筠

督師北伐與日帝國主義……………許德禱

譯 述

帝國主義對華的屈服與極東市場的競爭……………蔡源海譯

中國國民黨的勝利……………許德禱譯

歐報視美國為帝國主義之背景……………錫齡譯

中俄關係的現狀……………于均祥譯

總 理 遺 像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北伐誓師之時蔣總司令玉照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詞：

嗟我將士：爾肅爾聽：國民痛苦，火熱水深。土匪軍閥，爲虎作倀，帝國主義。以勳以張，本軍與師，救國救民，總理遺命，炳若日星，弔民伐罪，殲厥凶會；保我平等，還我自由，實行主義，犧牲個人；有進無退，革命精神，嗟我將士！同德同心，毋忘恥辱，毋憚艱辛；毋惜爾死，毋偷爾生，壯烈之死，榮於偷生，嗟我將士！保此國家，嗟我將士！保此人民，遵守紀律，服從命令；惟紀與律，可以致勝。生命爲私，紀律爲公，生命爲輕，命令爲重，嗟我將士！團結精神；澈始澈終，相愛相親，毋懼仇敵，毋輕小醜，萬衆一心，風雨同舟。我不殺賊，賊豈肯休。勢不兩立，義無猶豫。我不犧牲，國將沉淪。我不流血，民無安寧，國既沉淪，家孰與存？民不安寧，我孰與生？嗟我將士！矢爾忠誠；三民主義，革命之魂，嗟我將士，共討同仇；革命不成，將士之羞；嗟我將士！如兄如弟；生則俱生，死則俱死。存亡絕續，繫於今茲，不率從者，軍法無私。



訓練總監何部總監玉照



本處周處長玉照

北伐中總政治部正副主任委員



劉文



吳穉暉



陳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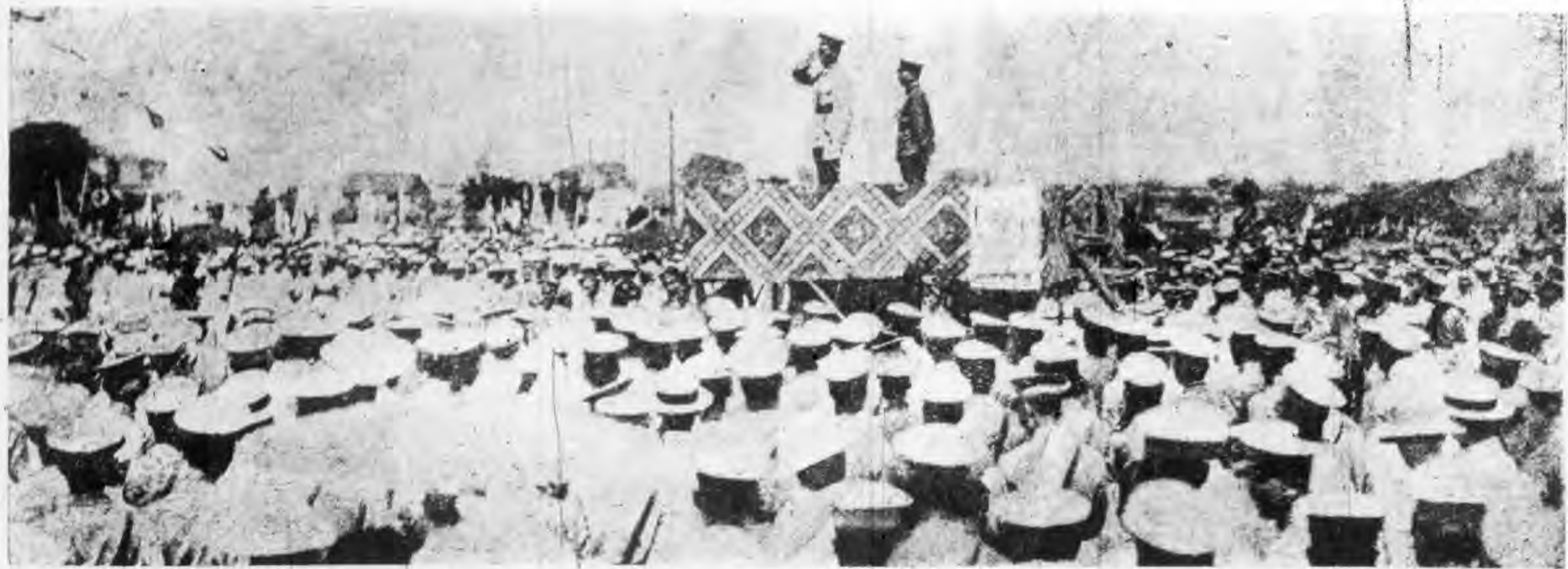
方慧



戴季陶



何思源



禮典師誓伐北行舉州廣在令司總蔣日九月七年五十

北伐中各重要戰役照片



1 蔣總司令由泰安出發赴前線督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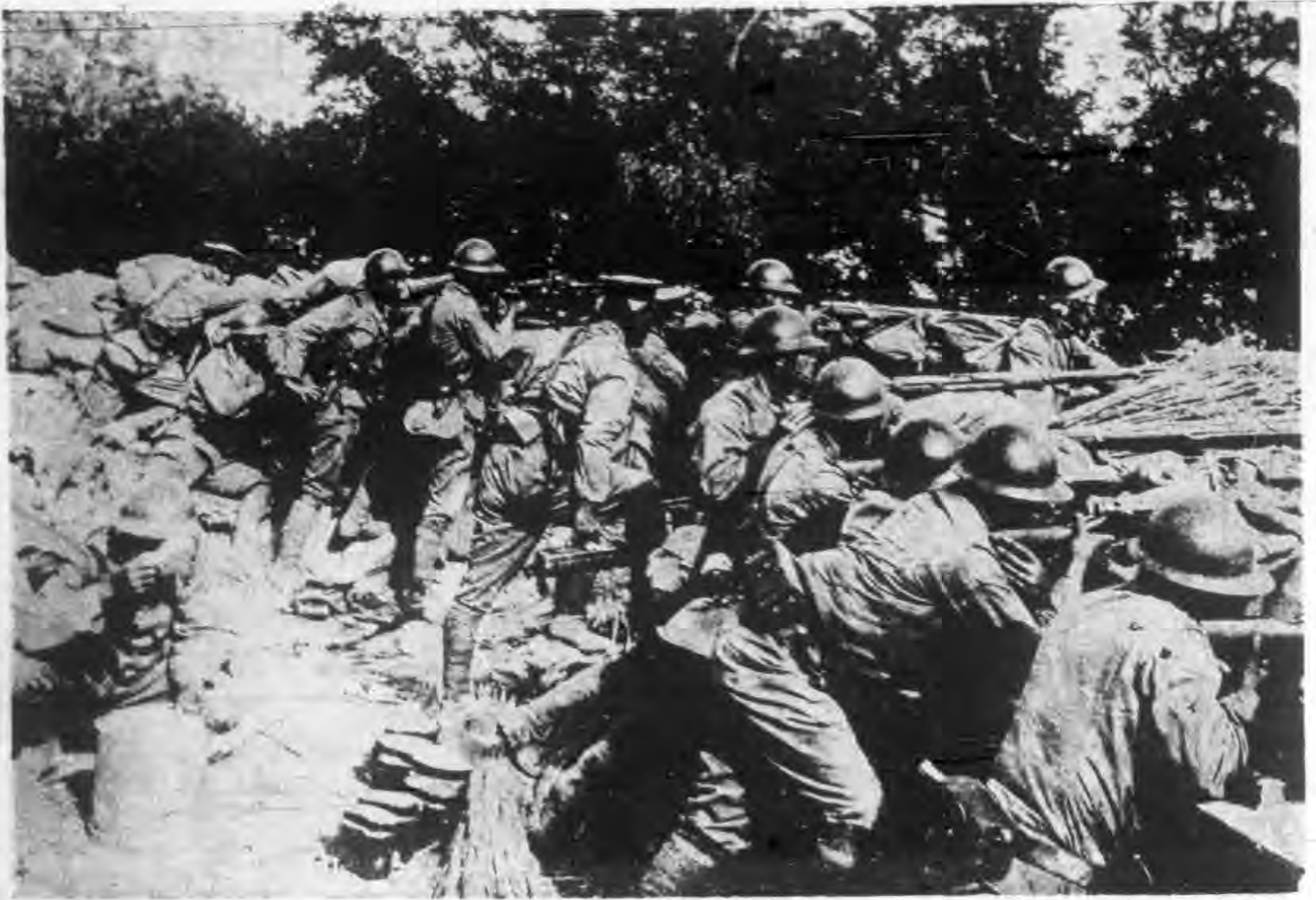


2 北伐軍由戰壕內去攻武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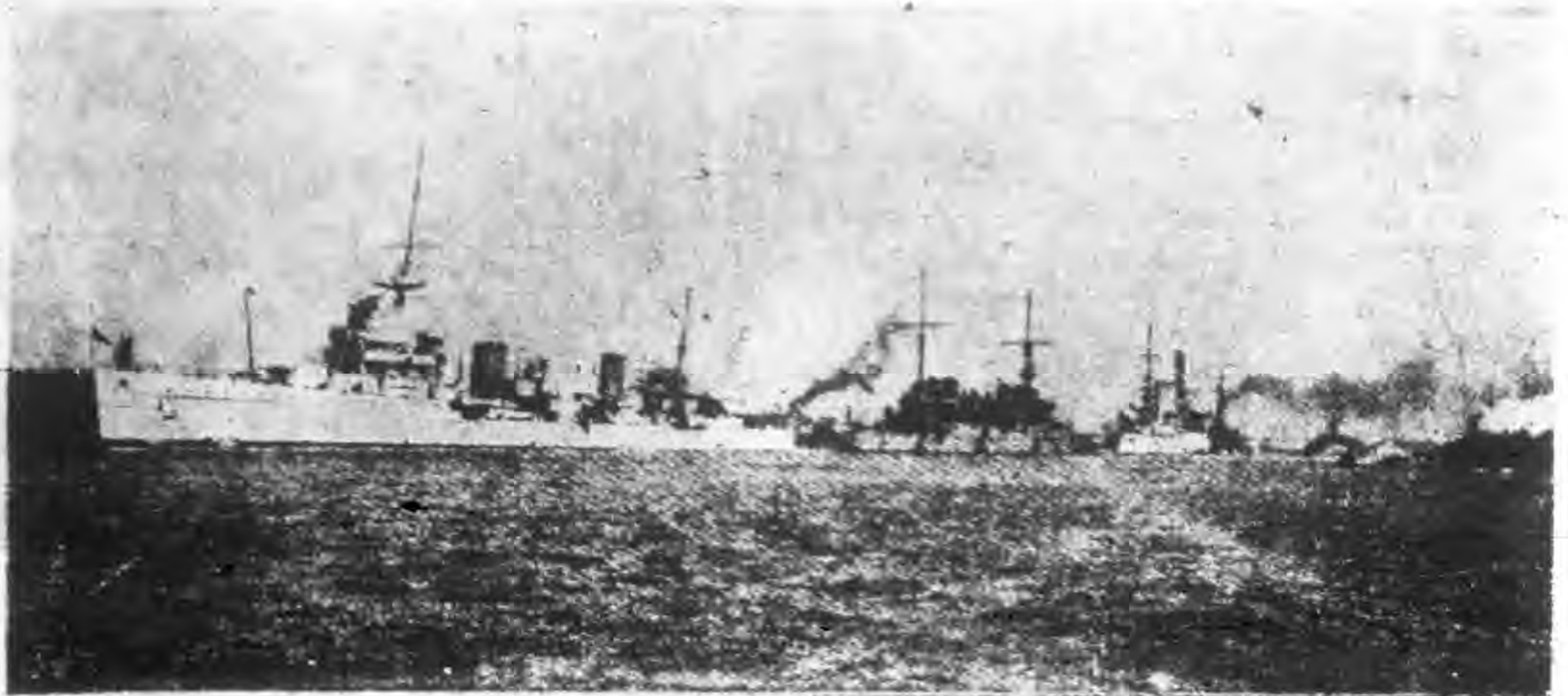


3 北伐軍與敵人在琢州劇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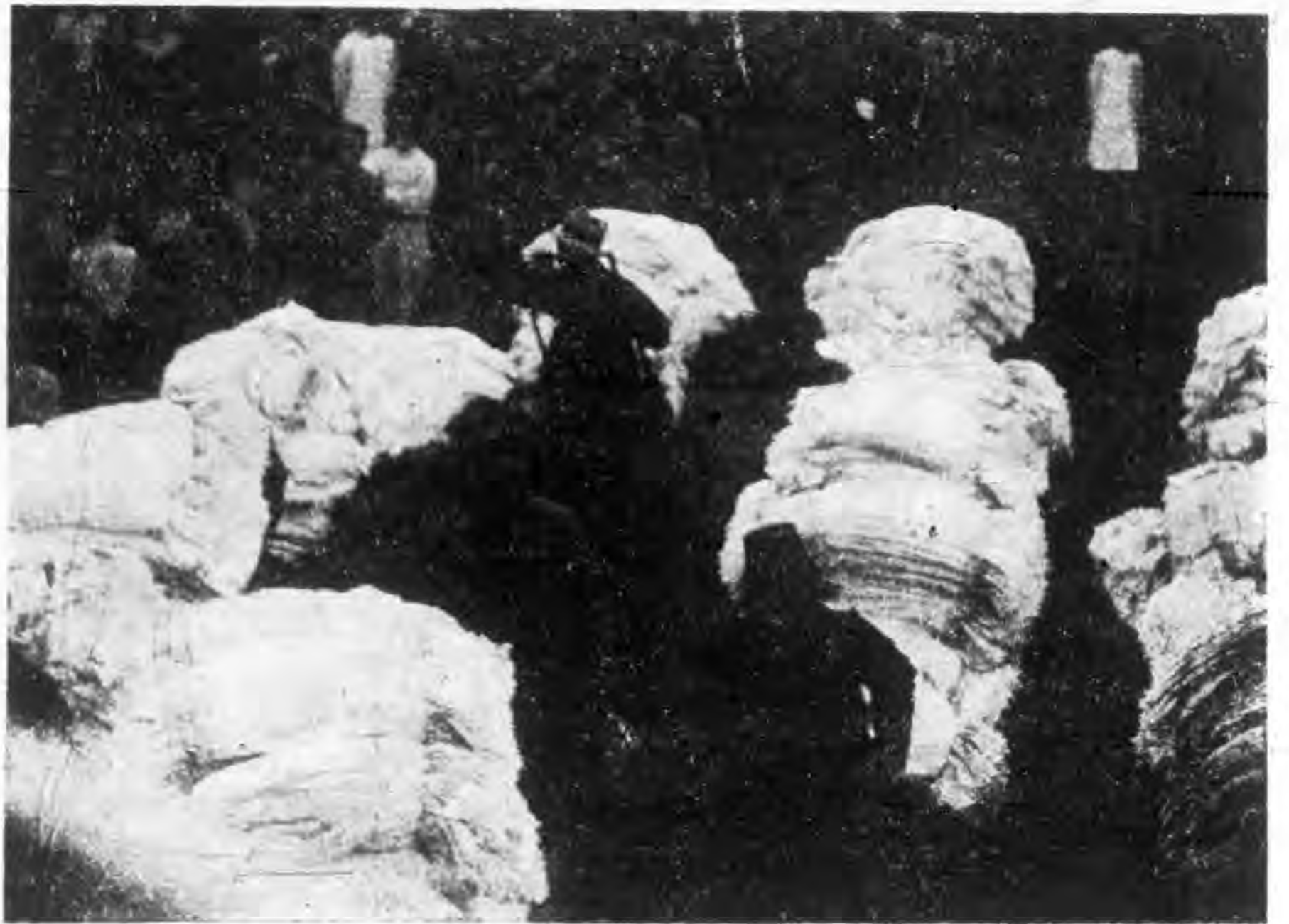
北伐中國主義者之兇暴情形



上 上海外兵于北伐軍到時如臨
大敵
中 濟南慘案犧牲者之一（眼鼻
均為日兵挖去）
下 北伐軍到武漢時外艦在江面
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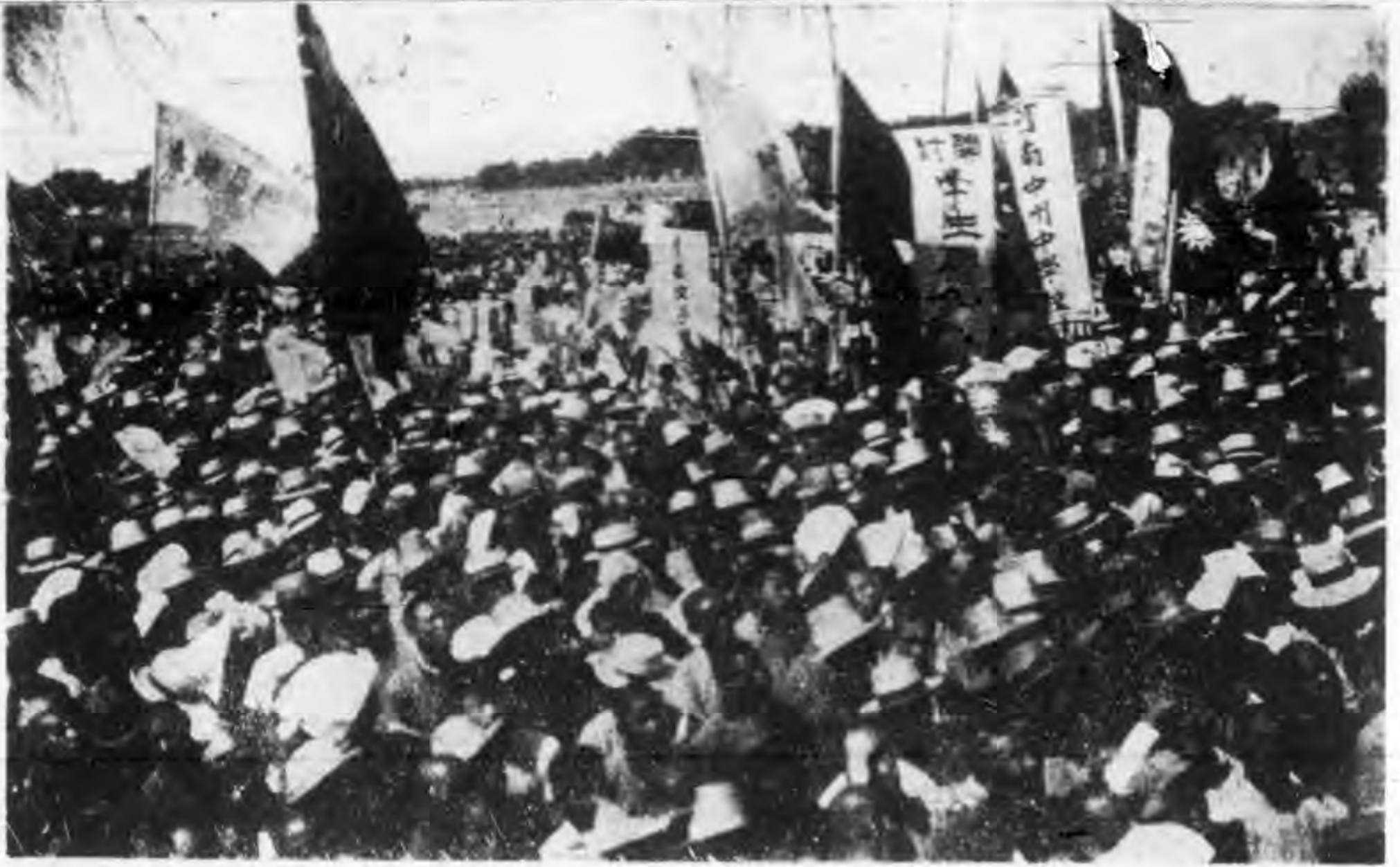


北伐中之政治工作



上 政工人員對紅槍會宣講三民主義
下 政工人員運輸大批慰勞品（毛巾等）慰勞前方將士

武 力 與 民 衆 結 合



開封民衆歡迎北伐軍



二 上海工友參加便衣軍

作戰

三 民衆擔任夫役援助北

伐軍





本處宣傳品之一



北伐之根本的認識

周佛海

本黨自誓師北伐以後，以一省彈丸之地，數萬長征之師，與三年間短的時日，竟能打倒數十年來根深蒂固的北洋封建軍閥，統一了支離紛擾，幅員遼廓的中國，這固然可說是歷史上未曾有的大成功，同時也因為有一種很深刻而嚴重的社會的理由推動牠，支配牠，方能成就這種打破歷史記錄的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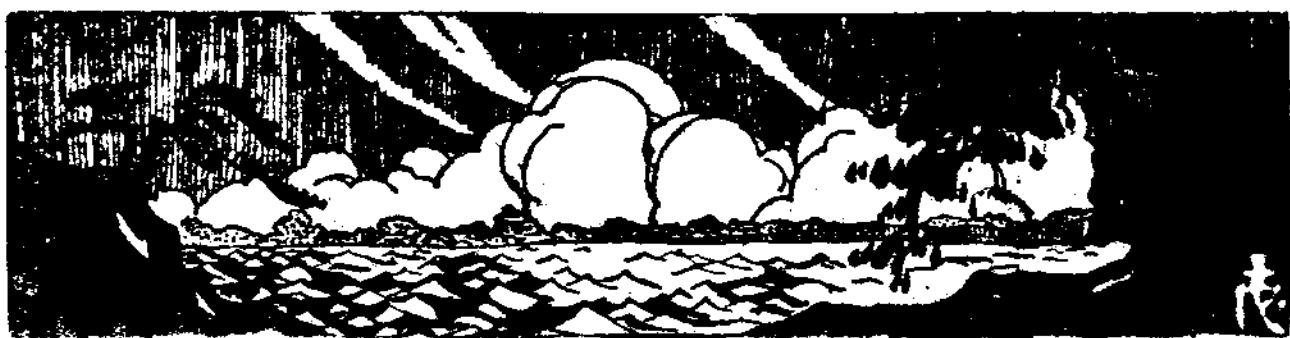
中國自海通以來，「強鄰環列，虎視鷹瞵，方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外力的侵略，已足使中華民族的生存，瀕於危險，而「政治不修，綱維破壞，朝廷則賣官鬻爵，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內政的暴虐，更足使中國民衆的生存，愈陷於絕境。因此如太平天國的崛起，庚子拳亂的暴發，都是數十年來中國民衆因生存不遂，苦悶焦躁而求解決的表現。

我們知道社會上發生了紛亂，根本的原因，一定是民生受了障礙，不是社會全體的生存受了脅迫，便是大多數人的生存，失了保障。因為生存受了障礙脅迫，所以有打破障礙消除脅迫的運動發生。這種運動的底流，便是由人類生存意識生存慾望發生凝積而成的社會力。這種社會力，鬱抑積壓既久，一旦暴發，遂如江河橫決，沛然莫之能禦，而其進展的迅速，亦如飄風驟雨，倏然而莫可測度。一切障礙，一切壓力，無不為其衝破，一切制度，一切組織，乃至一切社會意識，無不為之而變革。革命便是這種社會力的形態。



中國民衆，自鴉片戰役以後，外受帝國主義之剝削，內受滿清政府的壓迫，民族生存羣衆生命，陷於絕境，於是始則有太平天國之役，繼又有庚子拳民之亂，或因勢力分裂而失敗，或因方法謬誤而消滅，沈淪於積威之下者又數十年。所以辛亥武昌起義，振臂一呼，不數月，即全國響應，而將數十年的專制制度根本推翻。由此可知社會力一旦發動，決非時間空間所能制限。不幸辛亥革命以後，雖然推翻了君權制度，却又釀成了軍閥專政，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而成的高壓，復使中國民衆，至於不能維持最小限度的生存。十餘年來，中國革命的社會力，雖然不斷的與反動的高壓，衝突激盪，但是直到民國十五年的北伐，方是此種社會力的總發動，而十五年七月九日的北伐誓師，便是這種社會力總發動的起點。

北伐既然是社會力的發動，而且是八十餘年抑鬱積壓的生存苦悶的暴發，故能一往直前，所向無敵，成功的迅速竟震眩全世界人的耳目。在當時的軍閥中，孫傳芳何嘗沒有他的精良軍隊，吳佩孚何嘗沒有他的政治主張，然而一與我革命軍接觸，遂致土崩瓦解，無形消滅。其根本原因，就是因孫傳芳的軍隊，是脅迫民衆生存的武力，吳佩孚的主張，是違反民衆生存意識的妄論。反之，本黨的三民主義，却是適應民衆生存意識的結晶，本黨的武力，又是革命的社會力的總匯。所以孫吳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運命，而本黨北伐的迅速完成，也是必然的結果。我們試看八十年來支配中國民族的頑強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革命勢力，不斷的抱著一種輕侮的態度，迨至國民革命軍，不兩月竟能會師武漢，一般帝國主義者，就不由的恐怖戰慄，會皇無所措手足。所以這十六年一月三日漢口事件發生以來，不出一月，英帝國主義



者竟將漢口九江鎮江各地的租界，自動的歸還中國。由整個的革命目的上說，並不能說是有多大的利益。但是這種革命的社會力之不可抵抗，却由此也就得了一個確實的證明。不過革命的勢力愈大，反動的高壓，亦與之俱增。嗣後帝國主義者的增兵派艦，南京的砲擊，以至於最兇暴的濟南慘案，無一不是反動的高壓，欲藉以打破此社會力的表現。而北伐的進展事實上也曾因此而受挫折。但是由生存意識發生凝積而成的革命的社會力，却只有挫折，決無失敗。所以北伐仍能於預定的三年內，如期完成。在帝國主義壓迫的過程中，中國民族，誠然蒙了重大的損失，受了刻骨的恥辱。但是反動壓力的增高，其反面即證明了革命勢力的偉大，而使我們對於革命的成功，因此更加得著確實的把握。

革命既然是社會力的表現，而社會力的根源，又為生存意識的凝積。所以此種社會力的本質，必須是統一的力量。此種力量的運動，必定是循著生存意識發展的方向而前進。使此種力量趨於錯誤的方向，其結果必使社會破滅，使此種力量失了統一的積聚，其結果必使革命失敗。在北伐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隱謀消滅本黨，篡奪政權，不知中國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質，一定的方向，高唱共產革命，違反中國民衆的生存意識。一方面急謀取得政權，實行「抓住民衆」的策略，鑒於中國民衆，渴望最低生存的維持，於是土地革命，工場管理，無產專政等香餌，誘惑為生存而焦躁苦悶的民衆，造成發狂的心理。在當時凡共產黨所盤踞的區域，社會的經濟基礎，破壞殆盡，人民的生存，已瀕危絕。經時稍久，一般民衆，遂窺破共黨的方法，不但不能促進生存的發展，反而成爲民衆生存的一大脅威。於是受著生存苦悶的民衆，遂羣起而深惡



痛恨於共產黨，使共黨與軍閥歸於同樣的末路。由此可知革命的社會力，若使其趨於錯誤的方向，必將引導社會於破滅的深淵。同時又知道適合民衆的生存意識者必勝，違反民衆的生存意識者必敗。

本黨因共產黨挑撥離間的結果，最初則有寧漢的分裂，清共以後，黨內的意志，仍不能統一，黨內的行動，更不能一致，各思分割社會力的一部以爲其基礎。本來具有統一性的社會力，因此遂爲之支離破裂，而使革命力量，亦因此而爲之渙散。故自奠定長江以後，北伐的進展，遂不能如往日的銳利。這種現象，正足以證明社會力的分裂，至少亦有使革命頓挫的危險。

由上所述，可知本黨的北伐，決不是中國國民黨奪取政權的行動，更不是「南力北進」的勢力轉換。而是由於生存意識凝集的社會力的發動，具有很深刻的社會的意義。

國民革命的目的，我們都知道是在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以消滅民衆生存的障礙；同時我們又知道，民族民權的問題，不過是民生問題的表現形式，所以我們要謀民族民權問題的解決，同時也必須謀民生問題的解決。「建國之要，首在民生」，故在北伐完成之後，必須循著上述的社會的進動方向，積極努力於民生建設。然後北伐的功績，方能保障，而此種深厚的社會力，方能長久成爲整個的革命力量。

今當北伐誓師紀念日，吾人檢視北伐的原動力，則知此種打破歷史記錄的大事件，決非偶然的現象，而有必然的社會原因。根據此種認識，則今後努力的方向，方不致於錯誤，而革命的成功，也不致成爲空想。北伐是吾國數千年來歷史上的一大事業，所以北伐誓師紀念，也是吾國歷史上最鄭重的紀念。



史 實

國民革命軍北伐作戰經過

朱備

一 緒言

革命武力的重要 北伐的意義

中國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封建軍閥的剝削，以致在國際上喪失了國家的自由獨立，陷於比殖民地更不如的次殖民地地位；在國內，農業手工業經濟既因而破產，而新式的近代企業又不能繼之而興；加以歷年軍閥的混戰，貪污土劣的榨取，以致社會民生陷於極度的貧乏，農村中之破產失業者日多，都市又沒有新式企業工場可以收容，於是大半流而為匪，羣盜如毛，遍地皆匪，就是今日中國的社會現象。

這樣一個內憂外患交迫的國家，要求得國家的獨立，要求得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自然祇有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軍閥的國民革命這一條出路。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實

無疑的，國民革命的成功，必須全國被壓迫民衆一致的努力。忽視了民衆的力量，甚至完全不要民衆的力量，這自然是嚴重的錯誤——沒有民衆參加，不僅不能完成革命，而且根本就失却了革命的意義。但同樣無疑的，國民革命的完成，必須有強大的革命的武力。

國民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及其一切工具。誰都知道，這些反革命者有強有力的武裝，他們對於被壓迫者的掠奪，完全是依靠牠的暴力。所以不能消滅反革命者的武裝，決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我們不能像麥克唐納爾（註：英國工黨首領，現任英首相）及一般所謂和平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想像的可以由和平的會議政策，達到社會主義成功的目的——因為這是與中國國情不相適合的。如果不以武力來消滅反革命者的武裝，革命運動將為反革命的暴力所撲滅，

這是毫無疑義的。沒有革命的武力的征服，反革命者決不會自動的放棄牠的掠奪的特權。沒有八年的獨立戰爭，北美合衆國就不能成立；不先設法制服了貴族的警衛軍，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就不會成功；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鞏固，也是依靠武裝的紅軍的赤衛隊。在中國，那時同盟會如果不注重於軍事運動，不在軍事上有了相當的把握，辛亥革命就不會爆發，滿清政府決不肯自動的退位。所以迷信武力萬能固然是嚴重的錯誤，而以為革命可以不要武力，或輕視武力，也正是同樣的錯誤！

「爲消滅革命的障礙，爲保衛革命的勝利，革命黨就必須有強有力的武裝。」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

但是所謂革命的武力，必須真正能夠認識主義，有黨性。祇有這樣的武力，才能消滅革命的障礙，才能保衛革命的勝利。不能真正認識主義的武力，縱能一時爲革命利用，結果終必爲革命之害。陳炯明所統率的部隊在以前何嘗不掛着革命武力的招牌，但是到了砲擊觀音山的時候，陳炯明的部隊成了最反動的武裝了。中國革命之所以經過了幾十年的奮鬥，還不能剷除國內的反動勢力，其原因之一固然是民衆沒有覺悟，而沒有真正的革命武力，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偉大的中國革命領袖孫總理有見及此，所以毅然決然，於民國十三年改組中國國民黨。改組中國國民黨有兩大任務，第一是黨到羣衆間去，以羣衆作黨的基础；第二是建立革命的武力——創辦黃埔軍官學校及黨軍。本黨

能够由廣州一隅，肅清東江，肅清南路，統一廣東，統一兩廣，更進而北伐，統一全國，完全是民衆的擁護及黨軍的努力。

反動派攻擊我們，以爲革命的目的是在求得民衆的解放，不在以武力征服全國。這就是說，僅是武力的勝利，對於革命沒有多大意義。這些反動言論顯然是毫無根據的。革命的目的誠然是在求民衆的解放，但不先以武力來撲滅了國內的反動勢力，怎樣能說得上解放民衆？雖然在北伐軍統一全國以後，政治上還沒有完全走入理想之途，民衆的痛苦並沒有解除，但是解放民衆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決不是把反動勢力剷除以後，能够立刻實現。如果以爲北伐完成統一全國後民衆的要求還不能實現，就輕視北伐勝利的意義，這完全是不顧事實，完全是反動者的態度。推翻滿清以後，黨的主義仍舊不能實現，但不能因此而忽視辛亥革命的意義。何況北伐勝利後和辛亥革命後的情形完全不同。辛亥革命後，滿清政府雖然推倒了，但是政權並沒有落在革命黨手裏而落在依然是代表封建制度的袁世凱手裏，這就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而北伐軍勝利後，不僅推翻了北洋軍閥，而且建立了羣衆的革命政權。這是北伐勝利和辛亥革命不同的地方。辛亥革命因爲政權落在反革命手裏，所以結果民衆的要求不能實現，而且每况愈下；北伐勝利後政權落在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手裏，所以雖然不能立時實現民衆的要求，但民衆的要求，一定可以在最短期內實現。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北伐軍統一中國，現在的南京還是孫傳芳的

南京其他各處也還都是在反動軍閥的鐵蹄之下，不僅說不上謀民衆的解放，連目前的生活也不能維持，不用說，這個時候革命黨不能公開活動，民衆也不知有黨，這樣根本就沒有革命的運動。

總理努力革命垂四十年，他的唯一的目的，是在謀民衆的解放。但是他知道要實現目的，決不是空洞的喊口號及示威游行所能成功，而需要各種步驟，努力的奮鬥。所以他努力的第一個目標，是推翻滿清。因為滿清政府不能推翻，一切進行都無從說起。固然在滿清政府推翻以後，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實現民衆的要求，但決不能因此說推翻滿清沒有意義，第二個目標就是推翻封建軍閥統治，因為封建軍閥的統治，正和滿清的專制統治一樣。袁世凱失敗以後，北方的中樞政權依然是在北洋軍閥手裏，所以總理就注全力以北伐。這在革命的總的路線中，是非常正確的；因為革命的完成必須經過幾多階段，決不能一舉而成——祇有空想家的頭腦裏有這種幻想，革命黨員是決不作此空想的。北伐的勝利，雖然還沒有完全實現總理的主義，但誰能否認不是繼承總理的遺志，完成總理主義的一個必經階段？推翻滿清政權的辛亥革命，固然在中國革命史上占了很重要的一頁，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伐勝利，在中國革命史更有重大的意義，因為辛亥革命僅僅做到滿清政府換了袁世凱政府，黃龍旗換了五色旗，這種形式上的政權的轉換，實際上，對於革命一樣是反動；可是北伐的勝利，不僅把五色旗換了青天白日旗，把總統府換成國民政府，這種形式上的轉換，而且實質上也完全

轉換——政權由反動軍閥手裏換到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手裏。

對於中國革命有這樣重大的意義的北伐，牠的經過——尤其是牠的致勝的原因，是值得每個革命戰士研究的。這篇短文的任務，就是把北伐的前因後果，作系統的敘述，並加以客觀的分析。

二 大舉北伐以前

軍校及黨軍的創立 第一次東征 肅清楊劉 國民政府成立 廖仲凱先生被刺 反側軍隊的肅清 第二次東征 肅清南路 由統一廣東到統一兩廣

從辛亥革命到十三年改組中國國民黨，這十幾年的艱苦奮鬥，雖然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成績，但其進步非常緩慢的，十三年改組以後，革命的勢力有一日千里的發展，能够在最短期內，使本黨的勢力由偏安於廣州一隅進展到統一全國。革命勢力進展得如此迅速，其最大的原

因是軍校和黨軍的創立。總理知道沒有革命的武力，決不能完成革命的使命，所以在十三年改組後，就命蔣中正籌備組織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於黃埔。因為要創設革命的武力，不僅要使這種武力能够受黨指揮，而且要深

的認識主義和自己的任務，所以必先訓練下級幹部人材，使其成爲創立黨軍的基本工作人員。

容完全與普通軍事學校不同，除了軍事教育外，更注重於政治訓練。現在本黨有百餘萬有主義的軍隊，實在是始於黃埔軍校。提起近年的中國革命，自然忘不了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提起了國民革命軍，就會使我們聯想到黃埔軍校，黃埔軍校的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是不用說，黃埔的光榮，也將與歷史並存。

當時本黨的勢力，不僅祇偏安於廣州一隅，而內部還有很多跋扈反動的軍人。他們是變相的軍閥，祇知道自私自利，對於真正革命份子，反恨之如仇。黃埔軍校創立以後，這班反動軍人明知不利於己，於是多方掣肘，尤其是財政上壓迫，幾乎使學校一切無從進行。幸總理及蔣校長廖黨代表等極力主持，終能有今日之成績。

那時廣州的買辦階級，以陳廉伯陳恭受為領袖，受英帝國主義的利用，組織商團軍，向海外密購大宗槍械，希圖推翻革命政府，成立為帝國主義御用的商人政府。滇桂軍隊也附和商團，以致商團益形猖獗，任意殺人示威，叛迹已露，所以總理就命蔣校長調黃埔學生軍團繳商團軍械，把買辦階級打倒，後來就由總理把這宗軍械交給黃埔軍校，命蔣校長編練黨軍教導團一團——這是黨軍創立之始，不久教導第二團也成立了，革命的武力，從此一天天強大起來。

十三年冬，盤據東江的陳炯明，乘總理北上之後，勾結香港政府，由東江進佔石龍以窺廣州。那時廣州政府的軍隊是許崇智的粵軍，譚延闓的湘軍，楊希閔的滇軍，劉震寰的桂軍，朱培德的建國第一軍，及其餘

四

贛鄂豫及中央直轄的各建國軍，統共不下十餘萬，稱為聯軍，以楊希閔為總司令。但這許多軍隊中，只有湘粵滇桂及建國第一軍，較有戰鬥力，而且滇桂軍等雖表面服從政府，實際陰謀反動，所以內部也很不一致。陳炯明西犯以後，聯軍也謀抵抗的方法，所以有第一次的東征。於十四年一月，開了一個軍事緊急會議，十五日聯軍即頒佈東征的命令，其計劃初以粵軍為左翼軍，滇軍為右翼軍，桂軍為惠州攻城軍。到二月一日出發之後，復變更計劃，以滇軍為左翼軍，粵軍為右翼軍，仍以桂軍負責圍攻惠州。黃埔的兩個教導團，起初不屬於聯軍戰鬥序列，因黃埔軍校為總理所手創，直接於國民黨的軍隊，其出征東江，也是奉了總理的命令而行。那時粵軍和黃埔很接近，所以即加入右翼軍作戰，由蔣介石先生率領。

當時軍右翼（即黃埔黨軍與粵軍）克復石龍，長驅直入，完全肅清了廣九路的敵人，但左翼的滇軍還沒有完全集中，而且與陳炯明勾結，持觀望態度；桂軍的態度也和滇軍一樣。右翼的粵軍及黨軍對於滇桂軍的反動態度非常憤慨，而並不因此而氣沮，仍急追猛進，於二月十五日佔領淡水，二十七日佔領海豐，三月七日完全佔領潮汕。

右翼軍佔領潮汕之後，滇軍已與陳炯明部將林虎互相勾結，訂立秘約，由林虎回師以襲右翼軍。林虎是敵軍中最有戰鬥力的一部份，但也被教導團完全擊潰，陳逆殘部逃竄閩邊，第一次東征就此告終，而黃埔軍校與黨軍之名，從此為世人所共知了。

第一次東征告終以後，滇桂軍楊希閔劉震震之叛跡已著，所有與敵往來之密電，均爲右翼軍搜獲，陰謀大露，政府知非加以討伐不可，於是有一師廣州之議。楊劉自己也知道而謀抵禦，將滇桂軍集中廣州，壓迫政府，政府乃任命蔣中正爲總指揮，將黃埔兩教導團改爲黨軍第一旅，率領黨粵兩軍以討楊劉，允許陳逆殘部投誠，准其回駐潮梅，卽率黨軍第一旅何應欽部，粵軍第一旅陳銘樞部，粵軍第四師許濟部，警衛軍與鐵城部，由潮梅回師，於六月十日抵石灘，十二日抵廣州近郊之龍眼洞，卽施行總攻擊，到十五日，完全將滇桂軍肅清，從此革命政府，又由危而安矣。

不久，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南京九江安慶重慶漢口等處，亦相繼發生慘案，廣州於六月二十三日發生沙基慘案，軍校學生及革命民衆之犧牲於帝國主義砲艦政策之下者，至數十人，此時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與壓迫，到處實行砲艦屠殺政策，另一方面，革命運動的發展也一日千里。廣州革命政府爲領導全國民衆反對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計，乃極力整頓內部，一面謀軍政財政之統一，一面組織強有力的政府，於七月一日遵照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案，就正式成立國民政府，改大元帥爲委員制，但當時內部反革命份子並未完全肅清，國民革命成立後厲行軍政財政的統一，對於省港罷工及一切革命運動的援助，尤爲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所深惡痛絕，於是發生八月二十日廖仲凱的被刺，反側軍隊梁鴻楷等均陰謀反動，幸蔣總指揮中正統率

黨軍，極力擁護政府，一面緝拿兇犯，肅清了一切反側軍隊，一面整頓軍隊，編組國民革命軍，以黨軍改爲第一軍，蔣總指揮任軍長，粵軍改爲第二軍，譚延闓任軍長，建國第一軍改爲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粵軍改爲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建國粵軍第三軍改爲第五軍，李福林任軍長。其餘鄂豫各小部，則仍其舊。當時軍政財政均告統一，國民政府的基礎，稍爲鞏固，但東江的陳炯明，又來擾亂，政府遂又決定第二次出征東江。九月一日陳炯明的餘黨據潮汕反叛，留守該處的粵軍，不能抵禦，撤回淡水，陳軍節節西逼，政府也積極再組東征軍，於十月上旬，東征軍編成，以蔣中正任東征軍總指揮，其部隊如下：

總指揮蔣中正 總參謀長胡謙

第一縱隊長何應欽

第三師之第七團第八團第九團及第一補充團

第一師

第二師之第四團

警衛軍

鄂軍

第二縱隊長李濟深

第十一師

張獨立旅

第卅四團

雲獨立團

潮梅留守各部隊

第三縱隊長程潛

攻鄂軍

豫軍

贛軍

潮梅軍

蔣總指揮率東征軍於十月一日開始出發，至十月八日各部已遵
嚴命令到達集中地。當第一次東征時，惠州守將楊坤如，因陳逆失敗而
降於滇軍滇軍失敗後，仍入據惠州，陽示服從政府。東征軍出發後，即由
蔣總指揮令其退出惠州，移駐白芒花一帶，楊逆抗命閉城以守，東征軍
遂以解決惠州為第一步，乃令各軍向惠州進逼。

惠州城三面環水，城垣堅厚，有銅牆鐵壁之稱，傳聞自唐以來，未嘗
一破，而扼東江要害，軍事上所必爭。蔣總指揮自任攻城指揮官，於十三
日午前十時開始攻擊，至次日下午三時五十分，破北門而入，此天然險
要之惠州城，不過三十小時，即為我革命軍攻下，革命軍的奮勇善戰，實
足使軍閥聞而胆寒。

革命軍克惠州後，長驅東進，一路數敗敵軍，第一縱隊遂於十一月
四日收復潮汕，第二縱隊於十一月七日克饒平，第三縱隊於十月二十
八日佔五華，卅一日克興甯，乘勝肅清潮梅大埔，更進至閩邊永定一帶，

將敵之一部繳械，第二次東征，乃告結束。

當陳炯明來侵東江之際，廣東南路陳逆餘黨鄧本殷，亦同時來犯，
政府以陳銘樞為南路各軍指揮，俞作柏副之，其初期之計劃，分兵為三
縱隊，各縱隊之兵力如下：

南路各軍總指揮陳銘樞副指揮俞作柏

第一縱隊（指揮官俞作柏）

廣西軍約七千人

第二縱隊（指揮官陳章甫）

新編第三師

第三縱隊（指揮官陳銘樞）

第十師（缺一團）

第十二師（缺一團）

第四軍第三獨立團

後方預備隊

呂光奎所部廣西軍

江門警備隊

海軍陸戰隊

第四軍第二獨立團之一營

此時敵人亦分中左右三路來犯，兵力倍於我，故政府又令第三軍
軍長朱培德為總指揮，令二三兩軍加入，大舉南征，屢破強敵，相繼克復

高州欽廉雷州，最後直搗鄧本殷老巢之琼崖島，南路遂完全肅清。

南路肅清後，廣東完全統一，廣西亦已聯絡，國民政府之根基鞏固，乃從事計劃北伐。

三 誓師北伐

海內外民衆要求革命軍迅速出師北伐 湘軍來歸

總司令就職及其宣言 出師宣言的要點

兩廣統一後，國民政府之基礎鞏固，聲勢浩大，時國民革命軍已有七軍，除前之第一軍長已易何應欽外，二三四五各軍長仍舊，第六軍以攻鄂軍編成，程潛任軍長；第七軍以桂軍編成，李宗仁任軍長。湖南唐生智聞風來歸，所部編爲第八軍。當時兩廣雖已統一，而兩湖及東南各省，在直系軍系吳佩孚孫傳芳鐵蹄之下，北方在奉魯軍閥鐵蹄之下，人民生活，水深火熱，故要求國民政府迅速出師北伐，以解倒懸。海外華僑，也一致請求，函電紛馳，代表不絕。國民政府明知軍閥之兵燹，過我四五倍，武器財力，更爲我所不及，然鑑於全國人心之趨向，革命戰略之有進無退，乃合全黨之力，積極準備。至六月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復召集臨時全體會議，通過迅速出師北伐案，並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督師實行北伐。

蔣總司令於七月九日在廣州就職，並舉行誓師，親授團旗，軍容嚴整。軍事委員會頒發命令，其集中計劃及戰鬥序列，亦同時頒發。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實

部署既定，總司令乃令兩粵各軍，酌留必要兵力，綏靖後方，命李總參謀長留守廣州，居中鎮攝，而任白崇禧爲行營參謀長，隨軍贊佐。又因爲福建方面，還有許多顧慮，遂留第一軍軍長何應欽鎮守潮梅，警備福建。時因湘亂孔亟，即以第七軍鍾旅及第四軍第十師提前出發，急趨應援，餘部則於七月一日，陸續向湖南永豐衡山攸縣茶陵之線集中，第七軍第一二兩路自廣西出發，在粵部隊，則按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軍第一軍第二軍第六軍第五軍第四十六團之程序，由粵漢鐵路廣韶段開始輸送，七月十五日始輸送完畢，至八月十五日均到達集中地點，集中完竣。此次溽暑出師，困苦異常，而沿途紀律仍極嚴肅，故大軍所至，民衆熱烈歡迎，有簞食壺漿之盛。

當總司令在廣州就職時，發表宣言，備述「中國今日何以有國民革命之需要，革命戰爭之目的，究爲如何？」其要點如左：

「中正今茲就職，謹以三事爲國人告：第一，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爲不斷之決戰，絕無妥協調和之餘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之實現；第三，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以爲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

其出師宣言中有：

「昔先大元帥詔示吾人，以「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而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不僅在推倒曹吳，而在使無繼曹吳而起之人」，今吳賊造亂作惡，已至貫盈，本黨爲革命計，

政府爲自衛計，皆不得不出師討賊。本軍已爲國民革命之先鋒，中正復荷本黨與政府之重託，完成先大元帥討賊除惡之遺志，盡革命軍人救國救民之天職，爲民請命，責無旁貸，爲國殺賊，義無反顧。……惟願邦人君子，舉其吊民伐罪之忱，協力救國，一致奮起，須知國家之自由獨立，非革命不能達其目的，吾民之利益幸福，非革命不能得其保障。北洋正統，已成弩末，帝國主義，今已崩頹，取消不平等條約，已成吾民之普遍要求，欲求中國自由平等，是在國民之努力，值此國族存亡之交，時代轉換之日，所望全國農工商學兵各界，咸聯合集中於三民主義之下，視革命爲國民人人之責任，以主義爲救亡唯一之良謨，一致對外，共謀國難。……武力爲人民之武力者無不勝，軍隊爲個人之軍隊者罔不滅，此則觀於軍閥過去之歷史而益著也。軍閥以軍隊爲其個人之私產，國民革命軍爲國民全體所有之軍隊也。尊重民意，服從民命，以人民爲基礎，以主義爲依歸，但期全國軍人聯合一致，參加革命戰線，共同禦侮，達到本黨總理救國救民之目的。

四 克復湘鄂贛閩

收復湖南 克復武漢 克復江西 克復福建

當時吳佩孚遣李濟臣等協同趙恆惕大舉進犯，深入湘境，江西之鄧如琢，素爲直系小醜之一，亦派唐福山自贛西來侵，勢甚猖獗。國民政

府乃任第八軍軍長唐生智爲前敵總指揮，時第八軍拒守衡山附近，第四第七兩軍冒暑馳援，第七軍自桂林出發，七月六日以前，到達永豐附近，第四軍自廣州出發，十日到達安仁。唐總指揮即以第四第七第八各軍先期攻擊，以第七軍鍾旅及第八軍劉何兩師，由婁底河市朱洋渡之線出湘鄉寧鄉，第八軍周李兩師，由花石三門之線出湘潭株州，分道並進，會攻長沙。第四軍之第十第十二兩師，由新市船灣之線出醴陵瀏陽，進擊贛敵。第七第八兩軍挾銳猛攻，破敵於永豐衡州湘鄉等處，乘勝追擊，遂於十二日克復長沙。唐福山一股，亦被我軍擊破，潰退萍鄉。

長沙克復後，總司令電令前敵各軍固守汨羅河南岸，掩護後續部隊之集中。總司令本人，於七月二十六日由廣州出發，八月十二日抵長沙，即召集各將領會議，決定戰略，於十五日頒發第二期作戰計劃，編組第四第七第八各軍爲中央軍，直趨武漢，封鎖武勝關，第二（缺一師）第三兩軍爲右翼軍，集結攸醴，監視江西，而以南雄之第二軍第五師，汝城之第五軍第四十六團，會昌瑞金之獨立第一師（由贛軍編成後改第十四軍）屬之第九第十兩軍（由黔軍編成）爲左翼軍，集中津澧，進擊荆沙，第一第六兩軍爲總預備隊，隨中央軍推進，並命唐生智兼中央軍總指揮，朱培德爲右翼軍總指揮。部署既定，遂命中央軍於十八日開始總攻擊，於時中央軍以第四第七兩軍爲右縱隊，李宗仁領之，第八軍爲左縱隊，唐生智兼領之，右縱隊十九日佔平江左縱隊於二十二日進克岳陽，敵軍趙恆惕李濟臣等部狼狽北竄，我軍向雲溪追擊前進，此

時右縱隊第四軍克通城，第七軍佔羊樓司，殘敵向咸甯潰退。

二十三日，總司令令中央軍以右縱隊沿武長路追擊前進，佔領武昌，相機協同左縱隊攻取陽夏，以左縱隊主力（以兩師編為江左先遣縱隊）於武昌上游渡江，攻取漢陽漢口，第一軍第二師於左縱隊渡河點下游佔領陣地，掩護渡江，監視敵艦。二十四日右縱隊即佔崇陽，分向蒲圻咸甯進發，二十六日第四軍與敵相持於汀泗橋，血戰一晝夜，翌曉攻下之，遂復咸甯。第七軍胡部則由右側向咸甯前進，夏部由蒲圻向鄂城前進，撫敵側背，防其旁竄。敵自汀泗橋敗後，復退據賀勝橋一帶，扼險頑抗，吳佩孚率劉玉春陳德麟各部，南來增援，親自督戰，並電喊孫傳芳鄂如琢各部，迅由贛邊進犯，以擾北伐軍之側。二十九日拂曉第四第七兩軍猛烈進攻，戰事之激烈，得未曾有，卒將敵人擊潰，遂於九月一日，進逼武昌城。第七軍於三日佔領鄂城，惟武昌城極固，故於十月十日黎明，始由第四第八軍攻破，生擒劉玉春陳嘉謨。

當右縱隊白崇陽進發時，左縱隊之江左先遣縱隊，即在嘉魚附近渡江，直向陽夏前進，幾經破敵，於九月十六日克漢陽，旋因劉佐龍響應北伐軍，敵向黃陂孝感逃竄，遂定漢口，乘勝北追，於十八日佔武勝關。

當中央軍在鄂作戰之初，孫傳芳欲利用時機，俾張勢力於湘鄂，調重兵入贛，北伐軍右翼軍已集結醴攸等縣，嚴為防範，繼因總司令命令進攻，自中央軍佔武勝關後，總司令乃於十九日親率第一軍第二師轉贛督師，轉戰於贛西贛南各處，復電調第七軍及獨立第二師分道入贛。

武昌下後，復電第四軍入贛，於十一月二日開始總攻擊，是第七軍即克下沿南潯路之德安，三日第四軍及獨立第二師攻克馬迴嶺，於七日攻克南昌，總司令即於是進駐南昌，江西全境，次第收復。

當北伐軍轉戰湘鄂贛時，福建之偽督辦周蔭人，奉孫傳芳之命，率兵東移，有進犯潮梅之意。潮梅為粵東重鎮，如有動搖，不僅危及廣州根據，抑且影響前敵作戰，關係很大。時第一軍軍長何應欽防守潮梅，以守不如攻，遂電請總司令下令入閩，得總司令核准後，即於十月八日，由何軍長親率各部，直趨永定，於九日進攻，血戰一晝夜，即攻克永定城，周蔭人化裝而逃，僅以身免。永定破後，閩軍已無能為力，革命軍遂於十二月下旬，進克福州。總計底定全閩，時間不過三月。

五 奠定長江

中央及政府的北遷 克復皖南南京 克復浙江嘉興
奠都南京與清黨運動

北伐軍克復武漢，奠定江西後，於十六年初，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應時勢的需要，由廣州北遷，先到南昌，後至武漢。十六年二月，北伐軍即定規復皖南南京的計劃，以主力略取南京，肅清長江下游，一部進窺平漢路，一部向津浦路壓迫。任唐生智為西路軍總指揮，何應欽為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中央軍總指揮由總司令自兼，分為江左軍江右軍，李宗仁為江左軍總指揮，程潛為江右軍總指揮。西路

軍集中黃陂孝感一帶，東路軍集中嚴橋一帶，中央軍之江左軍集中英山霍山一帶，江右軍集中九江門祁一帶，統限二月二十日以前集中完畢。當時江右軍分爲三縱隊，第一縱隊第六軍第十七第十九兩師，在九江附近集中後，於二月二十二日沿馬營東下，留第九師鎮攝湖口馬營一帶；第二縱隊第二軍第四五六各師，由贛東協助東路軍入浙；第三縱隊獨立第二師第一二三各旅，在祁門黟縣附近集中，時安徽陳調元王普尙未加入革命，而程總指揮以進蕪湖之目的，率部向秋浦一帶前進。旋陳王於三月十旬加入革命軍，將所部編爲北路軍，任陳調元爲總指揮，王普爲軍長，安慶遂不戰而定。安慶下後程總指揮即命所部向前進攻，六日即攻克蕪湖，總司令亦於三月中旬進駐安慶。三月十六日，江右軍完全佔領當塗溧水之線，乘勝追擊，其先頭部隊於十七日到達慈湖鎮震里鎮小丹陽鎮曹村鎮烏山鎮之線，程總指揮乃規定與東路軍略取南京會戰計劃，其作戰方針，先擊破秣陵關東西臨之敵，威脅敵之後路，以一部在淳化鎮龍都鎮之線警戒句容方面，掩護我軍之右側背，原定三月二十一日，按此方針，開始向秣陵關江甯鎮之線攻擊，因敵以五六千人從朱門鎮向濮塘鎮反攻，遂於先一日（二十日）全線開始攻擊，左側支隊第十七師於當日晚佔領銅井鎮，二十一日江右軍前線有非常之發展，左側支隊第十七師得左翼隊第三旅之協助，佔領江甯鎮，預備隊第十九師及左翼一二兩旅，佔領陶吳鎮，右翼隊亦於是日拂曉將秣口之敵擊破，猛力追擊，正午佔領秣陵關。

初東路軍區分爲六個縱隊，自克復杭州後，於十六年二月下旬，總指揮何應欽與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會商於富陽，決定以前敵總指揮所部之第一二三各縱隊攻略上海，以直屬之四五六各縱隊及第二軍，經宜興溧陽向常州丹陽前進，佔常州丹陽後，以一部右旋，向無錫蘇州協同前敵部隊殲滅上海附近之敵，以主力左旋，向南京前進，與江右軍協同略取南京。方略既定，何總指揮即率部於三月七日，推進至湖州長興泗安廣德安吉之線，於十三日開始總攻擊，十四日佔領襄工嶺分嶺嶺，十五日第四縱隊大破戴埠之敵，第五縱隊亦克張渚蜀山，十六日第四縱隊佔領溧陽，第五縱隊佔領宜興，第二軍佔領溧水，乘勝直進，先後克復常州丹陽，二十二日到達鎮江，二十三日到達句容附近，時江右軍正向南京攻擊，激戰於觀音山尖山寒府山一帶，卒將敵擊退於雨花台方面，狼狽竄遁，江右軍之第十九師遂於二十三日午後六時進南京城。何總指揮亦即率第四縱隊入駐南京。

起初東路軍克復福建後，總司令即決定進攻浙江計畫，將馮軼斐賴世璜曹萬順薛岳等所部第一第十四第十七各軍，及獨立第四師，獨立第一旅，第二軍之第六師等，編爲第四第五第六三三個縱隊，以馮軼斐賴世璜曹萬順爲指揮官，由何總指揮率領入浙，而以白崇禧爲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王俊爲先遣指揮官，將薛岳劉峙嚴重陳繼承各師，編爲第一第三兩縱隊，以王俊及白崇禧爲指揮官，由白前敵總指揮率領，由馮東先後進駐衢州。先是浙省長夏超於十五年秋，倡義浙西，響應我軍，甚

傳芳恐浙中之變，影響前線，急抽調勁旅，與夏劇戰，夏因兵力單薄，遂以身殉。至十五年十二月，陳儀周鳳岐又各率所部，在紹興桐廬同時響應，陳部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周部編為第二十六軍，兩軍合編為第二縱隊，以周鳳岐為指揮官，歸東路軍何應欽指揮。時因戰略關係，前敵各部，須先在衢州附近集中，乃令周鳳岐各部，由富陽桐廬退至衢州，令十九軍向甯紹分進，肅清周蔭人殘部。十六年一月中旬，孫傳芳派孟昭月統率韓光裕王森白寶山馮紹閔王雅三各師，佈防於湯溪蘭溪游埠淳安之線，段承澤師進窺甯紹，周蔭人殘部竄擾金台。白前敵總指揮乃親率薛岳劉峙嚴重等各師旅，為中央縱隊，向蘭溪進攻，另以戴岳等三師為右縱隊，向淳安進攻，周鳳岐軍為右縱隊，向湯溪進攻，王倜則率陳繼承師，坐鎮衢州，以為策應。各縱隊遂向當面之敵進攻，激戰兩晝夜，逆軍不支，於是湯溪蘭溪游埠淳安等處，為革命軍克復。孟昭月等狼狽退守諸暨桐廬。時十九軍與周蔭人部，劇戰於甯紹，十九軍因離主力軍太遠，且兵力分散，前後受敵，終致失利，轉向溫台聯合曹萬順部，恢復紹台。再圖進攻。二月中旬，諸暨桐廬之敵，經革命軍各縱隊之圍攻，勢窮力蹙，曳兵而走，孟昭月殘部分竄江北，周蔭人殘部則沿滬杭路退竄淞滬，而諸暨桐廬杭州，遂先後克復，浙江全省，乃完全克復。

革命軍定浙後，即進攻淞滬。時淞滬已為直魯軍張宗昌褚玉璞各部竊據，何總指揮乃令白前敵總指揮率第一第二第三各縱隊，及李明揚之先遣隊進攻，並通報海軍協同動作。白奉命後，當率薛岳劉峙二師，

由嘉善沿滬杭路北進，周鳳岐軍，經平湖松隱向金山衛前進，嚴重師李明揚旅，經平湖出吳江，佔領蘇州，曹萬順軍出長興，企圖截斷滬甯路，圍攻淞滬。三月下旬，沿黃浦江扼守之周蔭人殘部，經周鳳岐軍之偷渡猛攻，棄險而走。江蘇內河水警統領何嘉祿助戰陣亡，各軍遂會攻松江，敵出其精銳之白俄兵，用鐵甲車猛烈抗戰，經我軍兩晝夜之激戰，卒將松城摧破。至此江南之直魯軍，知不能抗，向北潰退，松江上海，相繼克復。

海軍楊總司令樹莊於革命軍未入浙之前，即與革命軍聯絡，有取淞滬之企圖。及東路軍入浙後，繼攻淞滬，海軍亦協同由海面向敵進攻，至上海克復，楊總司令遂正式宣言執國民革命軍海軍總司令職，所有海軍軍艦，編為三個艦隊，以陳季良為第一艦隊司令，陳紹寬為第二艦隊司令，陳訓喙為練習艦隊司令，革命軍海軍實力益以大振。

革命軍克復滬甯以後，共產黨知北伐完成，與己不利，乃千方百計，煽惑工人，離開軍隊，陰謀破壞國民革命，篡奪國民黨黨權，幸國民黨中忠實同志，知其陰謀，一心一德，一面抵抗敵人，一面鎮伏共黨，實行清黨運動，使黨國基礎，危而復安，遂於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

六 第二期北伐

各軍渡江北伐 佔領徐州 武漢軍北伐 克復河南 北伐中挫及總司令下野 龍潭之役 第二次克復徐蚌海州

十六年三月，我軍奠定南京，實行清黨，決意繼續北伐，以謀國家統

一。五月一日，由總司令部頒發北伐軍戰鬥序列，以第一軍第十四軍第十七軍第二十六軍編成第一路軍，任何應欽爲總指揮；以第六軍第三十七軍第四十軍及第一軍之一部編成第二路軍，由總司令兼任總指揮。派陳調元爲第二路前敵總指揮；以第七軍第十軍第十五軍第二十七軍第三十三軍新編第五軍編成第三路軍，任李宗仁爲總指揮。

自敵軍敗退江北後，即沿江配兵扼守，革命軍渡江，異常困難。總司令乃命第一路軍先在大江南岸取守勢，對江北施行佯攻，俟我第二路軍由南京上游渡江攻擊得手後，第一路軍即乘勢渡江，實行攻擊。第三路軍先以主力擊破巢縣柘皋之敵，然後進襲明光蚌埠。

部署既定，即開始攻擊。五月五日，新編第五軍葉開鑫部，自大通渡江，進佔含山。第七第十五軍，自蕪湖渡江，向巢縣進展。六日，陳調元部自東西梁山渡江，驅逐和縣之敵前進。七日，楊杰率領第一軍之第一第二兩師及第六軍十七師自慈湖鎮渡江進攻全椒。八日，第四十軍自新河渡江進攻江浦烏衣浦口。九日，第七軍大破敵人於柘皋，遂解合肥之圍。新編第五軍，自含山進展，破敵人於藕塘集，向津浦線突進。佔領明光臨淮關，同時第二路軍，攻克滁州全椒烏衣浦口。第一路軍遂派第十四師第二十一師自浦口渡江，協同第四十軍向六合進攻，連克儀徵揚州。第一路軍亦幾次擊破強敵，乘勝追擊，克復清江浦，軍威不震，何總指揮即進駐清江浦。

五月十四日，第三路軍克復蚌埠，第二路軍主力在洪澤湖西北岸

追敵，第一路軍於十八日進佔海州。徐州民軍奮起響應，截斷徐宿間鐵路，擊斃馬濟，敵人倉皇棄徐遁走，第十軍遂不血刃於十六日進入徐州。吳佩孚自在兩湖失敗後，即退守河南；一面集結駐豫各部隊，一面北聯魯奉，意圖反攻武漢。而奉魯軍亦思藉此圖豫，節節緊逼。是時豫軍將領靳雲鶚賀國光魏益三任應歧梁壽世龐炳勳等在信陽一帶響應革命軍。并聯合豫中其他各將領，轉而北攻奉魯各軍，鏖戰於鄭州開封許昌之間，當時武漢政府鑒於有攻豫討奉之必要，特於十六年五月上旬，命唐生智率領第四第十一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及第八軍之一部入豫，并聯合豫中各部，由駐馬店分三路北攻，以第三十五三十六軍任中路，第四第十一軍任右路，豫中原有各部任左路，勇敢善戰。所向披靡，大破奉軍於汝南東西洪橋一帶，更於上蔡城俘虜奉軍精銳富雙英全部，中部亦在漯河大獲勝利。後由中右兩路會攻臨潁，奉軍主力大敗，倉皇北退。當唐生智出師攻豫時，西北軍已克復陝西全境，出兵潼關，擊敗鎮嵩軍於洛陽，遂由隴海路東進，於鞏洛間擊破奉軍右翼，與中路軍會師鄭州，更乘勝與右翼軍佔領開封，奉軍屢受挫折，兵無鬥志，不得已而撤退河北。武漢軍以攻豫已告成功，乃班師回鄂。

時蔣總司令至徐州視師，西北軍馮總司令亦自開封赴徐州，與總司令會晤，籌商黨國大計，黨國的基础，從此更鞏固了。

北伐軍佔領徐州後，至六月中旬，因戰略關係，不得不暫時退守，徐州仍爲敵人佔據。是時蔣總司令顧慮黨國前途，決心下野，以便留漢合

作拒敵，遂於九月十四日，呈請辭職出京。

蔣總司令辭職後，首都人心惶惶，孫傳芳以有機可乘，收拾遺燼，企圖恢復失地。八月二十四日開始偷渡大江，佔據龍潭高地，敵勢雄厚，首都驚震。幸何李白三總指揮努力禦敵，終將敵人擊退，首都危而復安。

龍潭戰後，首都雖稍呈安穩之象，但孫逆整飭所部，堅守長江北岸。張宗昌褚玉璞聯合十五萬衆，進據徐州，窺伺隴海。奉軍更以全力，圍困北方軍於雁門娘子關，國勢仍復危亟。軍事委員會爲欲鞏固首都，及舒馮閣之急，乃決定方略，繼續北伐。以肅清江北及克復徐州以南諸地，由何應欽指揮第一路軍任之；會攻徐州，則由第一路軍與西北軍共任之。何總指揮奉令後，以一部沿運河北上，肅清江北；以主力由津浦線前進，直搗徐蚌。十六年十一月四日，何總指揮渡江督師。

魯境敵人，聞革命軍將繼續北伐，即以主力據守蚌埠，於明光馬家崗紅心舖沙澗舖卸甲店一帶，佈置障地。敵軍全部兵力，約達十萬餘人。何總指揮以蚌埠爲北進第一重門戶，非早日克復，不足使北伐勢力推進。乃命劉峙率第一軍位置滁州南京，顧祝同率第九軍及第一軍之第二師，位置三界及集河鎮附近，夏斗寅率新編第十軍位置桑家澗定遠一帶，賀耀組率四十軍位置定遠附近，張克瑤率三十三軍位置於壽州鳳台一帶，部署既定，即於八日拂曉，開始攻擊。

十四十五兩日，逼近蚌埠各地要隘，如馬鞍山九華山陳山鳳山黃山雒子山東魯山一帶，均次第佔領。十六日合力圍攻蚌埠，奮勇努力，初

破曹山西爐山沈家山之敵，更進入蚌埠，與敵巷戰，敵以鐵甲車掩護，且戰且却，午後四時，遂完全佔領蚌埠。敵紛向固鎮逃竄。革命軍當派隊跟蹤追擊，十八日佔領固鎮，其餘殘敵，復向後退却，與張宗昌褚玉璞合力固守徐州。

當第一路軍與敵孫傳芳部在津浦線上劇戰時，張宗昌褚玉璞即率十五萬人進駐徐州，徐地羣山重圍，形勢險要，張褚等敵，一面於各要隘處屯駐重兵，建築堡壘，空掘戰壕；一面分兵進窺隴海，經國民聯軍大破之於蘭封，敵乃節節潰退，固守徐州。國民聯軍亦即派兵跟蹤追擊，十二月一日，韓復榘軍佔領碭山，二日佔領黃口，敵潰軍正在九里山一帶整頓，鄭大章騎兵軍自右翼繞出其後，進攻臥牛山，石友三軍聞訊，由鐵道南於四日趕至，敵軍大潰。當日並得鹿鍾麟於三日克蕭縣捷訊，韓復榘軍乃向徐州挺進，直薄城下，敵即調部應戰，雖龐炳勳軍亦於七日趕至，卒以衆寡不敵，未能直下徐州。時後方土匪蠢擾，交通沮滯，國民聯軍乃退李莊黃口之線，靜待何總指揮由津浦線北上時，再行出戰。何總指揮於上月蚌埠克復時，即返滬出席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及聞我西北軍苦戰情形，復趕往徐州督師。

敵軍除張褚兩部外，益以孫傳芳殘部計達二十餘萬，其主力集中徐州。其警戒線在七怪廟潘家樓玉泉寺蕭縣一帶，我軍佈置，第一路軍方面，計第一軍主力在張山集後泉井，警戒隊在褚蘭；第九軍主力在關疇欄杆集，警戒隊在楊莊，新編第十軍在楊橋，警戒隊在孟村；四十軍附

三十三軍之袁師，主力在新大五柳集，警戒隊在趙樓韓莊朔村店；何總指揮部駐固鎮。西北軍方面，韓復榘軍由隴海路正面東進，石友三軍由隴海路以北東進，均以徐州北方毛村爲目標，以期包圍徐州之敵。鹿鍾麟部向蕭縣前進，與我津浦路上第一路軍相策應。初革命軍原訂十二月十四日協同國民聯軍開始攻擊，嗣因十二晚竊得敵方電信，知敵將於次日來犯，何總指揮遂亦命令各軍於次日開始攻擊。敵頑強抵抗，幸革命軍驍勇善戰，卒於十六日午時佔領徐州城。

軍除以主力沿津浦線北進外，并以一部肅清江北。是時海州有魯軍張宗輔部，宿遷沐陽有魯軍杜鳳舉部。順河集仰化集陸集洋河集均有敵之警戒部隊。又濰灣皂河有孫軍梁鴻恩部，三叉河附近有魯軍許煜部。各地均設有防禦工作，革命軍決定出師後，何總指揮令二十六軍陳煒所部爲中央軍，獨立第十七師文鴻恩部屬之。集中淮陰附近，以一部進佔漣水。十七軍曹萬順部爲右翼軍，會同獨立第一師李明揚部集中阜甯附近。俟集中完畢，即由中央軍進攻宿遷，右翼軍進取海州。十一月下旬，中央軍第一次進攻宿遷，以第十七師爲左翼隊，準備佔領耿車險三顆樹之線，向敵西南側攻擊。二十六軍第一師爲右翼隊，由乘輿經仰化渡河展開，向敵南側攻擊。一部沿運河東岸，佔領順河集，攻敵之左側背。預備隊由乘輿逐漸向陸集推進，以一部置於曹集警戒。二十四日開始攻擊。

因主力在攻徐州，故江北之戰，繼又暫取守勢。至十二月初，復進行攻擊。於十五日拂曉，與敵接觸。我軍奮勇進擊，於十六日下午克復宿遷。追擊部隊，并相繼佔領濰灣阜河一帶。

又右翼軍在阜甯集中完畢後，即準備攻擊海州。先向嚮水口新安鎮分進，驅逐楊家集大伊山板浦等處之敵，然後以一部由海州正面，以主力由右側面前進，將敵擊破。十一月下旬，當將嚮水口三岔口新安鎮之線佔領。

乘勝進取，於十七日午時佔領灌雲，傍晚克復海州，并乘勢進佔贛榆，戰鬪遂告一段落。

七 國民聯軍及北方軍的戰績

國民聯軍誓師五原 克復陝西 克復洛陽 與武漢軍
會師鄂汴 平綏路諸戰役 平漢路諸戰役 涿州之役

民國十五年四月間，國民軍在南口與敵作戰，閱時四月，因糧彈兩缺，遂沿京綏路撤退。平地泉包頭火車失事，損失不少。新附五六萬人，完全散走於察綏一帶。韓復榘石友三所部約五師之衆，留於綏包，掩護撤退，防敵追擊。九月十五日，國民軍馮總司令由俄歸抵五原，于右任孫禹行徐永昌方振武鹿鍾麟宋哲元石敬亭趙守鈺諸將領公舉爲國民聯軍總司令。九月十七日在五原宣誓就職，其兵力及位置如左：

隊	號	駐	在	地
韓復渠	軍	歸化	附	近
陳希聖	軍	武川	附	近
石友三	軍	包		頭
張萬慶	騎兵師	固陽	附	近
趙守鈺	騎兵師	大余	太	附
方振武	師	五		原
弓富魁	師	五		原
馮治安	師	五		原
劉汝明	師	臨		河
孫連仲	師	平羅	甯夏	一

合計各部，除原駐甘肅者外，數不滿十萬。械彈缺乏，給養困難，兼以漠北苦寒，冬衣無着，將士凍餓，殊為憫惻。馮總司令慘淡經營，歷月始安。是時甘肅未靖，西安被圍，北伐大軍，方與敵激戰於鄂贛。馮總司令乃以全力入陝出潼關，與北伐大軍會師中原。

當國民軍在南口劇戰時，吳逆佩孚嗾使張兆鈺孔繁錦各率部萬餘，進犯皋蘭。劉總司令郁芬當令孫師長良誠，督率梁冠英旅布防蘭州城東礮水子，張維嘯旅佔領城南冠山一帶，安樹德旅佔領城西溝窪山等處，取攻勢防禦。七月上旬，敵軍來犯，被我軍沉着擊破，分向平涼天水

潰退，當分別派隊追擊。八月下旬，先後佔領天水平涼，甘肅戡定，即進兵援陝，當決定以孫良誠為援陝副總指揮，方振武為援陝副總指揮，由第一路方振武部，第三路孫良誠部，第四路馬鴻逵部，第五路石友三部，第六路韓復渠部，第七路陳希聖部，及劉如明孫連仲韓占元韓德元各師，騎兵鄭大章張萬慶等旅，銜尾向長安進發。孫良誠率前方各軍，即由邠州大道向西安攻擊前進，另以駐天水張維嘯師進攻隴縣汧陽，以掩護大軍之右翼。

十月初，方振武部出五原，孫連仲師出甯夏，馬鴻逵部出固始，綏包方面敵軍，見我勢力復興，遂派大軍西襲，我軍急令鄭金聲為東路總指揮，督率石友三部陳希聖部，第二路及騎兵游擊師騎兵第三第四各師，第五師之第二旅各部，在包五一帶，步步防禦，漸次西撤。馮總司令則督飭韓復渠軍，韓德元師，馮治安師，韓占元師，趙守鈺騎兵師之一旅，移駐甯夏。

孫總指揮報告，本軍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佔領咸陽，馮總司令隨令各軍進取長安，以方總指揮部及陝軍一部為左路，向涇陽進攻長安城北附近之敵；馬司令鴻逵所部為右路，向鄂縣進攻長安城南附近之敵。孫總指揮良誠率本部為中路，由咸陽進攻長安。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曉，開始總攻擊。激戰一晝夜，劉汝明部已繞至十里舖，敵以後路被抄，全線動搖，於是分向潼關同州武關一帶潰退，遂於二十九日午前十二時，解西安之圍。劉汝明師乘勝追過潼關，其先頭部隊，進至豫境之閿鄉，方振

武部進至同州，即將敵麻振武部圍困城內。右路方面，馮鴻達部亦抵藍田一帶，孫師長連仲進逼商維，孫總指揮良誠，乃率部進駐渭南。

十六年一月下旬，馮總司令進駐西安，積極整頓軍隊，準備援鄂攻豫，會師中原。遂決定計畫分兵三路，向鄂豫晉綏四省進展，中央軍由馮總司令自兼，集中河南潼關閿鄉一帶，沿隴海路直向陝洛進展，並令孫師長連仲率所部及馮治安第四師韓德元第五師第十六路張耀樞師為右路軍，進出荆紫關，向老河口南陽一帶進發，徐總司令永昌率所部及左路軍假道山西，直趨石家莊，岳維峻為南路軍總司令，督率原國民軍第二軍留陝各部，由熱河鄂縣富平柞水一帶，集中商維。宋哲元為北路軍總司令，集中所部於甯夏，擬東進綏遠商部，進出察熱，其軍隊之編組為：(一)中央軍總司令馮玉祥兼第一路全部第三路全部第四路全部第六路全部第十師騎兵第一旅騎兵第二旅砲兵旅屬之；(二)南路軍總指揮岳維峻第八路全部第十二路之一部第一師康保傑旅何全昇旅張德樞旅丑彥俊旅胡景銓旅屬之；(三)右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第十四路全部第五師第十六路之一部屬之；(四)左路軍總指揮徐永昌第十五路全部第九路全部屬之；(五)北路軍總指揮宋哲元第七路全部暫編第一二師第二十二師騎兵第五師屬之。左路軍應須進出晉境，行軍不便，南路軍則該軍各部隊懷土戀鄉，未能依時動作。故直接作戰者，惟中央及右兩路而已。時馮總司令被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遂於十六年五月一日，在西安新城宣誓就職，六日移駐潼關，督

師東下。馮總司令率領中央軍於五月五日由河南閿縣向東進展，失克靈陝盧氏洛寧澠池等縣，奮勇前進，復於二十六日佔領洛陽。佔領洛陽後，即計劃進取鄂州，以第三路由黑石關鞏縣沿隴海路向鄂州推進，第一路由登封向禹州發展，協同北伐軍以收夾擊之效；第四路擔任洛陽一帶警戒，第五路由洛陽經孟津向鄭州進發，騎兵集團由鞏縣向河陰榮陽方面活動，以斷絕敵人後方交通。部署既定，遂於二十七日開始攻擊，當日佔孟津，三十日佔孝義，同日佔領鄭州。

鄭州克復後，即派騎兵第一旅向蔡澤方面追擊，第三旅向開封方面追擊。五月三十日，第五路全部抵鄭州，同日騎兵旅追達黃河南岸警戒，第三旅長張華堂跟追敵人，達開封附近。敵人潰退，即佔領開封。當此次鄭州時，馮總司令將所部遵令改稱為第二集團軍，將該部區分為八個方面軍：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孫良誠，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靳雲鵬，第三方面軍總指揮方振武，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宋哲元，第五方面軍總指揮岳維峻，第六方面軍總指揮石敬亭，第七方面軍總指揮劉郁芬，第八方面軍總指揮劉鎮華。是時北伐軍已由津浦路進克徐州，六月十九日馮總司令應蔣總司令約至徐州與蔣總司令暨李白兩總指揮以及中央委員胡漢民吳敬恆李石曾協和李張人傑等商議清黨及貫澈北伐大計。

北方軍因敵人由平綏路來攻，所經戰役頗多，而以下花園之戰役，尤為劇烈。十六年九月下旬，北方軍總司令閻錫山，先令右路軍總指揮

商，震將左路各軍，於六月二十九日以前佈置完畢。以第一軍在大同，第九軍在平地泉以東，第七軍在天鎮湯高附近，商總指揮復將所部加以區分，計爲挺進騎兵隊，前敵軍，左翼隊，獨立騎兵隊，騎兵別動隊，總預備隊等。前敵軍張指揮蔭梧，以豐鎮當我軍左側，扼鐵路交通，於六月二十八日，乘夜急襲，時左翼隊與敵劇戰於卓資山，經夾擊，敵始東退，是爲豐鎮戰役。又經柴溝堡戰役，懷安戰役，於十月五日，商總指揮於佔領張家口後，復令第十五師跟敵追擊，第五師繼之。預備隊經下花園懷來向南口進攻，另以襲左翼隊經懷來延慶攻南口之東側，騎兵第三師經此路至懷來後，改向東進，以掩護我軍左側，六日第十五師與敵遇於宣化城東。七日拂曉，十五師向敵正面攻擊，第五師攻敵右側，與敵劇戰，敵援隊大至，向北方軍猛襲三次，正面動搖，賴第五師之一部來援，敵始退回原陣地。後相持至十三日，以北方軍變更作戰計劃，左路軍亦從別方面轉進，平綏路上第一次之戰役，亦至下花園後而告結束。

北方軍在平漢路上者爲右路軍，其主力沿鐵路西側，以楊愛源之第二軍，徐永昌之第三軍并列，協同北展。一部沿鐵路東側，以掩護主力右翼之安全，由李維新之騎兵第十軍任之，以傅存懷之第四軍爲總預備隊。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二三兩軍由獲鹿石家莊平山井陘一帶出發，獨立騎兵及第四軍亦於是日到石莊。九月三十日上午第二軍佔領滹沱河北韓家樓曲陽平邱之線，下午破壞正定北辛安車站附近之鐵路，十月一日將正定敵人擊破而佔領正定城。復積極前進，於十月五日

佔領定縣，第十軍騎兵旅於同日佔領安國城，復相繼克新樂等處，後因戰略關係，由閻總司令命各軍分別轉進山地，以待後圖，平漢路上的戰事，乃暫告一段落。

起初北方軍閻總司令錫山之作戰計劃，以京漢京綏兩鐵路牽引敵之首尾，以特派隊出門頭溝涿州，擾亂敵之中部。乃以第四師師長傅作義負特派隊之任務，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受命出發，十月四日到蔚縣，十日夜先遣隊達張坊鎮，復向涿州猛進，十三日完全佔領涿州，十四日傅師長作義進駐城內，以白旅長爲衛戍司令，袁團長爲城防司令。時敵人以重砲類自車站向我射擊，飛機亦自空中放擲炸彈，自後每日如此，又敵因北方軍城外工事未就，以三師兵力乘夜猛攻，均經北方軍擊退。十五六等日敵大舉來攻，四面被圍，北方軍以久疲之衆，當新銳之敵，不能在城外與敵作戰，乃固守城中，構築工事，作久守計。十七日敵乃進逼城廂，并集大軍猛攻。自此以後，三十餘日幾無時不在劇戰中，巨砲飛機之外，或用坑道爆破，或以鐵甲車唐克車等強行衝鋒，或用奮勇隊爬城，或以燃燒彈焚燬房屋，或以毒瓦斯砲擊，舉凡攻城戰應有之方法利器，殆無不使用淨盡，均經守兵堅強抵禦，未令奏效。但經此戰鬥之後，城垣民舍，到處頹敗，軍民傷亡，觸目皆是。傅師長幾次擬突圍而出，但以士兵苦戰三月，食糲日多（因糧食已久罄），頭脚已腫，傷病累累，而敵仍堅壁重重，萬難衝出，不得已，乃徇敵人之請，念軍民之慘苦，於十七年二月四日，與敵商和平對等之條約而罷戰。計自入涿州至退出，將近五月，敵

卒不能破，傳作義苦守涿州之名，遂成北伐史上一段佳話。

八 北伐的最後完成

蔣總司令復職 大舉北伐的備準 克復濟南 五三慘案
克復德州滄州 克復石家莊保定 克復平津 統一關外

各集團軍作戰經過

自四中全会開後，北伐大計亟待完成，中央命蔣中正繼續行使總司令職權，總司令乃於十七年一月四日抵京，重組總司令部於三元巷，準備大舉北伐。一月八日國府特任蔣中正為北伐全軍總司令，重新組織北伐軍。二月十九日，特任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蔣中正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原第一路軍編成。調任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應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主持後方，至肅清魯南後，政府又特任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即以第三路各軍及湘鄂軍隊屬之。又將第一集團軍編成四個縱隊，二月十六日蔣總司令行赴開封，晤馮總司令及閻之代表，商北伐大計，均主早日大舉，尤以第三集團軍主張最切。於是約以三月下旬開始進擊。

蔣總司令自開封回京後，製定作戰方略，於三月十六日，將北伐全軍總方略，電令一二三集團軍遵行，北伐於以開始。北伐全軍之作戰計畫如下：

甲 前期作戰任務部署

一八

一 作戰第一步，第一集團軍左翼部隊，及黃河右岸第二集團軍第一方面軍諸部隊，首先攻陷濟甯，同時第一集團軍之右翼，及中央部隊，佔領日照臨沂兗州之線，同時第二集團軍河北諸部隊，及第三集團軍均向當面之敵，施行佯攻，並嚴防敵之反攻；

二 作戰第二步，以協攻濟甯諸部隊之大部，迅速北渡黃河，向大名以北地區協攻京漢路方面之敵，同時第二集團軍主力，全部猛攻河北之敵，進取石家莊，斯時第三集團軍，傾其全力，協攻石家莊之敵，第一集團軍之主力，肅清膠濟路以南地區之敵，進佔濟南。

乙 後期作戰任務及部署

一 第一集團軍沿津浦路兩側地區急進，第二集團軍沿京漢路及其東南地區急進，第三集團軍進出京西一帶及京綏路，會師京津，同時各以主力部隊，向榆關承德多倫猛烈進擊。

第一集團軍克復徐州後分駐於隴海路線，與魯南敵人對峙。十七年三月，北伐準備完成，將第一集團四個縱隊，改稱四個軍團，任命劉峙陳調元賀耀組方振武為一二三四軍團總指揮。三月下旬，第一集團軍各軍團，及第二集團軍孫良誠部在徐海碭山隴海路以北地區，集中完畢。

四月一日，蔣總司令抵徐州。通令第二第三集團，期以四月七日開始攻擊運動。三日召第一集團各軍參謀長到徐面授作戰命令，指示方略。四月七日，各軍團遵令運動開始。十日第九軍第十四師占領台兒莊，十一日孫良誠部克鄆城，十二日劉峙部克韓莊，第四軍克棗莊，惟嶧縣不下，命第十軍楊勝治部圍攻之。十三日第一軍克臨城，十六日第二集團石友三部，由蘭封東進增援，第三軍團克復豐縣，同時孫良誠部乘虛進搗濟甯城，十七日第九軍第四軍克滕縣界河，十八日石友三部克魚台，席液池騎兵抄克汶上，孫傳芳回竄濟甯，與孫良誠部方振武部鏖戰甚烈。十九日顧祝同部克鄒縣，二十日顧祝同部克曲阜，繆培南部克兗州，席液池騎兵克甯陽，方振武克金城，二十一日諸軍會克濟甯，俘獲甚衆。二十二日肅清汶河以南之敵，敵退泰安濟南。四月二十七日，第一軍佔領泰安城，五月一日晨，第一集團軍之第九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各軍佔領濟南，蔣總司令亦於是日午後進駐濟南。

濟南下後，不幸之五三慘案發生於濟南，北伐軍因日軍之阻礙，不能即進行追擊，大部復退出濟南，致使殘敵安全退守德州。五月九日，蔣總司令命劉峙統率第一軍第九軍及第三十三軍編成五個支隊，控制於泰安萊蕪肥城一帶，鞏固後方。命陳調元賀耀組方振武孫良誠諸部，迅速渡河，向德州方面繼續前進，各軍在日軍炮火之下，強行渡河，於十二日全數渡完，蔣總司令即蒞京漢線，指導主力軍第二三四集團軍作戰，津浦路方面第一集團征，即由前敵總指揮朱培德主持。

各軍渡河後，進展甚速，孫良誠部之騎兵，十二日佔領高唐恩縣，轉向平原德州挺進，方振武部十五日佔領禹城，十六日佔領平原，十七日第一集團軍各部，先後佔領德州，殘敵退守滄州鹽山杜生鎮河間一帶，十九日前敵總指揮朱培德到德州，召集各總指揮面授會攻滄州計劃，六月二日，第二軍團遂佔滄州。敵潰不成軍，向馬廠方面奔逃。五日北伐軍復佔領馬廠，殘敵無幾，退京津後，經二三集團軍消滅之。

北伐開始前，第二集團與敵人對峙之形勢，魯西方面，孫良誠席液池呂秀文各軍與敵相峙於荷澤定陶曹縣單縣之綫。大名方面，鹿鍾麟劉鎮華各隊與敵相峙於南樂觀城濮縣之綫。彰德方面，孫連仲韓占元各軍，與敵相峙於漳河以北臨漳一帶。北伐開始後擬定之作戰計劃，及軍隊編組如下：（一）軍隊編組 A 東路軍（對魯西作戰）總指揮馮總司令兼參謀長曹浩森，第一方面軍孫良誠，第三軍孫良誠，第四軍馬鴻逵，第五軍石友三，第二十一軍呂秀文，騎兵第二軍席液池，B 北路軍對河北作戰，總指揮鹿鍾麟，副總指揮劉鎮華，參謀長劉驥兼，第二方面軍孫連仲，第三方面軍韓復榘，第八方面軍劉鎮華，第九方面軍鹿鍾麟兼，第一軍韓占元，第二軍劉汝明，第十三軍張維翼，第三十軍劉驥，騎兵第一軍鄭大章。（二）作戰計畫概要本軍遵照國民革命軍作戰總方略計劃如左：

作戰第一步，以孫總指揮良誠督率第三軍第四軍第五軍第二十一軍，騎兵第二軍等諸部攻取濟甯，並迅速繞抄兗州，使

津浦路上大軍進展容易。

河北方面，由鹿總指揮鍾麟督率第二方面軍，第三方面軍，第八方面軍，第九方面軍，第一軍，第二軍，第十三軍，第三十軍，騎兵第一軍，在彰德內黃清豐觀城濮縣之線，構築陣地，攻勢防禦，以騎兵軍由臨漳繞抄京漢路方面之敵，以步兵之一部由楚望繞抄大名方面之敵。

二 作戰第二步以孫總指揮良誠督率魯西作戰部隊，向黃河以東，津浦路以西之地區進展，協助各友軍攻占濟南。

劉總指揮鍾華督率第八方面軍，及第一軍第十三軍，迅速向德州，繞抄津浦路之敵。鹿總指揮鍾麟，督率京漢路作戰各軍，沿京漢路進展，迅速佔領石家莊。

三 作戰第三步，以孫總指揮良誠督率魯西作戰部隊，協助第一集團軍，進攻天津，騎兵向小站進展，截斷京奉路線。

鹿總指揮鍾麟督率河北作戰部隊，沿京漢路及其以東地區進展，協助第三集團軍進攻北京，騎兵軍向廊坊進展，截斷京津路線。

蔣總司令於十九日抵鄭州，後決定部署如次：

京漢津浦各軍，于本月二十五以前，務須在慶雲南皮交河武強晉縣正定之線，將主力集結，準備進攻津浦各軍作戰部署如前。

京漢線上第三集團軍應維持現狀。

白總指揮率第四集團軍作戰部隊即到正定附近集結。

韓總指揮復渠所率各部隊，即在晉縣附近集結，至二十五日即下令前進，規定攻擊部署如次：

津浦路第一集團軍各軍團，及第二集團軍第一方面軍，由衡水饒陽肅甯雄縣之線，迤東地區向滄州河間之線，攻擊前進，限于本月二十八日以前，攻擊開始，關於作戰部署，統由朱總指揮培德主持辦理，京漢線上之第二集團軍北路軍全部，（劉總指揮鍾華部在內）由衡水饒陽肅甯雄縣之線以西地區，驅逐博野蠡縣肅甯之敵，向高陽方面攻擊前進，限于二十八日以前，進至肅甯蠡縣望都之線，左翼力求與京漢路第三集團軍確實聯絡。關於作戰部署，由鹿總司令鍾麟主持辦理，衡水饒陽肅甯雄縣線上屬第二集團軍北路軍。各軍正進展間，蔣總司令於二十九日至柳衛，為軍事進展避免外交上糾紛起見，遂會發命令其要旨如次：

前方各軍破敵之後，即進之靜海勝芳永清固安長辛店之線，停止待命。

北路軍於二十九日擊破小旺董莊之敵，攻克蠡縣，三十日佔領雄縣，三十一日攻克高陽，第三集團軍同日克保定，孫良誠於六月一日克河間。

津浦線上敵軍於二十九日反攻，與陳總指揮調元部發生劇戰，擊却之。二日第一集團軍攻下滄州，韓復榘軍於六日下午佔領南苑，遵照命令，不令一兵入北京城。

天津殘敵負隅，北伐軍皆紮在三十里外監視，一面以武力壓迫，一面勸諭，受編者遵令退出，頑抗不服者均遁踞京津遼東一帶，大軍遂定京津。

當北方軍右路自望都定縣間轉進而後，即陣於昔陽井陘塔崖之線，左路亦由他方面轉進，陣於馬家莊龍泉關平型關雁門偏關之線。依山作戰，待機反攻。自十六年十月下旬起，至十七年四月，敵軍屢次來犯，攻擊頗猛，其間雖略有進退，然我北方軍卒以強大之毅力與決心，維持原有陣綫。

十七年三月，閻總司令奉命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同時蔣總司令發佈北閩總方略，閻總司令當即積極準備出師，并改訂第三集團軍戰鬥序列如此：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參謀長朱綬光，左路軍總指揮商震，副指揮傅存懷，前敵指揮張蔭梧，第一軍商震部，第四軍傅存懷部，第五七聯合軍張蔭梧部及第十五軍王英部屬之右路軍總指揮徐永昌，副指揮楊愛源，前敵指揮孫楚，中央第十一路總指揮徐永昌部，第二三聯合軍楊愛源部及第十軍李維新部屬之右路軍，以第六軍豐玉翼部，第八軍譚慶林部，第八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各師，及各特種兵團組成之。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實

北伐總方略中規定上期第一步，第三集團軍向敵佯攻，第二步與第二集團軍合攻石家莊。後期，出京西一帶及京綏路，殊四月下旬，彰德失守，蔣總司令遂令變更作戰計劃，集結兵力，反攻正太路，策應第二集團軍。閻總司令乃決定先攻平山，預計第一期消滅溫塘集洪子店之敵而佔領之，第二期佔領獲鹿東天門，包抄右路當面之敵而殲滅之，第三期佔領石莊，斷敵後路，并援助左路軍之出擊，閻總司令并親出陽泉，督師進攻，於五月九日佔領石家莊，即進據平漢鐵路。並在方順橋激戰，將敵擊潰，乘勝於五月三十一日克保定，進克天津北平。

十七年四月下旬，中央命第四集團軍自平漢路北進，參加北伐，初集中兵力於新鄭鄆城，以備在隴海路上東西策應。迨五月下旬，第三集團軍攻克保定，第四集團軍即向北平前進，時張褚殘部，盤踞津東，蔣馮閻三總司令在平協商，決令白崇禧組織各集團混成軍，名為右路軍，担任甬濟榆關以西之責，該部先則結三河通餘間，以待一二三集團各部集中，此八月上旬事也。

右路軍之戰鬥序列，以徐永昌部為右翼軍，沿平奉鐵路進發，李品仙統右翼軍，由年榆大道前進，范熙績統中央軍，在左翼後跟進，協力猛攻，迭克豐潤蘆台開平唐山諸地，張褚殘部，望風潰竄，厥後負固灤州，猶冀頑抗，適關外諸將張學良等，通電謀和，夾擊張褚，北平右翼軍騎兵旅先於九月十二日佔領灤州，張褚僅以身免，直魯殘軍，至此完全解決。

十七年五月下旬，第三集團軍攻克保定，第二集團軍攻克河間，第

一集團軍攻克滄州以後，平津形勢一變，奉軍將領，外審天津列國駐兵，濟南慘案，內察冀北輿情及張褚孫部之不振，容納各方勸告，自動撤兵，一三三四各集團軍，鑒於奉軍撤兵之誠意，勒兵平津以南，俟奉軍撤盡，始和平接收平津，當時兩方將領，顧慮國難，和平合作，東三省之統一遂成。

張作霖自動撤兵之計既決，偕吳俊陞等出關，於六月四日在皇姑屯站，猝遇猛烈爆炸，均罹慘死。張吳既死，張學良聞報出關，召集將領會議，慎密佈防，三省治安，益臻鞏固，而皇姑屯之狙擊，關外軍民莫不切齒，於是向順國府之心愈堅，奉軍將領，既與革命軍將領默契，實行撤兵，東三省亦即準備易幟，服從國府，中國之統一，將近完成矣。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實行易幟，通電服從國民政府，中央以張學良等有保全疆土之功，先任張學良為國府委員，繼任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並任張作相萬福麟為東北邊

北伐期中的中國國民黨

(一) 緒言

本黨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本黨同志，除最少數假革命分子如馮自由等外，無不以總理所手創的三民主義及手定的政綱，為中國唯一出路，團結努力于總理指導之下。當時本黨所處的環境，非常惡

防副司令，成立三省省政府，我中國統一之功，於是告成。

九 結論

賴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的努力，全國民衆的援助，北伐軍在最短時期內完成了偉大的使命。這固然是值得慶祝，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軍閥餘孽，共產黨，及一切腐化惡化的反動勢力並沒有完全肅清；革命的最後完成還待我們繼續努力。我們要蹈着北伐軍陣亡烈士的血跡前進，我們深信：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現在我們一切的敵人，一個都要像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這樣被我們打倒。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使命什麼時候完成並不是能不能完成問題。無疑的，革命一定能够得到最後的勝利，時間的速度就要看我們努力的程度。我們已經統一了全國，我們再繼續努力來完成我們更偉大的使命吧！

奇流

劣；其所挾持的勢力，亦甚微弱；香港帝國主義者納廣州于掌握之中，北洋軍閥曹錕吳佩孚等則視廣州如眼中釘，欲滅之而後朝食。至於廣東內部，東江有陳炯明，南路有鄧本殷，反側于肘腋之下的有楊希閔劉震寰。本黨同志于此四面包圍之中，百無所畏，自樹一旗，顯明其主義與政綱，成立中央及各地黨部，以宣傳民衆，組織民衆，成立陸軍軍官學校及

黨軍，以造成與人民合作的武力，使之進而為人民的武力，成立各種工人的和農民的組織，使之能保衛其利益而發揮其能力。因此本黨革命勢力，不特不為敵人所困，而反為之增長。由戰敗勾結北洋軍閥的叛軍和勾結帝國主義者的商團，進而推倒曹吳。曹吳推倒之後，總理挺身北上，主張開國民會議，以抵制軍閥；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抵制帝國主義，事雖未成，而為黨救國的革命精神，却已普及全國民眾而透其肺腑了。

民國十四年五卅運動以後，青島上海九江漢口廣州等處之慘殺案，接踵而起，帝國主義者窮兇極惡的面目，暴露于全國民眾，引起全國民眾強烈的反感。在大河南北及大江南北及兩湖間，參加國民革命運動的民衆團體，因之大為發達而且堅固。本黨即于此時，鞏固廣州之革命根據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掃除東江南路一切叛徒，建立為民衆謀利益領導民衆從事於國民革命的政府和軍隊。無奈是年八月，本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廖仲愷氏被刺，胡展堂以嫌疑赴俄，許崇智以反動離粵，一時所謂老同志也者耿耿不甯，遂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總理靈前開會，組織西山會議派，此為本黨改組後內部破裂的第一遭。

本黨內部既發生破裂，於是本黨黨內之共產黨分子，實行其篡奪本黨的陰謀，叫出左右派的口號，以離間本黨領袖，分散本黨勢力。自民國十五年一月至是年四月，共產黨分子乘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之機會，竊入中央黨部後，一直至十七年七月完成北伐時的過程中，本黨因共產黨分子的搗亂而演成種種的不幸和創傷。茲為鑑往警來起見，特將這過去三年北伐期中的本黨經過，分述如后，以供黨史專家之參考。

(二) 裁制共產黨與北伐

「按本黨總理容納共產黨分子有兩層用意：（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為，但為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為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鬥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分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歸銷其逆謀。」（吳敬恆呈請護黨救國文。）不料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以後，本黨總理逝世以後，即背棄其從前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服從三民主義之誓言，借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彼等的寬容，為彼等伸張氣餒的機會，把持中央黨部，誣陷本黨同志。在黨政軍各方面，均極其煽惑跋扈之能事，最著的是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艦事變。這事變雖賴蔣總司令的迅速處置，得以轉危為安，然對於本黨北伐的準備上，實有很大的影響。在這事變以後的五月二十五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始決議嚴定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關係，其議案要項如下：

一 他黨黨員加入本黨，對於孫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懷疑，或

加批評。

二 他黨黨員加入本黨，任爲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時，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三 他黨黨員加入本黨，不得任爲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

四 凡隸國民黨黨籍者，未得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另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

這四項議決案頒布後，共產黨分子的氣焰稍殺，但本黨還未遽給彼等以根本的決絕，因爲：一、本黨不可因少數共產黨分子的囂張而失却本黨總理生平博大仁慈的精神；二、本黨已決定出師北伐，不可因一時剷除共產黨分子的公憤而擾亂後方的廣東。是年七月，本黨出師北伐，不數月而奠定大江南北。乃共產黨分子復逞異謀：一方破壞政令和軍令的統一，以斷絕後方的接濟，遏阻前方的發展；一方散布其羽翼於各地，以遮斷本黨與民衆接觸之機會。是時中央執行委員在中樞者既不多，而散處者亦復不易召集，本黨命脈，幾至中斷矣。

（三）甯漢分裂與清黨運動

共產黨分子的危害本黨，既如前述，則本黨之有清黨運動，亦爲必然的結果。至其清黨先發於南京，而後見於武漢者，誠以在南京清黨運動以前，甯漢已經分裂，故其舉動雖有先後之分，其愛黨精神則無厚薄

之別也。

原廣州出發各中央及國府委員，在武漢有中央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之組織，欲以代中央北遷期間之職權，共產黨分子即操縱把持以爲活動之資，並決議十六年三月一日以前，開全體會議。迨三月七日，譚延闓、陳公博、何香凝、丁惟汾、李烈鈞、陳果夫等到漢，乃決將第三次全體會議於三月十日舉行，迄十七日止，共開會七日，除改選常務委員各部部長外，並通過國民政府政治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而以軍事委員會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並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統一革命勢力案，及對人民宣言，對農民宣言，對於黨員訓令等。第三次全體會議既竣，中央委員之不滿於共產黨分子者，相率離武漢而至甯漢，於是甯漢兩方遂正式分裂矣。

甯漢既分裂，共產黨分子篡奪本黨的形勢愈緊急，其陰謀爲本黨同志所暴露。是年三月二十六日上海江南晚報發表「國民黨同志大團結之時機至矣」一文，其中段云：

「在廖案發生之前一二月，曾聞莫斯科訓令中國共產黨對付國民黨分三步：（1）大元帥府告一結束，改爲委員會制；（2）將國民黨黨員之有力者逐一推倒；（3）共產黨員組織政府，改爲獨裁制。」

又十五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內云：

「雙十節，本黨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爲內部奸賊，仍未徹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吧。同志們！

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膽量，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是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1）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說的，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2）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徹底吧……』

又共產黨首領陳獨秀與吳稚暉談，謂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只須二十年。吳稚暉即以中央監察委員資格，把上面所錄的宣言和陳獨秀的談話為證據，首先呈請監委會查辦共產黨，其重要之理由如下：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之言，則明明為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忘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為俄煽動員鮑羅廷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為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為變相之屬國，揆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監委會得此呈文，即召集緊急會議，議決舉發共產黨謀叛證據並以名單知照蔣總司令為非常緊急之處置，此即十六年四月二日南京清運

之開始。是月十七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奠都南京，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辦公，中央黨部由南昌遷甯。二十一日，繼納南昌第八十五次常務會議，組織清黨委員會，以負清黨責任。

武漢既與南京分裂，當然武漢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不能因南京成立了中央黨和國民政府而取銷。並且武漢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係由第三次全體會議產生的，在法統上無可非議之點。但武漢的政府為鮑羅廷所把持，武漢的民衆為共產黨所操縱，本黨忠實同志被共產黨壓迫排斥，却是實在的事實。在甯方進克徐州，武漢督師北伐與馮玉祥會師鄭州以後，武漢政委會主席團發現共產黨根本危害本黨的祕密決議案。這決議案是一位共產黨交給汪精衛的。這一位共產黨因為洩漏了這個祕密，共產黨就把他驅逐了。原來武漢的中央於是年三月開第三次會議，議決本黨與共產黨開聯席會議，討論一般的合作辦法，以表現本黨對共產黨的誠意，而共產黨又如此瞞神瞞鬼，所謂聯席會議不過一種具文，這不能令政委會主席團大失其望了。

共產黨的祕密決議案，政委會主席團把牠在是年七月十八日的中央日報上發表，茲錄如后：

- 一，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命令沒收土地。
- 二，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的領袖，將老中央委員代替。
- 三，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

四、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農工分子，組織新軍隊。

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不是共產黨）組織革命法庭，處罰反動的軍官。

政委主席團自發現這決議案以後，因關係重大，不能不審慎考慮。乃正當其審慎考慮之際，而七月十三日又有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厚誣本黨，並申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政委主席團認共產黨此種舉動為自絕於本黨之表示，即於是月十五日宣布分共。

武漢既分共矣，漢方委員對於從前寬容共產黨，除鄧演達等極少人外，大多數自己承認錯誤，甯方委員對彼等亦有相當諒解。同時上海之西山會議派亦乘機出頭活動，於是遂由漢甯滬三方合作而成特別委員會于南京。

(四) 特別委員會與第四次全體會議

所謂特別委員會這個東西，原來是本黨革命領袖為療治本黨創痛而成立的。誰知該會成立以後，本黨的創痛不但未能療治，反而較昔尤甚。而「一一二二」慘案遂亦於是時發生于首都，荷槍實彈的軍隊包圍幾十萬徒手空拳的民衆，雖然是軍隊有禮，對着民衆只放了幾十顆子彈，以全中國四萬萬人作比例，民衆的死傷不算多，但我總覺得比

北京「三一八」國務門前的大流血還傷心。軍閥殺人原是梁山好泊漢玩玩而已，至於西山會議派素以老革命黨自命，也和軍閥一般的殺些民衆玩玩，這假若不是故意失掉本黨對於民衆的信仰，那就定含有我們不可解的深遠的作用吧。

老實說，特別委員會弄出這樣的結果，漢甯兩方的革命的領袖們也應該要負責任的。西山會議派原是被開除黨籍國人所公認的假革命分子，在北伐的苦戰惡鬥中既不盡秋毫之力，只匿居上海，作不負責任之言論，像這一類的分子，本黨不是必須隔絕的嗎？然而，漢甯兩方却割不下這一塊肉，昌言漢甯滬三方合作。既合作，又不能矯正或監制他們的行動，讓他們和桂系軍閥去私通，自己倒被他們攙走，使他們晏然而掌握大權，于特別委員會三個月的生命歷程中，扶植腐化勢力。

特別委員會一天天腐化，本黨也就一天天危急，為挽救此危急起見，本黨遂於十七年二月召集各中央委員在南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在未正式開會以前，在上海開預備會議。決議特別委員會，應於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日，即行取消。在開預備會會議，軍政重要事項，應由國府軍委隨時與預備會議協商。又決議即日促蔣中正同志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以完成北伐，并籌備會議之進行。是時粵省共黨譚平山等變亂，吳稚暉與汪精衛大開筆戰，吳用「真憑實據」說汪袒護共黨，汪也用「真憑實據」與吳辯駁。這場辯論完結，汪遂決計出洋到法國去了。

第四次全體會議有二個重大的任務：一是改組黨之內部。本黨原來的組織是因民衆之成分而分設並立的：如農民部，工人部，商民部，婦女部等是。這樣的組織的缺陷是：既有橫的截斷，又無縱的聯絡，所以這次會議即決議取消各部，而代以民衆訓練委員會。即由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訓練部，及民衆訓練委員會數部，以執行常務委員會之決議案。二是完成北伐工作。前已言之：在此會議的預備會議，決議促蔣中正同志繼續行使國民革命總司令職權，以完成北伐之大任，托諸蔣民。是年三月，蔣即率師北伐，陸海各軍，分道並進，師次濟南，大遭日軍之阻梗，演成五月三日之慘案，帝國主義悍然直接與國民革命軍爲敵，以此役爲最著。然以蔣之艱苦卓絕，指揮有方，各將領踴躍用命，步驟嚴整，卒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所逞其阻礙革命軍進展之陰謀，故不旋踵而平津俱下，北伐大業，乃告完成。

但是第四次全體會議也有一點使國人不滿意的，就是政治分會的存在。政治分會原是一種過渡時期的變通的政治組織，事實上理論上這時都不可繼續存在。然這次會竟以少數委員的意志強奸多數委員的意志，仍允許其繼續存在，以致釀成最近桂系的叛變，雖然桂系的叛變不完全是由於武漢政治分會的存在，至少也是桂系叛變原因之一。

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後，北伐告成，關外亦宣告易幟，全國領土，悉隸歸於本黨之下，於是政治之建設，軍事之整理，皆爲急待解決之問題。故

十七年八月一日召集第五次全體會議，今年一月一日又召集全國編遣會議，這兩會議爲決定政治建設和軍事整理的重要關鍵。雖因黨內少數的叛黨軍人和無聊政客之挑撥，以致這兩會議的決案未克實現，然對於政治建設和軍事整理總算是具有具體的方案了。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全國代表大會問題。照本黨總章第二十五條：全國代表大會常會，每年舉行一次。又中央執行委員會遇不得已情形時，對於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集，得通告展期，但不得超過一年。本黨自十五年一月在廣州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因北伐期中種種關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未克按期召集，以致關於黨的種種問題須俟代表大會解決者，皆爲之擱置。故本黨即以加速度的籌備，使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得于今年三月十五日，召集于首都，亦云幸矣。

(五)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與今後的國民黨

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遵本黨總章召集，已如前述。大會對於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決議案，有二點我們應該注意：一、大會總核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黨務報告，分爲五期：第一期，自十五年一月至是年四月，爲本黨肅清兩廣反動軍閥勢力之後，共產黨徒乘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機會，侵入中央黨部，蓄謀篡竊黨權之時期；第二期，自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三月，爲本黨裁制共產黨徒之猖獗勢力，並出師北伐之時期；第三期，自十六年四月至是年十一月，爲本黨克復

長江流域後，因共產黨徒挾持武漢軍政機關，以謀傾覆本黨，乃不能不
大舉清黨之時期；第四期，自十六年十二月至十七年七月，為本黨一面
漸謀收合黨的創傷，一面迅即完成北伐之時期；第五期，自十七年八月
以迄於現在，為本黨力謀團結內部，統一國家，開始訓政之時期。

二、大會依據上述五時期之工作，確定關於本黨今後組織、宣傳、訓
練、及民衆運動之原則。

A 組織的原則：

1、各級黨部之各部必須與上級黨部各主管部相連貫，同時
由各部組織而成之各級黨部，必須以整個機關受整個上
級黨部之指揮，而為健全之運用。

2、黨部各部處之設置，對內部黨務，應避免一切職權上之重
複衝突與運用之不靈活，對黨務以外之行政司法諸權，應
避免一切之衝突與干涉。

3、各個黨員與上級黨部，應保持密切的相互之聯絡，中央黨
部應力求明瞭黨員之個性及其工作之實際。

4、省黨部介於中央與縣之間，應以司掌中央黨部與地方黨
部間之承轉聯絡為其主要之組織原則。

B 宣傳的原則：

1、對於黨內同志，必須予以黨誼黨德之宣傳與訓練，務以祛
除一切政治的惡思想惡習慣，而以矢忠主義，犧牲個人之

一切自由權利幸福，為最高之美德。

2、關於黨的一切理論與政綱之最高原則，應從總理遺教
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之解釋，各級黨部及黨員個人，不得
妄出己見。

3、凡黨的一切宣傳機關與其出版品，均須呈由中央黨部核
准登記，非得由中央黨部之核准登記者，不得任意自認為
黨之宣傳機關或宣傳物。

4、既經中央黨部核准登記之宣傳機關或刊物，其言論有違
反黨義時，中央黨部應定糾正方法以處之。

C 訓練的原則：

1、積極消除共產黨遺留於黨內之殘毒，積極以總理遺教，
培養黨員歷史的德性。

2、在訓政期內，黨員與其所屬之黨部，實為人民由訓政以至
於憲政時期之教師，故其本身必具備政治科學之常識，並
瞭解本黨所決定之訓政方案，及一切建設計劃。

3、各級黨部之訓練黨員工作，應在中央指定規範以內，整個
進行，並以各種切實有效之方法，聯貫考查。

4、各級黨部於訓練黨員進程中，應於組織宣傳等互相照顧，
並確定其相互的關係。

D 民衆運動的原則：

1. 民衆運動，必須以人民在社會生存上之需要爲出發點，而造成其爲有組織之人民。
2. 全國農工已得有相當之組織者，今後必須由本黨協助之，使增進其智識與技能，提高其社會道德之標準，促進其生產力與生產額，而達到改善人民生計之目的。
3. 農業經濟，佔中國國民經濟之主要部分，今後之民衆運動，必須以扶植農村教育，農村組織，合作運動，及灌輸農業新生產方法，爲主要之任務。
4. 本黨對於男女之青年，今後應極力促成學校以內之自治生活，實行男女的普遍體育訓練，提倡科學與文藝之集會。

國民革命軍的政治訓練

一 黨軍的創立與政治訓練的開始

武力是人類鬥爭史上不可少的力量，牠能够制止一切不適宜的鬥爭，創造歷史上光輝燦爛的文化；牠亦能够于最短時間摧毀人類數千年所辛苦經營的制度，故武力有時是人們痛惡咀咒的惡魔，有時又是人們所欽仰崇拜的神聖。

近世國家的造成是由於武力，故每年不惜以國家收入的大半，去供養無數萬的軍隊，口頭上雖然天天鬧着縮軍裁兵，實際上還是不斷

國民革命軍警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 實

結社與出版，獎勵實用科學的研究與發明。

此次大會代表，有一部分係由中央指派，此亦本黨一時的特殊情形，中央決無剝奪黨員選舉權或包辦之意。然因此却引起陳公博等十餘人的通電否認，謂此次代表大會爲非法的召集，接着李宗仁白崇禧等稱兵武漢，亦以此爲名最近馮玉祥亦復如是。總之：彼等皆不諒中央苦衷，未曾以黨爲中心，而只顧及個人之利害與地位也。夫此次代表大會告終之日，即本黨努力於三民主義建設之時，吾人應團結一致，生死與共，務期本黨過去之錯誤，永不重見，總理革命之精神，日以發揚，使中國晏然由訓政時期而進於憲政時期，進於大同世界，此則吾人所切望者也。

逸文

地暗中擴充。但是這無數萬拿了殺人武器的軍隊，如果沒有主義作意識的指針，沒有紀律作行動的制裁，可立刻變爲不顧國家安危，不管民族興亡，一羣吃人的野獸。所以無論帝國主義與非帝國主義的軍隊，都有一種學校的政治教育，使士兵永遠爲國家而犧牲，換一句話說，就是使士兵永遠的馴服，爲保護他們統治地位而戰鬥。

總理致力革命凡四十年，而中國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後起的蘇俄革命反成功若是之速，因知道沒有堅強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武力，決不能推翻阻礙革命的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這一面籌備改組中國國民

黨，一面派蔣總司令赴俄考察，籌辦實行黨義的黨軍——黃埔軍官學校。

黃埔軍官學校于十三年六月六日正式開學，總理親任學校總理，蔣總司令任校長，廖仲愷先生任黨代表，擔任政治訓練，這是中國黨代表制的起源，也就是政治訓練的開始。廖先生同時兼任各軍官（漢桂湘粵豫建國等軍）黨代表，但是各軍的情形繁雜，歷史太壞，僅掛着一塊黨代表的招牌，實際上沒有一點政治工作，惟黃埔軍校於黨代表之外，又特設政治部，輔助黨代表，實行政治訓練。第一次政治部部長爲戴季陶先生，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邵元冲先生等，並擔任政治講師，總理又時以革命理論，人生哲學，軍人精神教育教授學生，可見訓練黨軍的幹部將校，是本黨教授學生國民革命第一個基本工作。不過當時政治部組織很簡單，部長和秘書之下，僅設編輯指導等股，擔任編輯教材，講解黨義，這是黃埔軍校不同於中國其他的軍官學校的唯一特點。

自黃埔軍校黨代表制度及政治訓練的實行，至今天已經五週年了！牠有時爲萬人所崇拜，有時又爲萬人所痛惡。牠真正的意義如何？實行的目的又在那裏，這是我們應該在此敘述的。這兩種制度，我們知道是取法于俄國赤衛軍，赤衛軍關於這兩種制度的組織是怎樣？平時戰時的運用如何？責任的限度怎樣？我們既沒有到過蘇俄，也沒有專書可供參考，自然無從得知，所以祇有求之於中國。我們歸納近年來歷史上所得教訓和經驗，再證以總理及黨中諸先進的言論，政治訓練的意

義，舉其大者，有下列數點：

一、軍隊黨化 軍隊黨化，是總理創立黨軍實施政治訓練的第一個目的。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本黨祇有革命軍官，很少有革命軍人，歷次討伐軍閥的戰爭，如討袁之役，護法之役，本黨同志也屢次參加，也有許多同志服務軍隊，但不久便逐漸失敗，甚而至于搖動革命的基。本力。內中雖有種種複雜的原因，但有個最大的教訓，就是單有幾個高級軍官明瞭主義，大多數幹部將校及士兵不明瞭主義的軍隊，對於革命是沒有希望的。這個例證，本黨革命的歷史已經屢次明白告訴我們，所以在軍隊內設立黨代表而實行政治訓練，完全是要軍隊黨化，把主義領導着軍隊，把黨來支配軍隊，使軍隊內沒有一處不充滿三民主義的精神，沒有一個官佐士兵不了解本黨的政綱和政策。戴季陶先生會經沈痛地說：「當時革命政府統率下面的軍隊，名義是教做革命軍，而實際並不盡然。從軍官的思想主張行爲的一切系統上說，從編制上說，都是五花八門，無所不備！也有從舊官僚轉化而來的，也有出身草澤的，也有受過正式教育經過相當訓練的。軍隊的長官，有是同盟會的，有是進過中華革命黨的，有是屬於聯省自治派的。編制呢，有的兵數槍數都超過定額，有的不單不足，甚至空無所有。在思想上，有的是相信三民主義，有的要三民主義之名而不要三民主義之實，有的是傾向國家主義，有的是醉心俄國革命而偏共產主義，也有和陳炯明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不斷往來着。在這樣情形之下，有什麼方法，可以統一他們呢？……」

：我們要想把他們統一在黨的組織號令之下，要維護黨的威權，要革除軍隊裏面的種種惡習，非有能拘束各軍的自由行動，使軍令確實統一於黨的制度下不可。」（青年之路）這是本黨黨軍實行政治訓練第一個要義，但是要達到軍隊黨化的目的，最要緊的工作是：（一）實施黨的教育；（二）加緊黨的紀律。如果這個工作不會做到，或者所行相反，則政治訓練不惟無益，而且要釀成莫大的危險。五年來共產黨奪取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的權柄，實行相反的共產主義的宣傳，以致造成很多的糾紛，而政治訓練的聲價亦因此而低落，這是黨國中最可痛心的一件事。

二、軍隊民衆化 國民革命軍不但要黨化，而且要民衆化。『第一步使武力與人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人民的武力。』這是 總理昭示本黨同志的，也就是政治訓練最大的目的。中國歷年來的軍閥軍隊，是以民衆爲剝削的對象，平時受民衆的豢養，戰時則變爲屠殺民衆的野獸。本黨是代表國內一切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黨，她是爲民衆謀利的，在本黨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也必須爲民衆的利益而戰鬥。所以國民革命軍不但要做到「不拉夫，不籌餉，不住民房，不強買賣，不干涉民衆合理的要求，」能與民衆結合，而且要做到爲民衆而犧牲，爲民衆弱而戰鬥的民衆武力。政治訓練不僅是把他們訓練成很強毅而忠實的三民主義的信徒，而且要把他們造成爲愛護勞苦民衆，愛護世界上一切被壓迫者的武裝勇士。但是要達到軍隊民衆化的目的，更是一件不

容易的事！決非貼幾條標語，喊幾句口號，就可以成功，必須切切實實地從事士兵教育，死心踏地的作實際訓練工作。除了普通政治訓練外，還要實行產業教育，使軍隊在產業上能够和民衆有接近的可能性。舉例來說：『如果軍官教育和士兵教育，能够給以農業的知識和訓練，他們的觀念趣味，必定和現在的軍人截然不同。住紮一個地方，不單是容易和人民接近，並且還可以幫助地方許多進步發展，要這樣才能由「與人民結合」進而成爲「人民的武力」。』不然，像現在這樣與產業絕無關係的軍官士兵，要他們和人民結合，最多不過是紀律好一點，對民衆的行動組織了解一點就算了，決不能有更多的成績。』所以軍隊產業教育，是軍隊民衆化不可少的唯一方法。此外如能改變募兵制度而爲徵兵制度，更容易達到上述目的，但這非政治訓練範圍以內的事，可以略而不論。

軍隊黨化，軍隊民衆化，是政治訓練兩個最大的目的，我們判評五年來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優劣，必須以此爲唯一的標準，我們估計政治工作本身的價值，亦必須特重此二點，其他如運動時發生的流弊，或因人的關係而產生的不良結果，要皆非政治工作本身的罪過，我們試一翻閱政治工作最簡短的歷史，就可以完全明瞭。

二 國民革命軍政治訓練的普及

中國國民黨軍的創立是始于黃埔，國民革命軍的政治訓練亦

是由黃埔發源而後普及于各軍，普及於全國。黃埔學校政治部是國民革命軍政治訓練部的始祖，戴季陶先生是中國做政治工作最初的第一人。可是當時因為戴先生尚有其他重要職務，不能常川駐校，乃由邵元冲先生代理部務；不久邵先生亦因他事離職，才由周思來繼任。周為共產黨員，中國黨軍政治部開始成立，共產黨徒即乘機竊據，可見北伐期間共產黨之把持各軍政治部，圖謀奪取兵權，在三年前就安排妥當了。

至民國十三年九月，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成立，後兩月教導第二團成立。兩團的中級軍官係由軍校教官選任，下級軍官係由區隊長選任，排長班長則以學生充當；自團及連均設有黨代表，係由中央擇教官學生中之富有政治學識者充任。凡軍隊的一舉一動，均須受各級黨代表的監督，政治訓練乃由學校而及於軍隊，這是中國軍隊設立黨代表的第一次。

十四年春第一次東征，黃埔兩教導團亦奉命加入右翼軍作戰。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亦隨軍出發，並組織宣傳隊，為軍隊的先導。於每次軍隊出發之前數小時，派宣傳員一隊先行，向民衆作廣大的宣傳，使明瞭東征的意義，並解革命軍的軍紀及與軍閥不同之點。故革命軍所到的地方，人民樂與貿易，有時並幫助運輸，代作偵探等工作，所以作戰順利，陳逆軍隊望風而潰，這是中國軍隊第一次的戰時政治工作的成績。當時右翼軍共同作戰的有粵軍警衛軍等，雖無政治部的組織，但均受黨

軍的暗示，亦能為主義而犧牲而得人民的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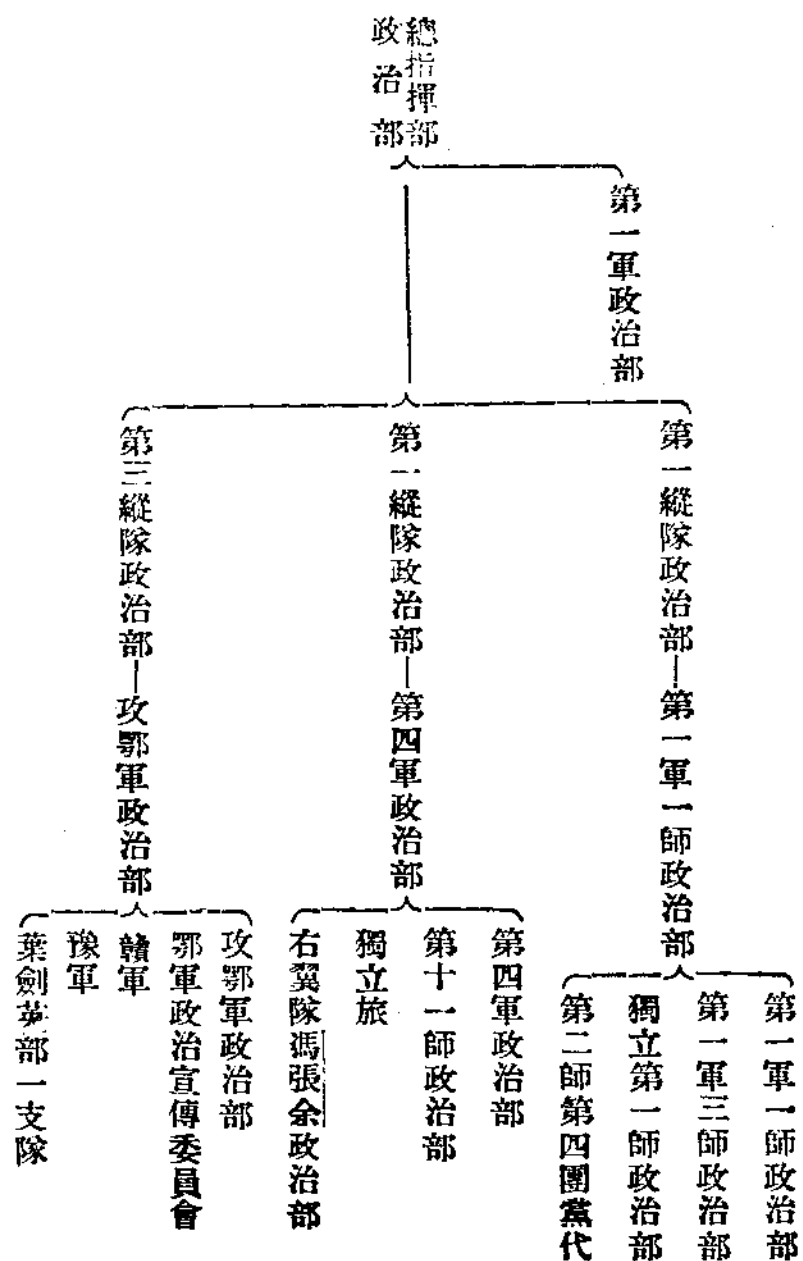
十四年夏楊劉叛變，政府乃令教導團、粵軍、警衛軍回師廣州，討伐楊劉，並將兩教導團改為黨軍第一旅，政治工作仍以軍校政治部為機關，並分派宣傳隊於粵軍警衛軍，担任行軍中的宣傳工作，同時軍校也組織武裝宣傳隊，分赴廣州河南宣傳討伐楊劉的意義。這次的戰爭，僅以一星期的工夫即將楊劉完全鏟除，鞏固革命的策源地，黨軍的忠勇善戰固然是致勝的最大原因，但政治部的功勞，確也不可磨滅。這時黃埔軍校政治部的組織較前擴大，有前後方政治部的設立，前方主任為周思來，後方主任則為包慧僧。後來即將前方隨軍出發的政治部改為黨軍政治部，在組織上與黃埔軍校政治部各自獨立，這是中國軍隊設立政治部的開始。

楊劉平定後，本黨領導的國民政府乃於是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國府成立後，即刻組織軍事委員會，把地方軍的名目通通取消，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實行軍政的統一。黨軍改為第一軍，湘軍改為第二軍，建國第一軍改為第三軍，粵軍改為第四軍，建國粵軍改為第五軍，各軍設立黨代表，由廖先生兼任；並且各軍均設立政治部，實施政治訓練。並于軍事委員會之下設立政治訓練部，為統籌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最高機關。前此黃埔軍校的政治訓練，至此時遂普及全國國民革命軍了。不幸軍隊政治工作正在積極進行的時候，而領導政治工作的廖先生，竟于八月二十日早上被反革命派所暗殺，而放棄其所負荷的重

責，中央乃以汪精衛先生繼任各軍黨代表，而以陳公博氏任政治訓練部主任，並且另設政治訓練班，以養成各軍政治工作的人材。

到了第二次東征（十四年十月一日大軍出發，至十一月東江完全收復）戰時政治工作的組織較第一次更為擴大，為圖指揮上統一

及便利計，在軍事上，有了總指揮部的設立，在政治工作方面，於是亦組織了總政治部，總政治部即設于總指揮部內，復由政治訓練部給以指揮前方政治工作之全權，計其得指揮的部隊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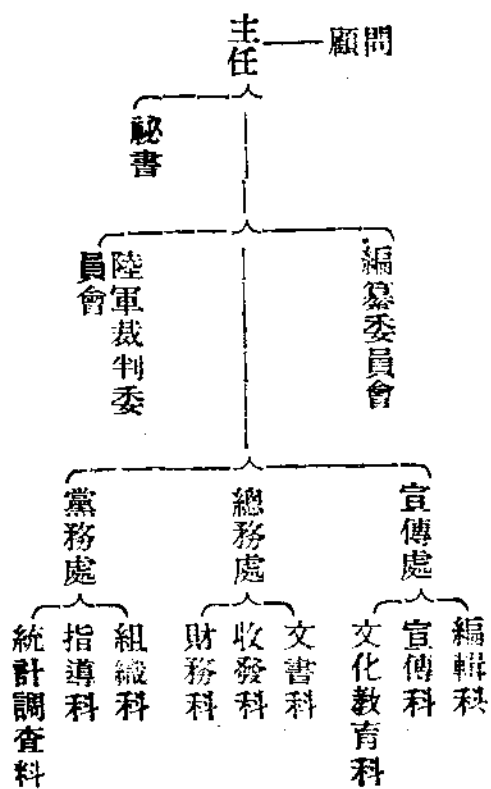
至其組織的方式，則為在總主任之下，分設秘書處以處理部務，社會運動科處理社會方面各項運動，及總宣傳隊管理宣傳事宜。組織較前擴充，宣傳亦較為普遍，政治工作的力量自然較大，故政治工作的地位亦從此而增高。

十五年一月，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鑑于過去軍隊實施訓練的成績，認定政治工作為革命軍勝利的條件，故關於軍事決議案第一項即規定「注意政治訓練，使革命軍人完全受革命教育，並宜明定黨代表職權」軍事委員會則於二月公佈經中央黨部通過的黨代表條

例及政治訓練組織大綱。如是中國政治的制度才完備確定，政治工作的權位亦鞏固而增高。當時各軍的下級黨代表（第一軍除外）皆逐漸設立，不過黨代表是新創的制度，平時既未留意這項人才的養成，用時自感缺乏，因之各軍乃設置類似黨代表的宣傳委員，其職權雖亞於黨代表，而其負擔政治工作的責任則一。又因汪精衛先生担任中央重要職務精力不能兼顧，乃設置副黨代表以輔助黨代表的不及。這時政治訓練與軍事訓練已居于同樣重要地位，普通一班人的心理，以為沒有政治訓練，即非黨化軍隊，即不配稱為革命軍。這一頂尊嚴華貴的桂冠，戴的人是多麼榮耀呵！

但當我們興高彩烈的時候，不幸的事亦隨之而發生。自十三年黃埔軍校成立至十五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為時尚不足兩年，在這短短的期間內，黨軍的政治訓練自黃埔軍校的政治部而普及於全國國民革命（十五年春馮玉祥自俄回國，中央特任馮氏為西北國民聯軍總黨代表，於是西北各軍亦皆組織政治處）自軍事委員會的政治訓練部而設立各團連黨代表，其組織擴大而嚴密，系統靈活而有條，其成績優越而豐富，實令我們的敵人驚駭退避。但在這政治工作進展迅速之中，弊端亦隨之而生。第一，黨代表政治部係中國新創設的機關，政治訓練是中國最新創立的事業，本黨對於這項人才既無素儲，自然到處感覺缺乏，共產黨乘我們人才缺乏的破綻，即乘機混入把持。第二，共產黨老早已斷斷政治訓練為奪取兵權的手段，在政治部初設的時

候，共產黨何思來等即竊據權位，以後政治部範圍逐漸擴大，共產份子的混入，亦逐日加多。有了這兩個原因，所以到了十五年春季的時候，各級政治部幾有都有彼輩潛伏在內，大施其鬼魅手腕，分化軍隊，奪取政權，造成極大的恐怖，到處都充滿不安。幸蔣總司令發現得早，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作毅然決然的處置，下令把第一軍自團以下各級黨代表召回，但又恐降低政治工作在軍隊中的威信，乃設一高級訓練班，授以黨義感化教育，實養成軍隊中政治工作健全人才而圖有所補救。然這時第一軍的政治訓練部並不因此而懈怠，仍然積極進行，至其他各軍，對於政治工作較以前尤為努力。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為適應需要起見，乃將本身大加擴充，其組織如下：



在北伐督師以前各軍政治部的組織已異常完備，自政治訓練部

系統於下

與各軍政治部組織就緒，各軍的師政治部亦先後成立，各師已設師黨代表者，則並任師政治部主任（亦有少數例外）未設立師黨代表者，則成立師政治部（總政治部即為總黨代表的辦公機關，軍師亦同）團以下無政治部，僅設黨代表（團黨代表辦公廳設幹事書記錄事）當時各軍因鑒於第一軍團以下各級黨代表的幼稚，乃均改為政治指導員。至今回顧，這個時期，真可謂政治工作的黃金時代了！

三 誓師北伐後政治部的威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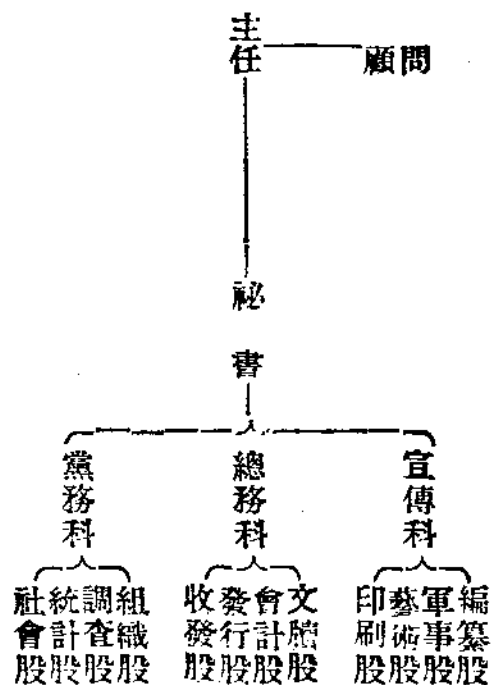
政治部的組織在誓師北伐前已經擴大，政治部的權威至誓師北伐後更加增高。十五年七月六日本黨籌備大舉北伐，中央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同時將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改為總政治部，隸屬於總司令之下，隨軍出發。中央特任鄧演達為總政治部主任。原政治訓練部主任陳公博，則調任他職。鄧就職後，即召集戰時政治工作會議，各軍均派員參加，這是第一次的戰時政治工作會議。當時討論的要點有四：

- 一、嚴定各級政治部的編制；
- 二、交換過去工作的心得；
- 三、黨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問題（議決各級黨代表兼任各級政治部主任）
- 四、規定戰時政治工作及對民衆宣傳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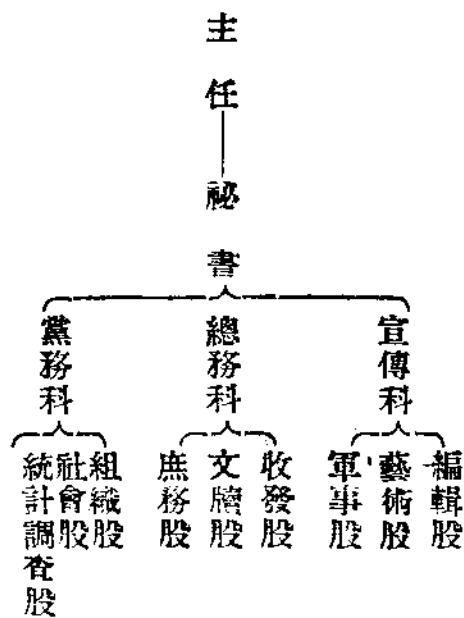
經此次會議後，總政治部及各級政治部的編制均有修改，其組織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實

表織組的部治政總(一)



表織組的部治政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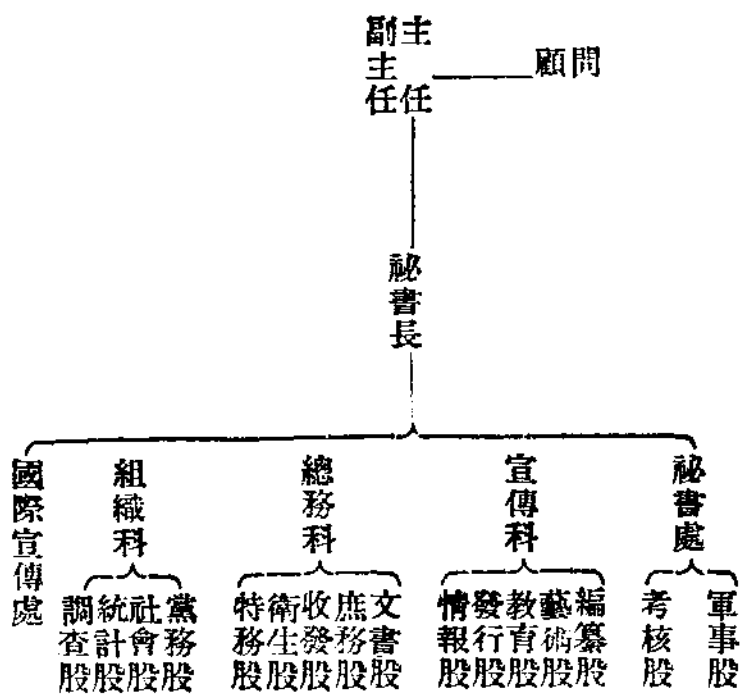
(註)師政治部的組織與軍政治部同，但不分股，其範圍也較小。軍師政治部的宣傳科長的階級較其他兩科的科長高一級，表示宣傳科為政治部的核心，較其他兩科重要。

至七月九日誓師北伐，總政治部規定各軍政治部均須組織宣傳

隊隨軍出發，當時政治工作人員頗能耐勞吃苦，與士兵共同生活，沿途宣傳，民衆亦樂與接近。初出的北伐軍，確能「不擾民真愛民」，確能與人民合作。故北伐軍所達到的地方，民衆皆予以極大的幫助，如衡陽平江一帶農民，協助作戰，探報敵情，是極明顯的例證。出師未及三月，即能將中國最強大的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打倒，而克復武漢，攻破南昌，其獲勝的最大原因，是能夠得到人民幫助，而人民能夠了解北伐的意義，一致地團結起來援助北伐軍，又不得不歸功於政治工作人員的努力了！所以孫傳芳說：「這一回江西戰敗，並不是戰略戰術的缺陷，最大的原因，就是革命軍的宣傳力太強。他們處處都能得到民衆的援助，而我們處處受民衆的攻擊，這是戰敗的大原因。」政治工作的力量，到了這時候，就是我們的敵人，也不能不稱讚佩服了。

武漢攻下後，總政治部的組織較前擴充，政治工作的範圍亦隨之擴大。本來政治訓練的目的在使黨軍黨化和民衆化，工作的範圍祇限於軍隊以內，十五年軍事委員會所公佈的政治訓練部組織條例第一條即載明：「政治訓練部以指導國民革命軍之黨務政治及文化工作為職責。」但是因為北伐軍進展太快，所克復的地方一切黨務政治，以及民衆運動皆無人領導整理，不能不暫時委之於隨軍出發的政治部，這原是不已得辦法。可是到了後來，因習慣而成自然，又加以共產黨的故意縱橫，於是辦理黨務，組織民衆，規劃地方行政，差不成為政治部職掌以內的事了。到了南昌克復，這種趨勢愈加激進，兩湖及江西各地每

一個民衆團體的活動都有政治工作同志去參加，每一個大會的召集都有政治工作同志去領導，甚至任命地方官吏，決定行政方針，裁判法律案件，檢舉犯罪，執行特殊判決，簽發拘留令狀，辦理交涉。城市所張貼的，都是政治部的標語，報紙所載登的，都是政治部的消息，這時政治部的權威真是高於一切，而鄧大主任的氣餒，也可以說「上冲牛斗」了。這時總政治部已較前擴大，除原有三科外，增設秘書處，改原來的秘書為秘書長，另設國際宣傳處，其組織如下：



總政治部原係隨同蔣總司令出發，武漢克復後，即設立武昌。後蔣

總司令因攻贛軍已經發動乃自武漢折回長沙，由株萍路轉贛督師，這時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未隨同前往。至南昌收復，總司令部移設南昌，武漢僅設行營，總政治部乃設分部於南昌，而以副主任郭沫若主其事。十五年冬季蔣總司令召集國民革命軍總務善後會議於南昌，政治工作也為各種分組會議之一，當時分組會議所討論的要點有三：

- 一、規定各級政治部的經費及直接領取經費的機關；
- 二、慎重政治工作人員入選及履行黨代表制問題；
- 三、劃分政治部與軍隊中黨務的關係。

在這次會議中，關於政治部黨務股與軍隊中黨務的關係議決如下：

各級政治部的黨務股長兼任各級特別黨部的秘書，黨部執行委員議決的事件，交黨務股執行。

這樣以來，政治部的總務股已成為特別黨技術機關，可以免除重複的弊病，而政治工作亦可藉以統一起來了。

到了十六年春天，總政治部在武漢又召集各軍政治部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中除討論軍務善後會議政治工作分組會議的決議外，其餘均為戰時政治工作的案件，可算是第二次戰時政治工作會議。閉會後，武漢軍即大舉向河南北伐，政治部在河南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北伐軍深得河南民衆而大獲勝利。

自督師北伐至驅共清黨，為時剛剛一年，在這一年中的政治工作，

國民革命軍督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實

自外表看來，誠然轟轟烈烈，發動一時，對於北伐軍事的進展，不無相當的功績；但我們撇開一切的成見，細察實在的內容，則俱屬向外的過量宣傳，對於基本的士兵政治訓練，未曾定有詳細的計劃，堅苦地履行。政治工作範圍雖然擴大，實際去黨化軍隊的目的不知尚有若干遠！加以共產黨從中操縱，造成社會極大的恐慌，分散革命的力量，破壞軍令的系統，政治工作意義，反因此更加喪失了！

四 政治工作的衰落與復興

在清黨以前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共產黨幾乎占了大半，他們排斥本黨忠實同志，濫施政治部的威權，已醞釀成不可收拾的趨勢；及共產黨陰謀完全暴露，本黨實行驅共清黨，政治部自然首受其影響。十六年三月，滬甯克復，蔣總司令進駐南京，這時甯漢分裂之勢已成，武漢中央軍事委員會將總政治部改歸直轄，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委派副主任郭沫若赴上海，設立總政治部駐滬辦事處，蔣總司令以其有反革命舉動，乃令東路前敵總指揮部派兵封禁，其佈告中有云：

「總司令之設置政治部，目的在整個的國民革命軍中，統一政治訓練，團結戰士精神，使全軍將士，皆成總理之信徒，為三民主義而作戰。乃自出發以來，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傳訓練等工作，顯圖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線，分散國民革命之力量。以故軍事之進步愈速，內部之糾紛愈多，若不嚴加制止，整個的

國民革命軍，將因受蠱惑而分崩，因分崩而崩潰……」

在這短短的數語中，這時政治工作的流弊，共產黨的罪惡，已概括無遺了。總政治部駐滬辦事處封禁後，蔣總司令於四月二十六日設立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聘吳稚暉為主任，委陳銘樞劉文島為副主任，並改總政治部為總政治訓練部，但吳先生始終未到任，實際負責者為陳劉二氏。這時武漢的總政治部尚為鄧演達主持，及至七月，武漢中央議決分共，鄧演達出走，乃改委陳公博為總政治部主任，與南京總政治部遙遙對立，但實際的軍隊政治工作早已無形停頓了。

十五年八月甯漢合作，武漢總政治部隨同遷甯，至蔣總司令下野，總政治部副主任亦均離京赴滬。特別委任令成立後，桂系軍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對於軍隊中政治訓練素不了解，加以共產黨從中操縱，故益加懷疑。白崇禧取消東路前敵政治部，並提議改各級政治部為政治訓練處，總政治訓練部主任雖派陶冶公代理，不過保留一個空名，實際亦等於取消。政治部的權威已被他們蹂躪無存，經費困難，工作毫無，士兵人民，皆不信任。自有政治部以來，政治工作的衰落消沉，沒有過于這個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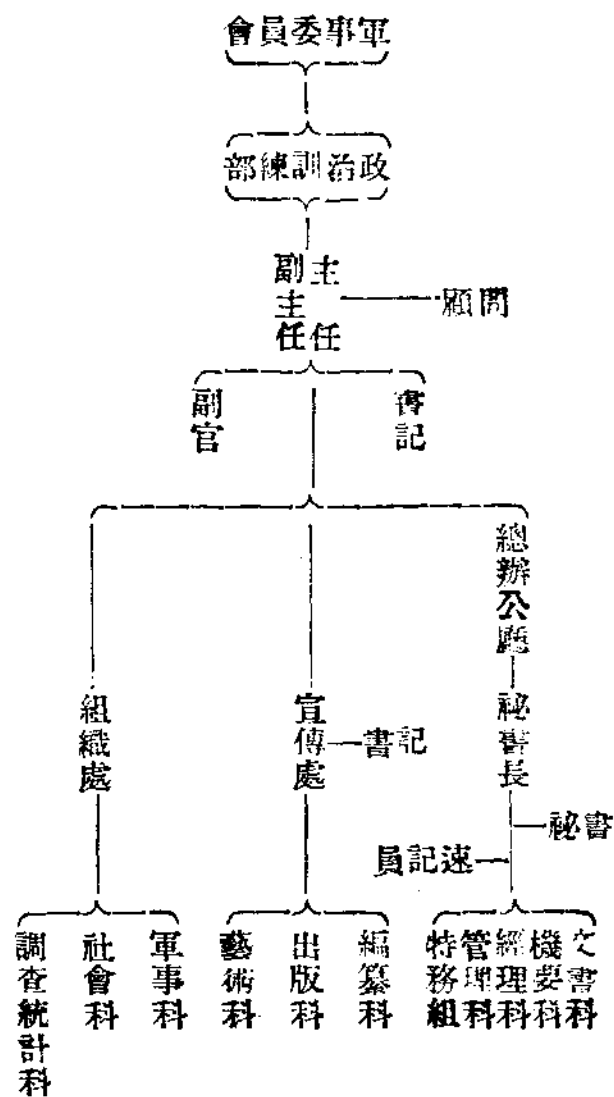
幸喜中央第四次全會決定完成北伐大計，一致敦促蔣總司令復

職，中央領導有人，一切糾紛擾亂的現象，乃漸歸於平靜整理。蔣總司令於十七年一月四日抵京繼續行施總司令職權，以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資格，呈請國府任命戴傳賢為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何思源方覺慧為副主任，又因戴主任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不能時常來京，乃特令何副主任代理主任職權。何方二主任均於三月初到部接事，時北伐準備已經完成，前敵各軍亦集中完畢，總政治部一方面整頓內容，釐定組織，恢復各級政訓機關；一方面組織宣傳大隊，從事北伐宣傳，準備北伐戰時政治工作。四月六日在徐州召集第一集團軍各軍政訓主任開聯席會議，這是北伐軍第三次戰時政治工作的會議，討論的事項中，最重要者為：

- 一、改定名稱 各軍師政治訓練機關，概改軍或師政治訓練部。
- 二、統一編制 各級政治部之組織，皆應遵照總政訓部擬定經軍委會核准之編制法，不將私自更改。
- 三、統一宣傳
- 四、經費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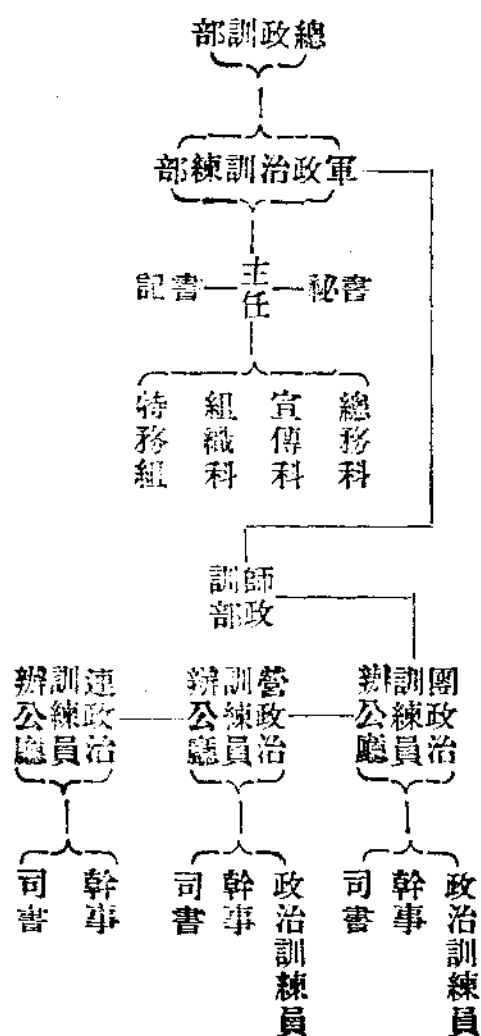
這次會議所決議的各級政訓編制及當時總政訓的組織如下：

表統系織組部訓政總(一)



(註)科之下尙分股,文書科分撰擬,收發二股,機要科分電務,保管,人事,情報四股,經理科分會計,審核,金櫃三股,管理科分庶務,交通,衛生三股及警衛,連編,纂科分編撰,徵集二股,出版科分校印,發行二股,藝術科分審查,電影,歌劇三股及青白劇社,軍事科分黨務,教育二股,社會科分指導,集合二股,調查統計科分調查,統計二股。此外尙有訓練設計委員會,國際編譯委員會,出版物審查委員會,政治工作攷查委員會,編纂戰史委員會,革命日報社,印刷所,俱直隸於總政訓部之下。不過成立者除日報社,印刷所外,僅編纂戰史委員會耳。

表統系關機訓政級各(二)



(註一)師政治訓練部與軍政治訓練部組織同
 (註二)凡獨立師團連之政治訓練組織與普通師團連之組織同

經此次會議後,政治部的編制,經費與工作方法,都得到相當的解決;政治工作人員,都整刷精神,向前努力,政治工作似又轉到復興時期。但北伐軍剛下濟南,日帝國主義實行以武力阻礙北伐軍的進展,因之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中 實

有「五三慘案」的發生,北伐軍不得已繞道前進,戰時政治工作因此更陷於困難的地位無法進行。五月初蔣總司令下令將各團營連政訓機關裁撤,繼又下令將各師政訓裁撤。所以裁撤縮小的原因,據說有二:

(一)經費困難，不能維持；(二)下級政工人員不健全，故工作未能盡善，須嚴加訓練。有了這二個原因，故不能不實行縮小或撤。對於被裁的人員，則實行考試，考取者，送入軍官學校讀書；落第者，每人發給大洋三十元，遣散回籍。前後考試共計四次，總計四次考試的結果，應試的一千六百餘人，取錄的共三百九十六人。自五月起至九月止，這五個月內，總政治同志的精力，大半用在考試政工人員，總政訓部差不多變爲現在的考試院了。

自各師團營連政訓機關裁撤後，總政訓部曾於七月廿一日召集各軍政訓部主任聯席會試，討論以後政治工作的方案，議決案雖甚關重要，但仍如徐州聯席會議決案一樣，迄無法可以實行。緣當時的政治政工，編制經費俱未確定，政府人民俱視爲可有無，毫不注意。方覺慧在聯席會議席上，曾經將徐州議決案不能實行的原因，沉痛地報告：「……在徐州所有決議，多經本部轉呈上級，迄今未奉核准，以致未能實現，就中尤以各級政訓部及本部之經費未能確定爲最感困難。至各級政訓機關之編制，本部早已依照在徐州會議之決議，擬訂草案呈送軍委會，迄今未經核定，以至組織失所依據。經費既感困難，編制又未確定，政治工作，處處發生阻礙，不能將工作之效能，盡量發覺……」這種空觀的困難情形，自徐州聯席會議時起至五中全會以前止，終未能打

破。加以政治工作人員的頹喪不振，故政治工作在戴何方時代，仍然在休息狀態中，政治部的地位仍然在風雨飄搖中，雖一時有復興的希望，但終結仍然是一個希望耳。

五中會議後，國民政府改組，設立五院，改軍事委員會，總司令部及海軍總司令部，爲參謀部，訓練總監部，軍政部，軍委會政治訓練部，則改爲政治訓練處，直隸於訓練總監部，前此一年來未經中央核准的編制經費，至現在始完全由中央重新確定。

以現在的編制與從前比較，誠然縮小不少，但編制經費既經確定，工作自可按照計劃進行。自討伐桂系後，又得周佛海處長爲之領導，重新規畫進行方案，政治工作經過了長期的黑暗，現在已發現復興的曙光，惟值此復興轉換時期，我們全體工作同志更須加倍努力！過去的勝利固然是現在勝利的基礎，過去的失敗亦是將來成功的階梯。總之歷史的一切，無論成功與失敗，皆是我們最寶貴的教訓。我們讀了這五年來政治工作的歷史，應當有深刻的反省與覺悟。現在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反帝國主義工作正在開始，各集團編遣後的軍隊，正待我們去努力政治訓練，使變爲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鞏固國防建設新中國的武力。我們應當根據過去的經驗，創立復興計劃，緊張革新精神，繼續向前努力。

北伐過程中我國與帝國主義者之交涉

堅 甌

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故北伐的對象，直接在剷除帝國主義之工具——軍閥，間接即所以驅逐帝國主義在華之憑藉，更進而謀帝國主義本身之崩潰。所以北伐的進軍，當然是帝國主義勢力的退却，北伐的勝利，當然是帝國主義的敗北。因此，帝國主義者對於本黨的北伐，始則輕蔑而加以阻撓，繼而見中國民族意識的熾烈，革命勢力的偉大，則又恐懼戰慄無所措手足，終則逞其兇暴的本能，竟直接與革命勢力相肉搏，欲藉以摧殘消滅中國之國民革命。故北伐的時期雖僅三年，而其間帝國主義者態度的變化，勢力的消長以及吾國民所受的恥辱損失，實亦中國歷史上之所僅見。今當北伐誓師紀念的日期，我們實應回溯過去的陳迹，以作我們將來努力的方向。

一 北伐誓師後反抗帝國主義者之第一聲

(反對特別關稅會議)

在民國十四年的秋季至十五年夏季，北京偽政府所開的特別關稅會議，原係根據九國華盛頓會議所訂關於中國關稅稅則條約第二條而召集。盤踞北京的軍閥顧思藉此籌得大宗收入以濟軍政各費。該會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開會至十五年四月止，分股委員會迭次討

論未及結束，而北京政局突起變化，會議無形停頓。十五年七月一日各國代表因中國政局混亂，中國代表不能出席，遂在荷使館集議，決定暫行停會，俟中國代表能出席時，再行繼續會議。嗣後北京偽政府實行國務院攝行大總統的辦法，乃於七月十四日派蔡廷幹等為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希望重開會議。是時國民政府已任蔣總司令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指揮各軍進行北伐，國民政府外交部遂於十五年七月十四日，致書法日英美比和葡義各國領事，反對關稅會議之重開。其抗議文如左：

逕啓者查特別關稅會議，近因中國代表星散，本已停會，但現接獲報，謂吳佩孚張作霖代表表現正與美國及其他外國代表磋商，即行恢復會議。敝政府用特提出抗議，並懇

閣下代為轉達

貴國駐京公使

敝政府反對此項會議，且自始即反對此項會議。蓋其所議事項，非有能代表中國國民及為中國國民說話作事之中央政府，不能於會議場中，與美國及其他有關係各國之正式代表商議之。蓋之段祺瑞政府其非此種政府早為世所公認。至於吳張之走狗，苟

合衆等國政策，仍能顧及政治實際，及國際道德與禮儀者，則其不能以近世式政府視之，而與之會議交涉也，更爲顯然。

現在北京滑稽政府，乃成於兩大中古式軍閥及一羣舊官僚政客之手。志在攫取將來關稅，關稅問題定後所能施捨之餘惠，及承受合衆等國爲維持與民族主義的中國之重要利益兩相衝突之現狀計，所能給予之借款，蓋已昭然若揭，恐無人盲瞽而至毫無所見如是其甚也。

支給關款與吳佩孚張作霖，其義何居。質言之，不外美國及其他關係各國將藉英人管治下之統一的中國海關以爲工具：(一)以攫取中國全土之關稅授諸竊踞一隅，苟延旦夕之二豎，而供其揮霍，(二)將協助此等軍閥繼續釀成內亂，以攻擊國民軍與廣州政府，而使武力主義，得以橫行於中國。蓋國民軍與國民政府乃促進中國進步之左右手，而爲中國民族主義之思想與活動之中心。由是供給關款與吳張，猶有更深意義焉。即美國及其他有關係各國，將提取廣州增加之關稅送交張勳吳秀才，俾益能善戰，以撲滅中國民族解放之思想與運動。

抑猶有進者，國民政府對於吳張代表以已允許之附加稅作抵，訂借任何借款，將概不承認。余尤須警告美國及其他有關係各國，中國之實行否認此項借款也，或且爲情勢之所驅，不難擴充其義，進而否認從前一切借款，凡有利於反動派及軍閥官僚之剽竊者，意

中事也。

四二

抗議書去後，各帝國主義者迄無明確的答覆。蓋其心目中，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始終仇視，千方百計加以阻撓。關稅特別會議，如能開成，一方面既可藉此束縛中國的關稅自主，他方面又可將增收的稅款，交與其走狗軍閥，以消滅革命勢力的基礎，此事關係國家獨立，民族生存，至爲重大。所以國民政府，乃提出嚴重抗議，根本否認。而帝國主義對於此項抗議，迄未表示明確的態度，亦自當然。

國民政府鑒於帝國主義者之別有用心，於是在八月三日，又發表反對重開關稅會議之宣言如左：

中國關稅十八年來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稅率由於協定關權操之外人，遂致門戶洞開，外貨侵入國內產業不能與之競爭，而日就衰敗，輸入額永遠超過輸出額，且逐年加甚，物資缺乏，民生凋敝，關稅之不能自主，其流毒竟至此極。近年以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壓迫，大甚漸知起與相抗，尤以五卅運動爲最強烈，而普通帝國主義者見而驚心，知純恃武力之不能鎮壓，不得不別求緩和之法。於是數年前經華府會議決定之關稅會議，乃能於去年十月實行召集開會。其時掌握北京政權者適爲賣國賊之段政府，本黨知此會之開在列強不過欲藉以示惠，在段政府亦非真能爲人民謀利益，故於其開會之初，即宣言北京政府不可信賴，即使其初所提條件不背人民公意，亦難保不虎頭蛇尾，以爭回自主權始而以

犧牲自主權終今果不幸言中會議未終段氏出走吳張繼起竊據政權各國關稅代表乘此時機紛紛出京欲推翻一切成議仍照華會所議決祇允增徵二五附加稅吳張迫於財政困難亟與各方接洽欲圖重開關會且欲遷就讓步承認只解決二五附加稅難以此項附加稅抵借鉅款以資其擴張武力壓抑革命之用查二五附加稅實行每年所增收不過三千餘萬除以一部分挪作軍費及償還擔保之外債外所餘能有幾何斷不足與裁厘損失之數相抵而關稅自主又以裁厘為條件故承認增徵二五附加稅則不啻將全國各階級人民所迫切要求之關稅自主永遠斷送且稅率一般提高無伸縮之自由徒增人民負擔而絕不能收保護產業之效本政府為保障人民全體利益計對於吳張此種賣國之舉絕不能予以承認尤望全國人民急起反對而益加努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運動庶本黨主張之關稅自主終有實現之一日除由外交部向列強提出抗議外謹此宣言惟國民察諸國民政府委員會自此宣言發表後，國民政府反對重開關稅會議的主張，遂為世人所共知。嗣後國民革命勢力，飛躍進展，各國亦不敢取積極態度，關稅特別會，也就無形消滅了。

二 帝國主義者之退却與漢潯鎮租界之收回

國民革命軍自誓師北伐後，節節勝利，不數月即底定湘鄂，於十五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實

年十月攻下武昌，於是會師武漢的計劃竟得實現。在軍事進展中，革命軍的軍容之盛，紀律之良，人民擁護的熱烈，已足使帝國主義者恐懼。加以武昌既定之後，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已奄有數省之大，而人民對於革命的認識，更加深刻，革命的高潮，竟至瀰漫了全國。帝國主義者遂又不得不戰慄而無所措手足。

十五年冬，國民政府由粵遷鄂，據武昌形勝中心之地以指揮北伐。民氣激昂，更倍往，昔於是乃有漢口之「一三」事件發生。在十七年一月三日因民衆慶祝北伐勝利及政府遷鄂，是日下午有軍官學校學生，在海關附近（與英租界毗連）講演，民衆聚聽者頗多。英國水兵登陸，欲加干涉，激怒羣衆，遂與衝突。其結果民衆方面，傷五人，內重傷兩人。英兵方面傷五人。民衆與英兵相持，至晚民衆愈聚愈多，形勢更形緊張。外交部長陳友仁乃召英總領事至外交部，告以英人苟不檢束，則民衆將使英租界成爲無價值之物，並令其從速撤退水兵。四日早英水兵盡數撤退。江邊由少數華兵與警察維持。惟民衆擁入租界者爲數愈多。英工部局亦不能維持秩序。英總領事請求外部派兵入租界保護。當晚由衛戍司令部派兵入界。五日英租界巡捕及其公務人員已逃避一空，租界頓呈混亂狀態。勢非即時成立管理機關不可。是晚由臨時聯席會議決議，組織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主持英租界一切公安市政事宜。並由外交部佈告外人安心營業，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至六日秩序乃完全恢復。漢口秩序恢復未久，於一月六日又有九江事件發生。因是日九江

英國水兵與碼頭工人衝突，傷碼頭工人二人，民衆憤激，英砲艦復鳴空砲二響示威。愈加激起民衆忿怒，風潮遂至擴大。英領事及其他官吏無法維持秩序，相率逃避他去。於是九江英租界遂歸中國管理。

漢口事件既起，駐北京英公使，遣其參贊阿馬利來漢交涉。阿馬利最初要求退回英租界，經外交部拒絕。而國民政府亦於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大意謂國民政府之意見以爲欲脫離外人帝國主義之羈絆，初不須與列強從事武力之戰爭，深望以談判及協議之手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解決中國與列強間一切問題。國民政府權力之展至英租界，初非純粹由於中國軍隊得英當局之允許入駐租界也。此外尚有重大原因焉：一因英人擅召水兵上陸，其引起衝突，致中國愛國志士之流血，乃必然之結果。二因英人對於當時之情形發生無謂之恐怖，以致英工部局自行放棄其職權，國民政府以不得不組織委員會以處理租界之行政云云。此次宣言，已將國民政府對於漢案之態度，公布於世。故嗣經雙方議定，此次交涉以現有之新狀況爲根據，不得以從前之狀況爲根據。換言之，即以國民政府因三日事變發生實行管理英租界爲根據，繼續進行磋商，前後凡十六次。乃於二月十九日簽定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協定，其內容如左：

英國當局按照土地章程召集納稅人會於三月一日開會，屆時英國市政機關即行解散，而租界區域內之行政事宜，將由華人之新市政機關接收辦理。在華人之新市政機關於三月十五日接收以

前，租界內之警察工務及衛生事宜由主管之中國當局辦理。

英國工部局一經解散，國民政府即當依據現有「特別區」市政辦法組織一特別中國市政機關，按照章程管理租界區域。此項章程由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通知英國公使在漢口租界合併爲一區域之辦法未經磋商決定以前，此項章程繼續有效。

此項協定成立後，國民政府於三月十五日，設立新市政機關。以管理漢口前英租界。由國民政府參酌漢口第一特別區管法制定管理規則，設市政局，由外交部呈准國民政府選派局長，並設董事會，以局長爲董事長。另加中國董事三人，英國董事三人，以管理市政事宜。於是漢口英租界遂由此而正式收回。

漢案解決辦法既經確定，漢案當然可照辦。二十日外交部長陳友仁即與英代表簽定關於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協定。雙方認可漢口英租界協定辦法適用於九江英租界。但因漢案初起時，有少數不良軍隊，對於英商略有搶劫，於是協定中乃有賠償損失之要求。嗣經繼續磋商，乃由英代表阿馬利來函正式聲明英國政府決定將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並自三月十五日將九江租界區域行政事宜，無條件的移交國民政府辦理。

在此漢口英租界收回期中，尚有一件應注意的事，就是廬山牯嶺公事房的接收。牯嶺外人避暑地，本係前清時代有英人李德立者與該地土豪劣紳勾結，藉其譯名類似華人姓氏，朦混官廳，私相租借，原屬私

人租借的性質。因從前官廳放任不加干涉。於是該地外人乃組織機關，名為帖嶺公事房，設置巡捕，維持公安，並辦理衛生運輸一切事宜。儼若租界。該公事房並設有董事會，一切事務秉承漢口領事團辦理。這就是帖嶺公事房的由來。至十六年三月間，漢漢英租界既相繼收回，帖嶺公事房董事會自知此項機關難以存在，函請廬山警署收回。至七月十六日始正式接收，該公事房於是撤消。設立管理帖嶺特別區臨時辦事處，主持該區一切公務。嗣後英領事曾提出抗議，但經外交部指令江西交涉員駁復不理。

民國十六年三月間，國民革命軍佔領江浙，克復蘇常。時鎮江尚有直魯殘軍希圖頑抗，情形緊張，外人惴惴。駐鎮英領有派英國水兵登岸，保護租界之議，後經交涉而未果。三月二十三日革命軍大隊抵鎮，直魯殘軍聞風退却。該地市民擬於二十四日舉行慶祝大會游行。即日上午十一時英領懷雅特致函交涉署，聲明擬於是日午十二時將租界內巡捕崗位全撤。一切均由警廳廳長遴選警弁暨商團團員接崗維持，以期相安。並函致商會查照。屆時沈交涉員即會同警察廳長丹徒縣長商會會長商團長率同警隊團員前往租界接崗。至六月十八日鎮江市公安局將租界內之第五區署改為特別區署，前英租界工部局遂無形取消。鎮江英界遂於是收回。

鎮江英界的警權，既經收回。鎮江英領事亦於五月二十日奉駐北京英公使令暫行取消。英領事於臨行時，與沈交涉員晤談，表示鎮江租

界，英政府極願交還，僅時遲早問題。且租界範圍狹小，洋商無多，不致有何重要事件磋商。惟界內電燈自來水係外商合股經營，價值約六萬元之譜。將來最好由華商備價收回，至界內公家財產應俟兩國政府雙方妥議辦法處置云云。至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乃由外交部指令江蘇交涉員通知英領實行接收鎮江英租界。

以上三地租界的收回，在整個的革命目的上說，本算不得多大的成績，但是我們試看當時帝國主義者倉皇無措的情形，就可知中國民族革命勢力的偉大，中國民族意識的堅強，的確為帝國主義所認識了。

三 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革命之初步

自漢、滬、鎮等地的英租界收回以後，中國的革命勢力愈加進展。帝國主義者深知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他們的不合正義的特權與利益，必且不保。於是乃施其最後手段的砲艦政策，實行壓迫中國的革命。

在十七年一月間英國竟徵調本國及印度的大批軍隊來華，以上海為集中之地。各帝國主義國家亦相繼增兵至滬。坦克車毒瓦斯等最新武器亦隨帶大批來華。總計當時駐滬外兵，不下二萬餘人。各帝國主義國家，復派遣大隊戰艦，駛往長江一帶。即以漢口一埠而論，各帝國主義者的軍艦之數，竟達三十餘艘之多。尤以英國的無畏巡洋戰艦二艘，時立江間，更足為白色恐怖的象徵。帝國主義者既已完整了壓迫中國革命的準備，於是始則有甯案發生，繼則有漢口四三慘案。這些事件都

是帝國主義藉端壓迫中國革命的表現。

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的時候，共產黨意圖破壞國民革命，竟煽動少數軍隊，復雜以奉魯敗潰的散兵，對於在甯英美日等國領事館及英美法日義等國的僑民，加以侵害。英美停泊南京江面的砲艦，竟向城內薩家灣等處開砲，對於吾國人民生命物質上加以損害。其損害的程度，竟數倍於外僑之受者。這就是所謂甯案的大概情形。

自甯案發生後，各帝國主義者竟大事反動宣傳，毀毀國民政府，而以日本英國爲尤甚。最可恨者竟將中國革命，比爲義和團的暴動。當時各帝國主義遂提出：（一）懲辦此案的負責者。（二）書面道歉。（三）賠償三項要求。此案既牽涉有五國之多，於是遷延不決者，幾且一年。至民國十七年二月，始陸續英美法義等國開始談判。談判的結果，中國方面承認懲兇，賠償，道歉。而在帝國主義方面，對於當日開砲一事，則認當日的砲火，係不得已的「保護砲」，只聲明「深爲抱憾」而已。

自甯案發生後，繼之則有漢口的四三慘案。十六年四月三日，有日本人乘人力車，不付車資，車夫遂與之爭論，該日人竟敢毆打車夫，傷至垂危。在革命怒潮，正當高漲的時候，此種兇暴不法的舉動，當然爲中國民衆所不能容。當時傍觀的羣衆，咸抱不平，至晚愈聚愈多，擁至日租界界口。乃日帝國主義者竟召集日本水兵，埋伏於該地，日本人俱樂部樓，用機關鎗向中國羣衆掃射。彼時中國羣衆皆空手赤拳，無可抵抗。於

是傷亡多人，枕藉道傍。日兵既鎗殺華人，同時復在日租界四圍，滿佈鐵網沙包，如臨大敵。嚴禁華人出入。即在日租界的華人住戶，亦大被搜檢，限制自由。當時日帝國主義者的兇殘，實在不可嚮邇。不幸當時武漢政府爲共產黨所挾持，日惟陰謀篡奪本黨，抵抗南京。對於慘案，毫無辦法。只得視顏伴稱「革命的退却」，以欺騙民衆。日人審知此種內幕，態度竟異常頑強。於是因慘案而傷亡的民衆，竟作了無結果的犧牲。

由上述兩案的經過情形看起來，可知帝國主義者已不顧一切，準備用砲艦政策來壓迫中國的國民革命了。

四 蘇俄在廣東的搗亂與撤消蘇俄領館

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時，廣州共產黨徒探悉粵省軍隊出防各屬，乘廣州市內部空虛機會，糾集赤化的農工，勾結一部分不肖的軍隊，突起竊據省垣，霸佔財政民政機關，圍困河北各軍部各警區，即日設立蘇維埃政府。派出共產黨徒，焚殺劫掠，先由長堤中央銀行起火，蔓延焚燒兩日夜。民居商店被燬害者，不計其數。民衆稍與抵抗，即被槍殺。全市騷然，莫敢誰何。幸而粵省各軍旋師回省靖亂，經三日而亂平。然民衆損失，已屬不貲。此次事變，究其原因，實由於共產黨徒藉在粵蘇俄領館及國營商業機關，爲發給指揮之地。其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各省的俄領事館及國營商業機關，亦恆爲宣傳赤化，藏匿共黨的魔窟。若不根本剷除，則中國的共亂，將永無已時。所以國民政府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明

令將駐在各省之各省的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領事，一律撤消承認。所有各省的蘇俄國營商業機關，一併勒令停業。其令文如左：

查國民政府統治下各省之蘇俄領事館，及其國營商業機關，恆爲宣傳赤化藏匿共黨之所。本政府迭據報告，早有所聞。徒以顧念邦交，未即深究。本月十一日廣東事變驟起，共黨佔領省垣，斷絕交通，焚掠全市，肆行殺戮，究厥原因，皆因共產黨藉蘇俄領事館及其國營商業機關爲發縱指示之地，遂致釀成劇變，勢若燎原。即其他各省地方，亦不無暴發之慮。本政府爲維持治安，預防蔓延起見，勢難再事姑容，以貽黨國無窮之禍。應即將駐在各省之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領事，一律撤消承認。所有各省之蘇俄國營商業機關，應一併勒令停止營業，以杜亂源，而使澈究。着由外交部督率所屬並會同主管機關妥慎辦理具報此令。

於是中國與蘇俄的國交，至此已完全斷絕。而赤色的帝國主義者也就無所施其技倆了。

五 日帝國主義者破壞中國革命的暴行

對於中國革命成功，最感不利益的，首先要算日本，而對於中國革命的進展，敢於不顧一切公然破壞的，也要首推日本。所以在北伐將要成功的時節，竟有中國歷史上未曾有的奇恥大辱的濟南慘案發生。

民國十六年五月間，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後，渡江北伐，逼近魯境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實

的時候，日本政府突有出兵山東之舉。國民政府外交部以日本此種舉動實屬侵害我國領土主權，曾提出抗議。未久而撤兵。迨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日本又有出兵山東之議。外交部長黃郛立即提出抗議，請日本政府迅將所擬派赴山東的軍隊，一律停止出發。而日本竟置若罔聞。藉口於自衛措置，從本國派出兵士約五千名之一部隊，分駐青島，以及膠濟鐵道沿線。於該部隊未經到達以前，暫將駐屯華北軍中三個中隊派往濟南。迨及日本僑民保護上，實認爲無派遣軍隊之必要時，派遣軍隊行從速撤退。這是駐滬日本總領事轉達日本政府出兵山東聲明書的主旨。外交部接此項聲明書後，認爲日本此舉明犯我主權，於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再度嚴重抗議，仍未發生效力。而濟南終有日本軍隊駐紮。日本出兵山東，表面藉口保護僑民，實則一方面欲阻撓北伐，破壞中國的革命，一方面欲援助其忠實走狗張宗昌褚玉璞等直魯軍閥。所以敢於不顧國際信義，違背國際公法，侵犯我國主權，出兵我國內地，肆無忌憚，爲所欲爲。由此我們就可知濟南的慘案，原是日帝國主義預定的計劃了。

國民革命軍於五月一日克復濟南，三日上午在濟日兵無理啓釁，對我駐軍及民衆肆意射擊，當由蔣總司令嚴令我軍離開日兵所佔區域附近，並令高級軍官馳往日軍司令部，磋商防止衝突辦法，乃迭遭侮辱，迄無效果。日軍並以機關鎗四出掃射，又屢屢開砲轟擊公署民房，派兵侵入交涉公署，將特派山東交涉員蔡公時與在部職員十餘人一同

鎗殺並將蔡交涉員刺目割鼻，狂逞獸行。外交部長辦公處亦遭有組織的射擊與搜索。中國兵士人民死傷約計一萬一千〇六十二名，其中有我後方病院的傷兵七百人亦全遭殺戮。至於金錢損失，不可統計。並侵入我軍駐地，勒逼繳械。奇恥慘痛，孰過於此。我軍亦隱忍不與抵抗。三日晚十一時當我高級軍官與日本黑田參謀長商議善後之時，日軍竟放炮五次，並派兵毀我無線電台攻破城池。四日日軍所佔區域附近，無一華兵。尤復不斷射擊。交通阻隔，全城廢業。

濟案發生後，外交部長黃郛即根據事實，照會日本田中外務大臣向日本政府抗議。請即電令在濟日兵先行停止槍砲射擊的暴行，並立即撤退蹂躪公法破壞條約的駐兵，一切問題概由正當手續解決，並聲明保留所有應行提出之要求。而日本政府毫不悔禍，並且增派第三師團前往山東，橫斷津浦路線，阻隔交通，使國民革命軍不能照原定進兵計劃進行。但國民革命仍奮鬥不已，卒將直魯軍掃除，完成北伐，這就真非日人預料所及了。

自十七年五月三日以後，日軍盤踞膠濟一帶扣留津浦車輛，阻撓交通，強佔膠濟路二十里內行政機關，干涉我內政，蹂躪魯省同胞，竟亘一年之久。至今年五月始行將此問題解決，日本軍隊亦撤回本國去了。

濟南慘案，是在北伐過程中的一件最悲痛的恥辱。此仇不報，中國民族，可以無須求自由平等，此恥不雪，國民革命，永遠不能算是成功。

六 國民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言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四月十六日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八月十三日外交部乃代表國民政府宣言，為國民政府建都後廢約及改約之正式表示。其宣言如左：

國民政府秉承孫總理遺訓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約為職責此項宗旨迭示中外現在各方請求廢約之函電頻來具徵我國民回復國權之熱望本部長茲代表國民政府鄭重宣言凡經前北京政府與各國所訂各不平等條約現今再無存在之理由當由國民政府以正當之手續概予廢除至此等條約中規定修改期限而已期滿者更應即予終止由國民政府與關係各國分別改訂新約嗣後任何條件協定非經國民政府締結概不發生效力特此宣言

是年十一月二日，外交部又有關於條約之宣言，其文如左：

國民政府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約為職責迭經宣示中外本部長茲代表國民政府特再鄭重宣言一凡從前北京政府與各國所訂各種不平等條約現今再無存在之理由當由國民政府以正當之手續概予廢除此等條約中規定修改期限而現已滿期者更應即予終止由國民政府與各國分別改訂新約二各種條約協定非經國民政府締結概不發生效力特此

宣言

至十七年夏北伐告成之時，國民政府，乃於六月十五日發表對外宣言，要求友邦諒解吾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決心，及另訂新約之願望。其意旨大略與前述二宣言相同，茲不再錄。

七 結論

由上所述，我們知道國民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者亦深知中國國民革命成功，即為其自身滅亡之兆。同時我們又知道對付帝國主義的方法，必須取攻勢的態度，不可採退讓的妥協。當此北伐

國民革命軍中之叛逆

——桂系軍閥之起源及其覆滅——

一 引言

革命的意義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利己的作用是反革命的，不是革命的。所以我們要區別社會上那些人是真革命，那些人是假革命，那些人是反革命，祇須看這一個人加入革命的動機是怎麼樣，一定不會差錯。在過去，本黨以內，混雜了不少的投機的假革命份子，他們祇因為在某一個時期，感覺得革命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一致，就欣然為革命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實

成功，消滅了革命的第一個對象——軍閥，進而謀進攻第二個對象——帝國主義的時期，我們要預想今後吾人與帝國主義鬥爭的激烈與夫帝國主義者壓迫吾人的頑強，必將數倍於往昔。我們不能攻破這個頑強的第三對象，我們永遠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國民革命也永遠不會成功。我們要取攻勢的態度，就必須要有攻勢的準備。要貫徹最後的目的，就必須要完成貫徹的條件。在北伐誓師的當時，我們曾經預定三年的時期，打倒軍閥，在今日北伐誓師的紀念日，我們也須預定三年的期間，打倒帝國主義！

竹 聖

努力在某一個時期，他個人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衝突，就馬上揭開革命的假面具，站到反革命的一方面去了。遠者不說，最近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之叛黨，就是一個事實的證明。但桂系是已經倒了，而革命的過程中，却因此着了一條傷痕，青白的革命史上，也因此染上了一點污跡。我們看了這一條傷痕和這一點污跡，就要嚴緊整飭着現在，提防着將來，永遠不再有同樣的傷痕和污跡發生，那就是莫大之幸了。現在把桂系軍閥叛黨的始末寫出來，請大家認識：（一）假革命者終必要反革命；（二）反革命者決沒有與革命者爭生存的可能。

四九

二 北伐以前之桂系

桂系的代表人物李宗仁，曾在林虎部下充任下級軍官，十二年，總理東征，他才投機而入本黨。十三年與黃紹雄夤緣得率師回桂，與沈鴻英等聯合攻擊陸榮廷。同年七月李自稱定桂討賊聯軍總指揮，發電請陸榮廷下野。到十月陸榮廷失敗離桂，與沈鴻英、黃紹雄等在潯州會議廣西善後辦法，實際就是分配廣西地盤。十一月由黃紹雄奔走的結果，政府才任命李宗仁爲廣西全省綏靖督辦，黃紹雄爲會辦，付以收束廣西軍事之責任。自此以後，攘奪無定的廣西政權，就完全被李黃抓住。十四年沈鴻英與湖南趙恆惕相勾結，引湘軍葉琪入擾廣西，圖奪政權，李黃聯合李濟深將沈驅逐至湘粵邊界，繼而唐繼堯因劉震寰之勾引，分兵兩路入桂，李黃又和范石生合力擊退之，廣西從此才統一於李黃。後來飛揚跋扈，叛黨賣國，也就在此時植了根基。楊劉肅清以後，國民政府就於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同時廣東省政府也遵照新法令組織成立，而李黃等仍以督辦名義行使職權，維持他那督軍兼省長的局面。八月許崇智通電解除粵軍總司令職，將軍權交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滇軍總司令朱培德，攻鄂軍總司令程潛等，都有同樣的通電，而李黃則不見有一字表示。十五年三月，國民政府通過兩粵統一案：（一）廣西政府受國民政府命令，處理全省政務；（二）廣西軍隊，全部改編爲國民革命軍；（三）兩粵財政受國民政府指導監督。看

了這個議案，就可以決定以前的廣西的軍民財政，名義上雖然隸屬於國民政府，實際上都是由李黃自由處理，並沒有接受過國民政府命令軍閥的行爲，自始已然後來不過照此加倍放大罷了。這次的議案，總算生了效力，於是李宗仁就由督辦一變而爲第七軍長，黃紹雄也就由會辦一變而爲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濟深原係粵軍第一師長，十五年兩廣軍隊改編，就被任爲第四軍長，兼軍委會總參謀長，總司令部成立，又兼任總司令部總參謀長。迨北伐軍向湘贛出發，李濟深遂以總參謀長留守廣東。這就是桂系割據兩廣之始。

三 兩年來桂系軍閥的行動

自北伐軍底定長江，奠都南京而後，桂系軍人，就一天天的專橫跋扈起來，追蹤北洋軍閥的後塵，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重瀝其封建割據的迷夢。倡言西征，利用特別委員會破壞四中全會，這是他們叛黨的開端；憑藉政治分會，把持兩湖兩廣的軍民財政，視中央若無視，這是他們叛黨的計劃成熟時期；在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居然露出獠牙的眞面目，無故稱兵，一顯其軍閥的好身手，這是他們叛黨的實行時期。綜其兩年來的一切行動，無一不是借革命之名，而行反革命之實。現在分條的記述如下：

（一）四中全會前後的舉措 十六年七月，津浦路戰事，因王天培退縮而致失敗，孫逆傳芳節節南逼，此時蔣總司令以一人撐持東南危

局，艱難萬分，而李宗仁袖手旁觀，養寇自重。長江上游，秣馬厲兵，大唱東征，李宗仁又藉甯漢之名，上下奔走，欲結外援以厚實力，蔣總司令竟因此憤而辭職。總司令八月下野，李濟深就於九月初通電主張甯漢政府，同時廢除另組第三政府，而李宗仁遂進一步勾結腐化份子，組織特別委員會，以便操縱一切。白崇禧更以一人而把持軍事委員會，祇要非本系的軍隊，不是藉名解散，就是不給軍餉，使其自生自滅。後來長江上游表示反對特委員，李白以為和自己的利害衝突，就一反向日拉攏的計劃，利用在掌握的特委員和軍委員，下令西征，以圖奪取武漢的地盤。當時黨中先進都主張開四中全會，解決黨內一切糾紛，而李白又以爲四中全會開成，黨的系统恢復，決不能如特委會那樣馴服，聽其支配，就假藉口實，竭力破壞，以便維持獨斷的局面。李濟深黃紹竑自然和李宗仁一鼻孔出氣，凡反對特委會的人，都盡力排斥。四中全會以後，蔣總司令復職，黨內同志都欣欣然有喜色，爲北伐軍事前途慶幸，而白崇禧偏通電以出處相阻難，司馬昭之心，不問可知。

(二)到武漢以後的反動言行 本黨所奉爲革命最高原則的三民主義，是有整個性的，決不能支離滅裂，任意去取。因爲三民主義分開來雖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個部分，實在還是在一個基礎上面，這個基礎就是救國主義。所以依中國現在環境而論，必須同時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不可勉強的分出緩急先後的次序。辛亥革命失敗，就在同志間沒有爲整個三民主義而革命的良心，僅此祇認識了一個民

族主義，而且因知識淺薄的原故，連民族主義的真意義也沒有認識清楚。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等，明知覆轍在前，還要故意的割裂而且曲解三民主義以自遂其私。他們自得武漢地盤以後，和兩廣連成了一氣，反動的陰謀日亟，反動的言論也就隨之衝口而出，毫無忌憚。於是曾經做豬仔議員參加曹錕賄選的王季文，遂爲他的入幕之賓，當作桂系的理論家，使之主持武漢中山日報，妄發謬論：

「……國民黨之救國策略，乃結合善良而有志之士的階級，使善良之農工商階級服從之，以成爲黨治之秩序，再進而由治者階級施以民治教育，而使中國進於普遍的民治而與世界謀大同。」

「……共產黨人提倡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我們應有區別而接受的，因爲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裏面，却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共產主義。」

看了這兩段話，不知道他把中國國民黨解成了一個甚麼樣的怪物。物以類聚，李宗仁受了他涵濡，也就怪論百出。他在武漢歷次的演講：「民族爲一切根基，民族主義不實現，不能講民權，民權主義不實現，不能講民生。」……國民黨無農工婦女青年運動，無打倒土豪劣紳口號，講農工婦女青年運動，和喊打倒土豪劣紳口號的，都是共產黨……「……全世界祇有兩種國家，一是共產主義國家，一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既反共，自應走資本主義國家的路……」他這樣的論調，不但

是不知道有 總理的遺教，和本黨的一切政策與政綱，而且已經完全走上了反革命黨道路，明白的向本黨宣戰了。而李濟深、白崇禧則更進一層，一齊實行起來。去年夏初，李濟深因為想結歡於英帝國主義者，不把沙基慘案紀念碑毀掉，並且將街頭巷尾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通同洗去；親自到天字碼頭歡迎港督金文泰，實行他口中的中英親善，却忘記了中國唯一的敵人英帝國主義者。這樣的恭順，自然也博得金文泰的一番獎勵：『中國之統一，完全是一個幻想，』『我們目前祇有幫助李將軍發展其區域政府，』這就是中英親善的絕大報酬。去年八月十八日，白崇禧在北平的時候，曾經這樣的說：『查容共時期之民衆運動，曾經四次全會議決停止有案，迄今未有變更，……二三黨部人員，集合工人，成立種種工會，煽動階級鬥爭。』請平津衛戍司令解散各工會，並且還想逮捕中央所派的黨部工作人員，他祇記得四中全會的決議案，他却抹煞了規定各級黨部組織民訓會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明文。好一個桂系軍閥，這就是他們所信奉的三民主義，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國民黨。

(三) 評陷忠實同志 凡是本黨的同志，都應該服膺三民主義，站在黨與革命的立場上，去努力完成國民革命，決不能因個人利害的關係，離開了黨，離開了革命，自分派別，陷害同志，以扶植一系的勢力。而桂系軍閥不知有黨，更何論乎同志？祇要你妨礙他一系列的發展，必借名排去而後安。李宗仁的大爪牙胡宗鐸、陶鈞，在武漢屠殺青年，尤其慘

無人道。他曾明白的說：『甯可誤殺三千國民黨員，不可脫漏半個共產黨。』存心殘酷，溢於言表，可知桂系的叛黨，是夙具的決心。

(四) 割據地盤，把持財政 豢養大量的軍隊，作為割據地盤，把持財政的工具，這是十餘年來國內封建軍閥莫大的罪惡。而桂系軍閥掛上革命的招牌，陰行軍閥的勾當，尤其令人痛心。北伐以後，李濟深取得兩廣政治分會主席，西征以後，李宗仁取得兩湖政分會主席及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實行兩湖兩廣大結合，承襲封建的衣鉢，絕緣於中央。凡在他們勢力所及之地，中央政令完全不能達到，儼然另外成了一個獨立國家。軍隊固然自由行動，不服中央調遣；財政及一切稅收機關，更是抓在手中，不但截留應呈繳的國稅，還須向中央強索協款。五中全會討論政治分會撤消問題，全體委員差不多有五分之四同意，祇有李濟深表示：『政分會可以補助中央耳目之不週，不會形成割據。各主席又皆得中央極端之信任，……以深惡痛絕之軍閥而打倒之，會不旋踵，又復身自割據，縱不畏人之起而打倒，亦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人雖至愚，決不至此。』藉以遮人耳目，自飾其短。等到明白規定了撤消的日期，二李又偏以『政分會處理事務，一時不易結束，』呈請緩撤，以便延長其割據的壽命。十七年夏，財政部召集財政會議時，廣州政分會的代表李民欣大放厥詞的說，自民十三以來，總理在廣東掘下了許多陷阱，……結末一句話，便是廣東財政要獨立一年，武漢政分會代表白志鯤，立刻就如洛鐘東應的附和着。然而同時廣州政分會決議『每月由粵接濟

四集團軍餉若干萬」不知何以自圓其說以污蔑 總理而把持財政

這是誰也不敢做的罷？這是陳炯明以後的第一人！

(五)濫用職權，蔑視中央 政治分會本來是未統一時臨時維持地方政治的機關。十六年四月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政治分會不能指導省黨部」五中全會也會明白的規定「各地政治分會不得發布命令，任免官吏」這就很可能可以看出政分會的性質和其職權的範圍。而桂系自恃有強大的武力，竟敢目無中央，不顧一切的亂幹。現在把武漢和廣州兩個政分會抵觸中央法令，濫用職權的事，擇要分述如下：

十七年五月武漢政分會下令監視湘省主席程潛，宣布罪狀：「……跋扈飛揚，擅作威福……倘仍任其掌握政權，兼治軍旅，勢必形成割據……」西征以來，把持財政，並不公佈用途，近更不奉中央意旨，欲圖盤據湘中，造成個人勢力……必將形成個人勢力，與軍閥無異！」

五月廣州市黨部第二屆執行委員發生糾紛，經政分會派員查辦，旋由查辦委員根據調查事實呈覆，政分會提出議決，各予警告。

六月廣州政分會議決，委李濟深徐景棠等為粵省府委員。

七月李宗仁令胡宗鐸圍繳四十四軍槍械，武漢政分會決定限制現金出口辦法。

九月武漢政分會因為要問瞭湘省黨員登記情形及成分，以憑考查起見，特函湘省指委會，將各地黨員登記狀況，於登記完畢時，即

國民革命軍督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史實

予造報。

省政府主席委員，不經中央決定，而可以由政分自由任免；國家軍隊，而可以由地方武人任意繳械；這不是飛揚跋扈，擅作威福，為軍閥之尤者嗎？他們簡直與中央成了敵體了。政治分會可以命令查辦黨部委員，可以考查黨員登記，這不知道是以黨治國，還是以政治黨？口口聲聲說人家與軍閥無異，這樣濫用職權，蔑視中央，更不知道他們是些甚麼東西？叛逆之心，真不堪問！

(六)最後的醜惡面目 李白等以前雖然暴戾專橫，還想遮遮掩掩，避去軍閥之名，不敢積極作反抗中央的運動。自從編遣會議閉幕而後，他們知道編遣會的決議案就是宣布了他們的死刑，實行起來，兩湖兩廣的小皇帝固然作不成，連固有的地盤也保不牢了。於是才赤裸裸的把軍閥最後的醜惡面目顯露出來，公開的作反叛行動。第一步先由武漢政分會命令改組湘省政府，罷免魯滌平一切職務，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進一步就驅逐不為己用的十八師（師長魯滌平）和五十師（師長譚道源）的部隊，剪除後患。等到中央下令撤消政分會，處分政分會委員以後，逕遛上海的李宗仁就嗾使胡宗鐸等調兵遣將，把軍隊向長江下游移動，積極與中央備戰，盤據平津的白崇禧，也就潛行南下，跑到廣西主持軍事。桂系叛黨叛國的陰謀，遂大白於天下。平時藉桂系勢力以自重的無聊政客，事先幫他們曲意辯護，到這時候，也只好變音藉舌，裝雙賣陸了。

四 桂系叛黨的懲創

桂系叛黨，適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當兒，代表大會一方面執行紀律，開除李白等黨籍，一方面就付蔣總司令以軍事全權，負責肅清叛逆。計蔣總司令自三月下旬督率中央討逆軍沿江向武漢進發，不及旬日，李明瑞、楊騰輝在平漢路反正，迴師討賊；何健在湖南就討逆軍四路總指揮，截斷了廣西的聯絡；遂不待血刃而克復武漢。逆部胡宗鐸、陶鈞等率殘卒向鄂西逃竄，還想圖最後之一逞；到了四月，他們見大軍四面包圍，死無去路，才勉強就範，託孔庚擔保生命安全，溜往上海，把殘部交由中央改編。湖北軍事遂告一段落。然而李宗仁、白崇禧並不因此而稍悔悟，仍然潛往廣西，和黃紹雄會合，作困獸之鬥。於五月初，以其主力部隊，約會東江徐景棠、海軍舒宗濂夾攻廣州，來勢甚猛。幸八路總指揮陳濟棠和海軍陳策因應得宜，分路擊潰，徐部逃往潮汕，李黃即退梧州。五月下旬，四路軍何健部佔領桂林平樂，同時李明瑞、楊騰輝亦率

師回桂，和范石生等於六月二日佔領梧州、潮汕。徐逆經蔣光鼐、張貞夾擊，敗竄閩邊，潰不成軍。現在堅守桂平、柳州、南甯之逆部，因呂煥炎、許宗武等之反正，章雲淞力盡投降，亦相繼收復。黃白已將逃往越南。桂系軍閥的勢力，至此才完全瓦解，睥睨一時之雄，而今安在？

由桂系的覆滅，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明確的認識，凡是為時代所不容的廢物，一定要被時代所屏棄；無論他如何圖掙扎，終於免不了隨時代以俱去。中國現在的社會，是需要三民主義的社會，祇有三民主義才可以應付現代的環境，才可以建築適合於中華民族生存的新社會！封建的軍閥，已經被時代決定了他的命運，他是要受新潮流的衝激，而歸於淘汰的！而且名義不可假借，尤其是革命不能冒充，假革命者必定會反革命，反革命者萬沒有僥倖生存的道理。「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已經成了鐵的定律，無往而不適合！桂系軍閥，何嘗不頑強一時，祇因為與時代相背馳，最後還是替自己掘墓道，掩埋了自己。野心勃勃的人們，觀此也可以憬然覺悟了。



言 論

北伐勝利中所得到的教訓

松 林

國民革命軍自廣州出師北伐，不到三年，就統一了全國，殲滅了力量數倍於革命軍的在中國政治上有歷史的鉅大權威的北洋軍閥，建立了鞏固的黨治的基礎。使中國的政治，由封建軍閥的統治了下來，解放出來，使中國的國民革命開展了一個突飛猛進的局面。這一種對於革命的偉大的功勳，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在這誓師北伐的紀念中，祇要不是甘為革命的敵人，誰都應該歡呼慶祝。

但是我們的慶祝，我們的歡呼，並不像在專制時代下的人民那種照例的必須歡迎「凱旋之師」的敷衍，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歷史，想起了祇有使我們痛心！我們的慶祝，是因為北伐軍勝利的結果，並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是革命的勝利，而是人民得到利益。但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在這歡呼慶祝中，又不能不再想到革命，想到人民的利益。

無疑的，北伐軍的勝利，是革命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祇要不是甘

心做革命的敵人，誰都應該承認。但是我們知道革命是一件最艱難困苦的事，革命的完成，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以北伐軍雖然統一了全國。但這還不過是革命之部份的勝利，革命之最後的完成，還差得很遠，人民痛苦之澈底解除，也還待我們更大的努力。因其如此，我們在這歡呼慶祝的時候，更應該想到如何來完成我們最後的更偉大的使命。

從北伐軍出發到統一全國，這一個經過中，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的教訓，這些教訓是由嚴酷的事實所指示，其價值比孔孟及其他聖賢之徒的十萬卷書還可寶貴得多；我們可以從這些教訓中，得到極可寶貴的革命經驗，實在是我們努力前程的最好的指路碑，這是每個革命的戰士都應該認識的。

第一，我們知道革命需要武力，也需要民衆。革命黨如果沒有武裝，決不能撲滅反動勢力，因為反動勢力（統治者）必然有強大的武裝，這些武裝不能消滅，不僅決不能消滅反動勢力，而且革命勢力的本身

也將爲這些反動的武裝勢力所撲滅。要消滅反動者的武裝，必然自己要武裝起來。祇有以暴力才能屈服暴力，想以仁義道德這些禮教精神來感化敵人，這是神經病者的妄想。沒有北伐軍的勇敢的鬥爭，趙恆惕不肯拋棄了湖南的省長的交椅，躲在上海的租界上，吳佩孚更不會自動下野，落魄於荒漠的綏定，張宗昌也不肯跑到日本別府去休息。

沒有武力固然不能完成革命，沒有民衆根本就沒有革命。輕視革命運動中武力的重要作用，固然是極大的錯誤，但迷信武力萬能而以爲革命可以不要民衆，更是根本的錯誤！如果武力是萬能的，革命根本可以不革，軍閥與帝國主義根本就不能打倒。革命軍能够以少數的兵力，打倒數倍於我的軍閥，無非是因爲民衆的援助。失去了民衆，有三百萬驍勇善戰的哥薩克軍隊的舊俄帝國主義，也會立刻倒台。所以我們今後一方面固然應該仍舊注重於軍事的準備，但更應該顧到民衆。我們處處應該以民衆利益爲依歸。沒有武力固然將使革命勢力受到極大的危險，而沒有民衆根本就失去了革命的意義。

第二，我們知道中國革命與帝國主義始終是勢不兩立的，不是革命的勢力打倒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撲滅革命的勢力。希望與帝國主義在相對的條件之下妥協。這完全是一種非革命的幻想。在北伐軍勝利中，使我們看得很清楚，帝國主義者看見北伐軍勝利，革命勢力澎湃，非常恐懼，用極野蠻的屠殺政策，企圖撲滅革命勢力。當北伐軍克復武漢，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國帝國主義發狂似的在廣州汕頭梧

州等處，無故挑釁，封鎖海關，更在萬縣以大砲轟城，演自古未有之慘劇。北伐軍底定江西後，又在漢口九江等處，到處威脅騷擾，結果因革命勢力強大，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南京克復後，各帝國主義以大砲向北伐軍轟擊。濟南克復以後，日軍在濟南演五三慘劇，並在山東各處橫行無忌。這些都是充分表現革命勢力與帝國主義之不能兩立。我們更因此而知道也祇有以革命的力量，能够使帝國主義屈服，九江漢口英租界的收回，就是一個明證。以爲公理與正義可以使帝國主義讓步，這完全是一種空想！五三慘案發生後的無聲無息，就是證明在帝國主義暴力統治之下，完全沒有所謂公理與正義。我們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能訴諸公理與正義，而是必須臥薪嘗胆，準備實力，才能戰勝強權。

第三，我們不僅帝國主義與革命勢力不能並立，共產黨也永遠是國民革命的仇敵。共產黨在本身沒有一點力量的時候，依附於國民黨之下，口口聲聲服從三民主義，努力國民革命，但是到了自己的力量，有相當的活動機會時，立刻把獐狍的面貌完全露出來了。共產黨不僅不服從三民主義，而且是全國人民的公敵。這一二年共產黨到處屠城燒殺，可以證明共產黨的罪惡，實在比任何反動勢力更甚。所以要完成國民革命，就非打倒共產黨不可。

第四，我們知道要完成中國革命，要實現三民主義，就非根本剷除封建勢力不可。封建勢力不能澈底剷除，不僅國民革命不能完成，而且封建軍閥也永不絕跡，桂系軍閥的叛變，就是一個顯例。

第五，必須鞏固黨治的基礎。才能保衛和擴大革命的勝利。辛亥革命的時候，全國也已經統一了，但是因為不能建立以黨治國的基礎。所以政權落反動的袁世凱手裏，辛亥革命也就失敗了。北伐軍勝利以後，因為能夠建立以黨治國的革命政權，所以雖然經過帝國主義的進攻，共產黨的反動，新軍閥的叛變，終能應付裕如。

誓師北伐三週紀念的迴憶

楊自筠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在廣州誓師北伐，到今日——七月九日——已是整整的三個週年了。這三年來的成績，恐怕是預先意料所不及的罷！

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經過四十年長時間的奮鬥，中間有多少可歌可泣，悲壯激烈的歷史，值得我們追憶和紀念！尤其以由美麗的花而結成碩大之果的北伐誓師紀念日，值得我們欣欣然歡欣鼓舞！鮮艷可愛的青天白日旗，已經披趙幟易漢幟，代替了暗淡無光的五色旗，插遍了中國領土；軍閥割據分崩離析的局面，已經在三民主義涵育之下，完成了形式的統一；這都是十餘年來，本黨同志——也可以說是大多數被壓迫的痛苦民衆所夙夜企求而不可期的願望，今日我們目觀其成了。這一個空前的成績——不能說是絕後，因為最大成功還在將來——唯一的原動力，自然是由於我們崇高偉大的革命導師——孫總理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言論

根據了這許多教訓，可以決定我們以後努力的總的路線，第一是以武力與人民結合，使成爲人民的武力，勇敢的堅決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封建勢力，擁護黨及國民政府，使全國人民在黨及國民政府的指導之下，努力奮鬥，則比北伐更偉大的勝利，我們一定可以獲得。

所啓願所指示；然而蔣總司令能以最大的努力完成。總理未竟之功，又是何等的令人欽佩與崇敬！所以北伐誓師紀念日，是負有歷史的使命，是繼往開來的唯一關鍵！

「唯兵不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這是中國人的愛好和平，厭惡戰爭的心理表示。不錯，和平是東方民族的唯一美德！然而總理詔示我們的；世界歷史是依進化的定律而演進的，進化又是以生存爲中心的。這一個歷史的原則，就是告訴我們，無論那一個民族的發展，必定是要從很大的戰鬥中得來；縱的從古至今，橫的從中國到外國，只要人類，決沒有不靠戰爭而能發展的。和平是靜的，是保守的；有意義的戰爭，是動的，是進取的，才是進化的原動力。最近十餘年來軍閥的混戰，是以個人的生存壓倒其他一切人的生存，是私的而不是公的，結果祇能阻礙進化，祇能斫喪民族的生機；我們自然不能獎勵這一種戰爭。

本黨這一次的北伐，是革命的戰爭，是為民族求生存而戰，是為文化求進步而戰；直接是秉承 總理遺志，間接就是負有歷史的使命！有這一次戰爭，才來掃蕩社會上的舊污；有這一次戰爭，才來開闢適合民族生存的新境界。我們試一回想北伐以前本黨所處的環境，我們就更可以明瞭這一次戰爭是急迫而需要的。

北洋軍閥是繼續歷史上封建勢力而起的唯一封建集團！辛亥而後，形成了中國最高的統治者，外而勾結帝國主義者以自重，內而培植官僚以自固，他們已經有了幾十年的基礎，勢力的雄厚可想而知。自袁世凱以來，以消滅本黨的革命勢力為他們唯一的職志；北伐以前的吳佩孚孫傳芳與南方的反動勢力沆瀣一氣，更一步緊一步的相逼而來，本黨唯一的根據地廣東，幾乎都不能自保。

萬惡的共產黨中了蘇俄的麻醉，受了第三國際的誘惑，寄生在本黨以內，縱橫捭闔，挑撥離間，什麼卑鄙不堪的手段，都可施展出來，無非是想分散本黨的團結力量，實行其篡奪黨權的陰謀。三月二十之變，就是他們小試其鋒，以後更造出種種口號，掩護他們的共產主義，使用種種方法，減少國民黨領袖的信用。於是本黨有了外國的惡勢力，又加上一個內在的心腹之患。

國際帝國主義者向來就不願意中國有統一的政府，更不願意中國統一於本黨。軍閥的混戰，才是他們侵略的好機會；因為他們可以在被台助甲打乙，助乙打丙，攫取許多望外的利益。本黨自第二次全國代

表大會而後，兩廣統一，基礎逐漸鞏固，帝國主義者看了，自然有些着慌，尤其是英帝國主義者，於是利用其工具——北洋軍閥向本黨進攻，而外，更採取砲艦政策，直接向本黨壓迫，以圖延長軍閥混戰的局面，滿足其侵略的野心。

以上這三個惡勢力，在當時猖狂到了極點，兩個是從外向內攻，一個是從內向外攻，株守於兩廣一隅的本黨，幾何不為這些惡勢力所覆沒？後退是死路，前進才是生路；畏縮徒示敵人以弱，勇敢才能排除萬難；這是歷史示給我們的教訓。本黨知其然，所以在腐惡勢力重重包裹之中，毅然決然於三年前的七月九日，付蔣總司令以千斤的担負，督師北伐，這明是死裏求生的方法，同時被壓迫的民衆，也就在極端被壓迫的下面，由前仆後繼犧牲者的熱血，引出同情的熱淚，和自求解放的熱感，予北伐軍以莫大的幫助與便利。所以卒能在三年的短時期中，把頑強的北洋軍閥，打得片甲無存，把萬惡的共產黨，驅逐得銷聲匿跡；更進而肅清了黨內叛逆，使三民主義隨黨旗的飄颺而普及了全國。帝國主義者在北伐的進程中，雖也曾利用他的堅甲利兵，百端的阻撓，終於不敢正眼而視。這的確開了近世革命史上未有的奇蹟，是國民革命四十年來第一次的大成功！現在還想起三年前舉行那莊嚴的督師典禮，是如何的光榮而有意義啊！

雖然，以前的努力，祇是以後努力的起點；第一步的成功，祇是第二步成功的基礎。北伐的成功，僅此打了一個封建軍閥，國際帝國主義者，

還是乾然的存在着，我們怎能因這一部的成功而忘記大部未完的工作？我們却要從過去的成功，確定將來努力的途徑！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我們的鎖鏈一日未打斷，我們革命的目標就一日未除去；總理建國大綱所指示的步驟一日未達到，我們革命的責任就一日未盡完。過去以本黨武裝同等的努力，和民衆覺悟的力量，而促成北伐的成功；今後我們更宜以全黨同志合全國革命民衆團結不渝的力量，完成國民革

誓師北伐與日帝國主義

許德禧

民國十五年後的今日，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高高的飄揚在全中國領土之上，以及全世界，這真是值得我們慶祝歡頌紀念的。

在這全國狂熱的紀念聲中，我們把頭腦冷靜一下，來想想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怎樣呢？牠被我們打倒了麼？牠的呼吸已經斷絕了麼？這是我們應該要時時警惕的。

自始至終懷着侵略中國野心的日帝國主義者，絕不會拋棄了牠的狡猾的手腕，扯開她的假面具，來本着平等原則同我們講「親善」。日帝國主義自開始侵略中國以來，已經有五十多年歷史了，截至現在，牠仍未絲毫放鬆一步，這種事實隨時都可看到聽到的。

在過去五十餘年中，日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演的強橫暴戾的事實，豈一本很厚的書才可繼續地記載畢盡，當然，不是我這一枝禿筆和幾

命唯一的目的——中國自由平等。那末，以前的成功才有保障，最後的成功才是真成功！

同志們，同胞們！中國國民黨的成功，就是大多數被壓迫的痛苦民衆的成功，也就是中華民族全體的成功！由北伐成功所得的經驗，努力求國民革命最後的成功罷！

張稿紙可以做牠的寫真，不過借這個第三週誓師北伐紀念日——十八年七月九日——本處所出的特刊的幾頁，將我聽過，讀過，親眼看過，的寫出來做一個備忘錄而已。

日帝國主義者佔去中國的領土有一百一十三萬方里，經歷次慘案死傷的中國人民不下萬數，借給軍閥政府的借款，超過四萬萬餘萬元，強脅中國所賠之款共有二萬萬六千五百二十九萬三千一百兩，在中國各種實業投資與借款有一萬萬六千九百八十萬元，在中國設立的大中小學校達二百餘所，在中國境內耗費的軍火雖沒有統計，大概也不計其數，以上是日帝國主義在中國所行的土地侵略，政治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的一個鳥瞰。

中國國民黨是救中國的革命政黨，當然，義不容辭地要做國民打

倒壓迫者的先鋒。我們是求全中國民衆的政治上經濟上的整個解放的，我們是求中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日帝國主義是壓迫中國人民之壓迫者之一，我們當然與牠不能並存。本黨爲謀中國的獨立和民衆的解放，第一步非掃除帝國主義的工具不可，因此才有三年前的七月九日的誓師北伐的大典舉行。在北伐的過程中，除共產黨在革命戰線內處處埋伏着破壞國民革命和阻止北伐的陰謀外，還有日帝國主義者明地裏和暗地裏幫助牠的工具——軍閥——向我衝鋒，並且竭盡精力，在軍閥後方策應着，硬想使本黨的使命——完成北伐——不能如期實現；尤欲打斷我們全中國人民日日所期望的中國統一的到臨；更想阻止我們——總理所創造的三民主義在中國實現。由此足以證明日帝國主義是北伐的阻撓者，北伐是日帝國主義的勁敵，現在把日帝國主義阻撓北伐之經過，分三時期在下面述明。

一、北伐之前——日本原是亞洲的一個又窮又小的島國，新興的歷史並不很長久，然而牠的帝國主義的色彩倒十分濃厚。日本在五十七年前看到閉關自守的中國有洪楊之亂，內顧尙不暇，豈有餘力對外，再加彼時武事不修，無抵抗之可能，遂藉征番的名義用武力奪去我們的琉球，繼則慫恿朝鮮脫離中國，以遂取而代之之慾。朝鮮被宰割之後，又漸漸想到我們的門戶東三省了，先由取得築鐵道及開鑿產種種權利，再作第二步第三步併吞中國的計劃。以上全是由洪楊之後至民國初年的侵略經過的大概，也可說：這一段是日本阻撓北伐的引言。

民國成立之後，一心要做皇帝的袁世凱，只知一味經營做皇帝的事業，那裏顧到甚麼民國不民國呢？祇要能滿足帝慾，雖把全中國拱手讓人也做得到底。富有陰謀的日本人窺破袁世凱的野心，就向他提出亡中國滅中華民族的二十一條，迫其承認，然而這種滅人道的不平等條，我們中國人民當然是不承認的。當歐戰開始時，日本又從德人手中把青島膠濟鐵路等奪去，由此中國的胸部——山東——蒙受影響甚大，日帝國主義隨時可由膠濟路而進窺津浦路。

六年前的革命勢力日見澎漲了，日人深知本黨的勢力擴張對牠最爲不利，遂拚命的供給北洋軍閥的糧餉和軍火，一面可以延長牠的工具的壽命，一面可以阻止革命勢力的蔓延。當我北平民衆因愛國的熱血沸騰赴執政請願時，竟遭賣國軍閥的大屠殺。

革命勢力快由廣州，浩浩蕩蕩的來至長江流域了，日帝國主義遂趕慌忙忙地在上海殺害我國工人，結果是造成「五卅」慘案于上海南京路。

日帝國主義其所以在北伐之前數年，努力豢養軍閥，到處造成慘案，使革命勢力不能遍布全國，而北伐無發展之可能，其用心真是兇而且猛啊！

二、北伐期間——十五年七月九日的誓師北伐，未逾一年即由廣州進展至湖南江西，光復武漢，順流而下，至安徽而奠定——總理所指定的首都——金陵了。日帝國主義者見勢不佳，急不容緩地把島上的

備兵運至青島，混雜在土匪頭——張宗昌——的隊伍中，幫助他抵抗十六年津浦線上的北伐軍，因是之故，本黨的革命軍遭受大大的打擊，逼徐州而又退回。

十七年春，北伐軍已組織成大規模的第一二三四集團軍沿京漢津浦兩線，去直搗幽燕了，日帝國主義者明知海潮湧發似的革命軍，又有全國民衆做後盾，絕不是暗放袖箭可抵抗得住底，就明目張胆地在濟南大放步哨，高築砲壘，靜待我黨軍一到就開火。我數千爲主義而犧牲爲民衆而奮鬥的武裝同志被牠那一羣倭奴繳了械，還要置之于死地。此外，濟南的市民和沿膠濟鐵路的鄉民也被牠殺死無數。謹將在革命軍日報上所發表過濟南慘殺情況擇錄數條，以供留念。

(一) 日兵開至濟南者，爲數約二千餘，但在日文報紙上則大吹有二十萬之衆。日兵殺害我同志同胞用餓、毒、殺三種方法。殺害之後，快樂非凡，併跑上歷城牆上或商埠內咆哮，或高歌。

(二) 日兵破歷城後，就至街上挨家挨戶搜索，至某戶，見棹上有日貨蠟子一隻，日兵認爲該戶是由日僑家搶來的，其實是該居民十年前購用者，日兵不問青紅皂白，取出毒藥水硬逼該居民喝下，未逾二十分鐘即中毒而死，毒藥性烈，死狀極慘。

(三) 倭兵除佩軍械外，並備火油一瓶，當轟城時，正預備搭浮橋渡河，被我軍炮擊，彼認爲附近村民擾亂，向該村猛攻，計村民死傷數百，房屋被焚一空。

(四) 濟南留髮或平頂頭之青年，概認爲革命份子，均予以擒捉或槍斃。

(五) 大慈大悲的日本和尚在濟南大屠殺後，大做佛事，超度「五三」冤魂。

(六) 奉魯軍自平津潰至濟南者有數千，日兵對待這一班潰兵表示好感，市民詫而問之，日兵答說：「他們是我們的好朋友，若南軍來，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以上數事，全是日帝國主義的兵至濟南所說所做的，其唯一目的在阻礙北伐軍的進展。同時因我們的先頭部隊已過了黃河，日兵不但把黃河橋折毀，併由濟南向南段黨家莊一帶追擊黨軍。此種顯而易見的來破壞革命戰線，阻止北伐完成，我們應不應當永鑄心版呢？

三、北伐之後——北伐並沒有因爲日帝國主義的掣肘，延遲完竣，這當然是我們同志絲毫不畏縮，本着總理的大無畏的精神，拚命奮鬥，及全國醒悟了民衆的後援所致。五萬多同志的頭顱，七萬多同志的血肉，和四萬萬國民脂膏所換來的「北伐成功」是多麼寶貴光榮啊！然而工具喪失無餘的日帝國主義者仍是心不甘服底在那兒作祟哩！

平津克復後，東三省也準備易幟了。日帝國主義者用種種牽制方法唆使張學良一再延遲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并且想利用張學良來做牠最後工具；然而本年一月一日的易幟竟使牠失望了。

東三省易幟後，並且表示極端服從我們的中央，日帝國主義者束手無策了，又跑到青島一帶利用土匪來破壞青濟一帶的安甯，可以遂其遲遲撤兵之願。然終久濟南青島都不穩地接收了，牠只好暫退一隅，另尋別種伎倆來擾亂中國的治安。

最近日帝國主義者又玩把戲了，如漢口日兵打死水杏林，長春日警總界擊傷我國老婦，長沙日人毆傷反日會職員王維翰，東省新民縣日人佔耕民地并由日武裝軍士殺傷村民，東省日人拆毀北陵路事件，遼東日水兵毆傷密義隆等案，在在表示蔑視我國主權，隨時隨地任意

屠殺，上列種種，均北伐完成之後，日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演的成績。

綜上所述，很可以看出日帝國主義不願意本黨的北伐成功，牠是時時刻刻在那兒想法子破壞北伐成功，使牠的工具復活，把中國白白地送給牠。我們現在已經把新舊軍閥消滅了，我們仍須繼續努力去作第二步打倒帝國主義工作。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需先打倒日帝國主義！日帝國主義不僅不願看見我們完成北伐，對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也是仇視底，全國同志同胞就從這第三週年紀念日起，誓必與日帝國主義奮鬥吧！



譯述

帝國主義對華的屈服與極東市場的競爭

(譯自日本中央公論雜誌)
日本高橋龜吉著
蔡源海譯

一 對華強硬政策失敗的意義

田中內閣的「對華強硬政策」是花了六千幾百萬的巨費，和犧牲了多少軍人與在外同胞的生命，結局其所收穫的，只有排日貨運動更加巧妙，其組織更加嚴密而已。加之其強硬政策的終局，只是武斷派面目掃地的「中日協定」對華武斷政策也就最明顯的證明了。因此日本朝野的對華政策，到了現在，其根本方針，遂不得不有一大轉換，據過去五月十三日，東京北平特電所載，日本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已經更新如左：「日本外務省……乘南京漢口兩事件的協定，及關於通商條約的改訂起草協定調市的機會，招致芳澤公使……關於滿蒙鐵道問題，和通商條約改定問題等，諮詢實情，經慎重審議的結果，對於從來的對華政策，加一大改革，中照其易於招致中國誤解，擴大排日風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譯述

潮一切的積極政策，從事於專圖對華貿易促進的新對華政策的樹立」云云。在此報告內所示的方針，當然是對華政策的轉向的進路，如是，則有兩點成爲問題了。(一)爲什麼對華武斷政策會失敗？(二)既有了失敗的結果，今後對華的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將受如何影響？若是田中內閣對華武斷政策的失敗原因，只單在戰術上的錯誤，其結果不一定要從根本推翻從來的對華政策；反之其失敗原因，若是根原于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那嗎日本從來的對華政策，勢必要根本的變革其方針。然而田中外交，所示對華武斷政策的失敗原因，如下，所述實不在前者，而在後者，自對華強硬政策以後，接着就傳聞改造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筆者亦信其爲事實。

固然從前日本經濟的對外發展，真可謂「跟着國旗」走的狀況。因此，在日本資本階級間，尙多有想依賴「優秀軍隊」的力量以謀其

經濟的發展的。這些資本家的利害，偶然與繼承封建的尚武精神的軍閥的意向相合流，致使日本的軍國主義永久橫溢於日本國內。所以在今日仍有一部人主張對「支強硬政策」的。

但是在今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是在歐戰及其後的發展，對於軍隊的功績，似有多大的變化，尤其是對於中國，更屬如此試察其主要理由，約有左列數點。

(1) 列強帝國主義的勢力均衡，更加複雜。於此而欲仍謀武斷的解決，就必須有以世界為敵的覺悟。從前德意志之以世界為敵的理由，也就在此。

(2) 既然如此，無論是為撤消帝國主義的招牌，而參加市場的競爭，或是為預防他的帝國主義的出現，其最有力的手段，就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

(3) 「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更進而為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與此種力量聯合，於是就無達到打倒既存的帝國主義，打破其獨占，以擴張經濟活動的自由範圍的新戰術，有志於太平洋的美國，對於這種戰術是傾注全力的。

(4) 以上(2)及(3)的新戰術，最為有效成功的，是在尚未完全殖民地化的各國，即是在半殖民地的狀態的各國，例如土耳其波斯中國，其中尤其是在中國。因為在這些國家，在反帝國主義運動名義之下，援助被壓迫國自身之反抗，以最容易打破已存帝國主義的獨占，因其

利益得以均霑，如此，專與洋錢——帝國主義的東洋競爭合流以盡展半殖民地國的解放運動其中在中國其勢更為強大。

(5) 一九一七俄國勞農革命成功後，反帝國主義運動，漸次激烈，大有不達目的不止之勢。

世事的變化如此，以上各種情勢相逼而來，遂使東洋半殖民地國，進展到了解放運動。其所以然的道理，因為在內部則中華國民已經自覺，對於運動脫却不平等的桎梏，非常激烈。而更加助長發展這傾向的。在外部則因以這種解放政策為最有利利益的美國，擁有巨大財富，歐洲戰後，握了世界外交的霸權。換一句話來講，世界外交，從來執其牛耳的，當然是英德法日俄。現在取而代之者，就是北美合衆國。於是對於中國的列強帝國主義，由武斷的獨占傾向，一轉而至於機會均等的解放政策。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有了「九國條約」。例如此條約約定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保全，並且約定「在中國的領土上，有效的確定各國民的商業上的機會均等主義。且應努力維持之。」為確保此種政策起見，締結了各種條約。

加之中國解放的傾向，更因德意志的戰敗，失其戰前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權，有以助成之。因為德意志和美國站在共同利害上，都以打破英日法的特權為有利，而在自己是毫無所失的。

在這個時候，中國的解放運動，更由俄國的革命運動，加以最後的推進力，因為俄國為打倒世界資本主義的槓杆，對於中國打倒帝國主

義的成功，注其全力，對於中國民衆的自覺心，注入了強烈的爆發力。對於反帝國主義運動，給了巧妙的戰術，和強固的組織。

如以上所講，各國對華的武斷政策，只因沒有以世界爲敵的決心，也就不得不停止了。並且列強的利害相反，帝國主義對華的共同一致行動，到底難望其實現。不但如此，各國都虎視眈眈，想乘機而進。所以中國對於各單獨的侵略，早已無所恐懼了。若果如此，區區的武力，早已失其爲恐嚇的力量了。而已失掉恐嚇力的武力，就連擁護既得權，都做不到。並且反變爲容易引起反對結果的兇器。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中國發見了一件新武器，就是大規模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足以破壞對華國的商品販路，既對於對手國家所加的損失，較之既得權擁護的利益更大。最近年間英國和日本對於中國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所謂「既得權擁護」名義之下，動輒出兵。但是只要中國一用大規模的不合作的手段，在貿易上，就大受其打擊。結局不外乎以一張無所謂的協定，就爽爽快快的撤兵。我們要知道武斷對華的發展時代，已成爲歷史上的故事。而武斷主義的失墜，也就等於既得權的喪失，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然則既得權的喪失，對於列強對華的經濟關係，果有若何意義呢？

二 特權的對華經濟發展時代的銷滅

到現在，列強在中國的經濟力，能够戰勝中國人，逐漸的發展起來的根本原因，是在那裏呢？關於這個問題，大多數的人，都誤解了。以爲是

由於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振，其實不然。列強對華經濟上所以能占優勝，就是不平等待約。這種條約的結果，在中國經營實業，外國人比中國人，在各方面，都更容易得着有利的保護；而中國人，反不容易得到，現在列舉其重要的如左。

(1) 在領事裁判權的壓迫之下，外人的橫暴，常把中國人立於不利的地位。

(2) 爲關稅權的束縛，外國商品輸入中國，只課以等於由自貿易的很少的關稅，而中國的輸出商品，到了外國，都要納很多的關稅。

(3) 加之中國有一種自殺政策的厘金，中國商品，在國內各省各地，要納無限制的厘金。外國商品，則不然。通過海關之後，可以通行無阻，對於厘金亦不過納百分之七、五而已。現在再看看中國厘金局究有多少，據精確的調查，全國總計有七百四十四所。由這些厘金局，取徵收中國商品的通過稅，平均在百分之二十六、七以上。

(4) 在中國人阻礙中國人自己的企業的發展的原因，更大的，就是被外人占有了對於產業發達在競爭上有重大關係的交通事業，與金融事業大部分。就中最顯著的，是許容外人取有鐵道，與喪失沿岸航行權。現在先說鐵道：以俄國強要東清鐵道建設權，爲發端。嗣後德國獲得膠州鐵道。法國獲得滇越

鐵道。東鄰日本，也獲得了南滿鐵道。本來世界上無論何國皆以自國船獨占沿岸航行權，而中國反委於外國船的自由，大部分運輸交通上的實權，均在外國人掌握之中。不但如此，還有外國銀行，不僅在中國有存款存款的自由，尙且有發行鈔票之權。於是大部分的支配金融權，也在外人掌握中了。

(5) 并且中國受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就是保護自國產業的自由，亦被剝奪無餘了。例如馬關中日條約，規定對於本國產業減輕課稅時，外國企業亦必使之均霑，因此，光緒十六年滿清政府，為發達航業起見，想特許招商輪船公司的減稅，後以於中美條約，似有妨害，結局沒有實行。數年前製糖公司，為謀營業的發達，要求政府免稅，而日本亦不客氣，有此同樣的要求。(6) 其他在鑛山開發權，電車煤氣電燈等的佈設的特權之下，外國經濟力在中國扶植了特殊的勢力。

由此如上所述，可知外國資本在中國的優越地位，多是依存於不平等條約的各種特權。然而前面已經講過，在中國的武斷外交，已經失了時代性。嗣後這種特權的對華經濟勢力遲早必有完全消滅的一天。現在關稅自主權已經實施了一部，關於其他不平等條約，英美及其他各國，都準備把它消滅。日本亦在最近的閣議，亦決定了關於中日通商條約改訂的根本方針，「中日兩國互相立于平等，日本在主義上，承認關稅的自主。」

當然至完全放棄既得特權的全部，須有多少的曲折，在這過程中，或許再有其武斷政策出現，但是結局不平等條約，是不能繼續存在的。因為在三十年前的日本，不能繼續存在的。因為在三十年前的日本，亦曾經有過這種事實。

三 帝國主義對華的屈服

有人這麼講：「日本對華帝國主義，必要惹起戰爭。」若是以上所講的事實，沒有錯誤，就宛如從前英俄對日的帝國主義的政策，結局只有自己屈服，使日本成為完全獨立國，互相平等待遇，現在日本的對華態度，亦應該取此相似的徑路。

我想日本的朝野，應該鑑於對華廿一條事件的蹉跌，膠州灣占領的幻滅，西伯利亞出兵的失敗，和這次田中內閣的對華「強硬政策」的不成功，好像可以逐漸自覺，今後對於中國若何取積極的武斷政策，以擴充帝國主義的野心，是必定失敗的。即是提出新的帝國主義的要求，仍與中國來武斷的周旋，在現在的客觀情勢，差不多是想像不到的。因此若是日本以中國問題為中心，惹起戰爭，大約不外乎左列兩點。

(一) 中國以非常手段，收回日本的既得權（就中尤以滿蒙）的時候。

(二) 外國在中國新樹立武斷的帝國主義政策，日本的利益，受其脅迫的時候。

在(一)的時候，中國單獨，或因與美國乃至俄國的聯絡，將來或許發生戰爭，亦是意想中事。但是這個要求，至訴諸武力，必以中國自身國防的充實為前提。在種事情之下，多能够平和解決，這是從來的外交教訓我們的，以帝國主義的戰爭的必然論為基礎，現在為大多數帝國主義戰爭的原因，不是(一)的場合，而是(二)的場合了。即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戰爭，是以對於某弱小國的優越權，二個以上的強國之爭雄，以惹起帝國主義的戰爭。因此日本對華的帝國主義，所引起的戰爭，亦不外乎這一種。

然而由如以上第一和第二項已講的情形看起來，列強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似乎很減少了。因為現在世界，尤其是在東洋方面，執着列國的牛耳的，就是大北美合衆國。而美國這個指導的地位，只要資本主義所支配的世界不崩潰，是不至於動搖的。但是美國的金元外交，對於中國所要求的是在打破英日法等國在中國既得的帝國主義的特權，使開放其門戶，置中國於機會均等的基上。才可以自由自在運用其雄厚的洋錢，因為利用這種解放政策等，運用金錢是最有利利益的。

因為這個道理，列強在中國互爭雄長的戰爭，只要美國的金元外交繼續下去，這種危險就要減滅了。在反對方面，各國為對抗金元外交起見，遂不得不改變從來對華態度，而整頓其新防線。然後方可望對華經濟關係的發展。

即是撤去對華的武斷政策，以博中華民衆的信任。不藉特權的發

展，而以經濟實力，從事平和的競爭。列強的採取這種外交，最受其實惠的，當然是美國。但是對於此種時勢的變遷認識最早而能放棄從來的對華發展政策，轉而利用經濟實力的，就要算英國。

那怕英國的保守黨，對於前年以廣東上海為中心的排英運動，也無辦法。放棄武斷政策，拋却特權以全力置重於經濟實業的競爭。

由於這些教訓，日本也早應該知道對華武斷政策的時代錯誤。但是田中內閣自始至終還採用世界周知的武斷政策，其理由到底在何處呢？關於此點，予於去年夏天，批評當時的濟南出兵曾有左記的一段話：

英國的對華政策，和日本比較，則自由主義的傾向似較多，但是和美國比較，都是很武斷的，以予看來，其根本原要在次之兩點：即是英國的對華政策，所以比美國更加武斷者，因為英國的對華既得權，比美國更多，若要保持以武力得來的特權，除用武力以外也沒有別的方法。再和日本比較起來，却又是進步的，自由主義的。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為英國的經濟力，比日本更為強大。例如英國的對華輸出，和對華投資，縱令喪失了今日的「特權」，前途尚有很大發展的餘地。反觀日本，若是喪失了今日之「特權」，其前途的發展力，就極有限了。因為如此，所以英國對華的政策，常介於日美兩國的中間。日美的對華政策，和英美比較研究起來，大家都知道，是很武斷的，這種武斷政策，前面已經講過，它的結局，除了排斥日貨以外沒有其他的收穫。但是依然不肯改其狎狎的

面孔，亦有不得已的苦衷，日本從來，經濟上對華的發展，全然以既得的「特權」為護符，若果把牠消滅，其全部的發展力，差不多要喪失。而維持發展力唯一的力量，今昔相同，都只是一「武力」。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不能模倣英美自由主義的態，以對待中國。而屢用武力政策的理由。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對華出兵是完全失敗，由一種屈辱的協定，不得不自行撤回，且對華締結通商條約的根本精神，并不是以武斷主義擁護其既得權，而是站在中日兩國互相平等的立場上，承認關稅自主，并撤廢領事裁判權。從來的既得權的大多數勢力非償還中國不可。除此以外日本是不能站在列強對華的陣線上，以發展其對華經濟關係的事。前主張對華強硬政策的大阪實業家，到現在亦不得不歡迎政府的新對華政策。并且軍閥者流，對華強硬主義者，得了濟南事件的毫無所得的結果，而由排斥日貨所感受的貿易的惡化，以及圓貨市價的低落的壓迫等等，也就不承認對華武斷主義，有更改的必要了。固然日本對華政策的更改，也就是表示捨棄從來的特權的對華經濟發展策，而採用經濟實力以謀對支發的政策。

四 日本今後的對華經濟戰鬥力如何

從前日本對華的經濟發展力，本是依賴於帝國主義的特權。現在在滿洲的經濟的發展，鋼鐵的資本，多是利用外資，其使用的鐵道機械等材料，亦多是歐美的輸入品。從前的日本，無論在資本的力量上或是

在經濟的技能上到底不是歐美列強的敵手，只是專藉其帝國主義的特權，對於中國占住了優越的地位。然而今後列強的對華經濟競爭，既以經濟實力為主，并且因關稅自主權的回復，領事裁判權的撤廢，中國產業，恰似改正條約實施後的日本，其所需要的保護既已獲得將來必有急速的發展。因為中國產業的發展，首先受其最脅威的，當然就是日本了。因為歐美的產業已進步到了精工業的階段，且其種類，亦為精巧的機器，乃至化學工業品，後進的中國產業，一朝一夕決不能與其競爭。日本對華輸出品的大部分，都是粗製濫造的東西，容易逢着敵手。若果如是，列強對華經濟競爭的變化，其實是日本致命的打擊，今後中國產業逐漸發達，恐怕美國的大資本家必源源不絕的輸入中國了，歐美的商品，或為生產設備之用，或為交通設備之用，必將在中國獲得巨大的販路。但是日本沒有這樣的大資本，又沒有這樣的生產設備用的商品，值此時期，日本對華經濟發達的唯一方法，只有磨鍊其技術，發達其經費方法，對於中華四萬萬民族的生活用品的購買力，供給最善最良的商品，并為中國民族可以信賴的友人，作一個共同者，利用歐美的雄厚資本，創辦所謂合辦事業，以圖發展中國產業，資本家的對華經濟政策的實行方法，捨此以外實別無良策了。

但若真正希中日經濟關係的親善與發達，由此而謀日本經濟界的發達，縱令日本夾立於列強對華經濟競爭之間，苟用上述的方法亦必一定要陷於悲觀的，因為英國的對德對法及其他對歐經濟關係，也

孰等於今後的中日經濟關係。

但是日本對於中國，欲想取得英國在歐洲經濟關係上所佔的有利的地位，則日本的經濟政策，非根本改革不可。即是第一要拋棄從來的保護與特權，不以政治的力量掩護經濟的發達，要涵養純粹的經濟競爭中能得優勝的經濟實力。第二要祛除從前重視武力優越的弊病

中國國民黨的勝利

節錄美總統柯立芝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致國會書云：

「在數月以前中國形勢險惡，致令我政府加派軍隊到華保護僑商，現在總算安靜多了，且國民政府已有統一全國之力量，並宣佈備有系統的建設程序，謀實現全國國民政治上經濟上的福利，我政府已正式承認國民政府。慕其進步之速，并贊助關稅自主，且担保本國人民之對中國不得有差別待遇，現在我人在華商務日有起色，前次加派軍隊多已撤回……」

中國國民黨或通稱中國國民黨員的黨，在過去二年間，在中國民族之重大事業進行中，為時代的中心，并已鼓勵好些活潑潑的新生命，誠以國民黨員具體事業比黨的本身或許還得重要，但國民黨與今日改造中國富有意義之革命，不特為整個的一體，且從多方面看來，已為統率的中心實力。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譯述

舉全力以謀經濟實力的優越。而其經濟的優越的基本，不應求之於尸位素餐的資本家階級，而應求之於從事現實產業的現業者羣，換句話來說，今日資本家本位政治經濟，已到了末日，而須建設現設現業者羣本位的政治和經濟。

(譯自 Current History 雜誌)
政治教授 勞騰榮 齋著
許德禧 譯

中國國民黨乃今日中國惟一之真正政黨，近年來，雖有反動的小集團小派別等發現，大半的依某武人，作後台老板，而為無目的無團結的組織，惟以三民主義為原則之中國國民黨，是有全國組織，并且對於全國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種種事業，有整個的積極改造計劃。

滿清推翻，民國肇造之時，中國國民黨已為政治上的繼續者，孫中山先生是國民革命的導師，中國國民黨的創造者，他繼續不斷的奮鬥約半世紀，最初的組織是興中會，成立於第一八九五年，目的在改造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此興中會可稱為國民黨之母。

興中會會員於推倒滿清政府計劃，操之輕率，遭受打擊甚深，孫先生遂潛赴海外，一面潛心研究歐西各國政治，發明三民主義，一面向國外宣傳革命，嗣後在歐洲重要都市成立支會，並在東京召集海外及國內代表集議，議決兩要案，一改組興中會為同盟會，二推翻滿清政府，創

立民國，計劃國內秘密宣傳及國外財政來源，國內外之與中會員均隸于同盟會矣。同盟會為推倒滿清之出力份子，民國建立時，孫先生被推為臨時總統，同盟會會員亦佔第一次國會議員之大半。

民國成立次年（即一九一二年）同盟會由五個小團體合併為一新組織——國民黨，其目的在擴張勢力抵抗迫逼之選舉，孫先生之政治思想取自英美，乃「理想的共和主義者」深信以黨的綱領來領導共和，豪白克博士于一九一六年曾曰：「國民黨係一實質之組織，其主要政策如次：南北統一，建立地方政府，維持中國與列強之關係。」曾孫先生讓袁世凱任總統時，國民黨計策是想把袁氏來黨的主張的工具，並堅持國會制之政府和選出議院內佔大多數國民黨員來組織內閣。

國民黨之敵

第一九一二年共和黨立，其政治程序為統一全國行政于強有力中央政府之下，第一九一三年又立進步黨，進步黨之性質進步保守，兼而有之，當時極適宜於應付環境需要，袁世凱得進步黨之助，停止國民黨議員之活動，誣為謀亂，于是年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國民黨，參眾兩院國民黨籍議員均被逐離國會。

具有相當歷史及遠大目的之國民黨員雖遭袁氏驅逐，然絕不以小打擊而氣餒，未逾數年，袁氏受政治及國際問題牽制，正予國民黨熱

烈宣傳者之機會，計有三點足資攻擊者：一、中國參與歐戰，二、日本二十一條，三、袁氏圖謀稱帝，以上三事為造成第三次革命及雲南起義之要因，袁氏因失敗致死（於一九一六年六月）國民黨遂恢復國會中地位，然進步黨與國民黨之首領之爭義，起疆局遂成，利用機會之北洋軍閥竊據中央政府，而解散國會。

國民黨與北京政府於一九一八年破裂後，廣州立大元帥，計有七獨立省起而參與南方護法政府之組織，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第一階段，自是廣州根據地益得鞏固，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國民黨重整旗鼓，遂將全國奠定。

當廣州成立護法政府時，並未引起世界注意，至第一九二一年，舊國會議員集會于廣州舉孫先生為總統，因黨員與孫先生間之實際合作減少，致引起心理上的疏遠，國民黨在此時期中很少活動，并有一部份，竟有不信任的傾向，其原因乃在意志上及組織上的團結不固。然廣州之革命空氣比舊日之北京情形又高一籌矣，是故國民黨與廣州政治現象，并不表示衰弱。正顯的中國之靈魂寄託於此焉。

學生運動

第一九一九年之學生運動，是一種新而有生氣的力量，培植了國民黨的新生命。對於國民黨觀察最清之沙柯司基君謂：「國民黨之成，份有中國之新舊學者，官紳，大中學畢業生，及歐美日法等國各大學之

留學生，其中籍隸兩廣及兩粵省者最多，北省人爲數甚少。學生運動喚醒了中國人民的沉睡，如何不參加政治之商人竟大聲疾呼救國，女學生亦於街頭巷尾向羣衆演講中國如何賣與日本之故事，官僚也跳上講台自稱愛國。至第一九二〇年，孫先生發覺學生運動已達極高程度，遂以學生之熱忱及組織充實黨內勢力，並派員分赴各省學校宣傳黨義，領導黨的組織，經過歷次活動，商人、工人均羣起贊助救國運動，因此國民黨遂成爲中國無匹之領導者，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制度之呼聲，遂遍全國，蘇俄之共產主義亦於斯時來至中國。

國民黨之歷史上最顯著之進展，即在第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改組，彼時之種種運動極得民意之依順，其後，因容共聲勢益顯。

立憲之爭辯及與軍閥空洞之奮鬥，徒費數年之光陰而無濟于事，孫先生好久盼望的自由新中國尚遙遙無期，何時方使中國脫離雙重壓迫——內憂外患，而上獨立、自由、進化之道，實一問題也。於一九二三年孫先生意謂必須用一種新的革命始能救中國，此種革命必須起於人民，得農工之援助，廓清全國，使一切都站在國民黨旗幟之下，才算真正的人民革命。此種革命首在用新宣傳方法得忠實操縱及社會改善，一面訓練有紀律而能爲主義犧牲之革命軍隊，并分三大時期，以爲完成國民革命之程序，此三時期即軍政、訓政、憲政。

欲完成以上三時期之工程，不得不採取他國之長，然後新革命戰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週年紀念特刊 譯述

術可採取，新組織可仿行，主要緊近代的新軍隊制度必須創用，職是之故，孫先生搜集英美之優點，同時亦考察蘇俄之革命經過以資借鏡。

聯俄之經過

於第一九二三年初，駐華蘇俄之第一次公使越飛與孫先生往還甚密，并表示蘇俄不僅以平等待中國，并盡力幫助國民革命，經駐北京之蘇俄大使加拉罕所派蘇聯政府之代表鮑羅庭氏（元老賓亨氏曾云鮑羅庭爲近世界上極有智慧之革命者）爲國民黨之高等顧問，蘇俄之軍火、政治及軍事專家均可隨時供給，以應須要，鮑氏蒞任後，察得國民黨之弱點在組織不統一，遂建議三事：一主義的團結，二組織的統一，三嚴密黨的訓練。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國民黨信仰之最高原則，并用最有力的宣傳方法來團結意志，其他如統一組織，嚴密訓練，大都採用蘇俄之制度。第一九二四年春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通過採用新計劃及新運動，中國共產黨員亦允許加入活動，但須以信奉三民主義爲條件。第一九二六年夏北伐開始，黨的活動屬重廣東及兩粵省，外人觀察，從注視廣州之政治進步，門羅博士在彼之「進化之中國」一書有云：「國民黨員在廣州已表示他們的希望和志願，他們能力亦已證明，國民黨之精神和發展今後日益顯現。」自第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中，已有一種新力量震動了廣東，俄顧問對政府之影響匪淺，且因採訪

蘇俄制度之故。青年軍官之黃埔軍校內亦有俄人任訓練事宜，工人的嚴密組織，不獨對香港有經濟的援助，且對地方之行政亦有相當之恐嚇。反動勢力因急進而釀成，結果使國民黨分爲左派，中派，右派，右派退出一切活動，左派與中立派開始攻擊，經兩年之久，國民黨因而分裂，但至終共產黨爲清黨運動掃除盡淨。

孫先生於一九二五年北上，志在籌開國民會議，促成中國統一，不幸目的未達，已於是年三月逝世。孫先生之死影響國民黨重而且深，但無不讚先生爲千古不朽之革命的導師，及理想家者，他的精神已貫注在民衆的心中，對他自己和黨毫無偏私之地；他的主義爲黨員一致所遵行的指南，他的遺志爲信徒奉行先生犧牲四十年光陰所經營之國民革命之藍本。

蔣介石出師

蔣總司令於一九二六年夏率師北伐，目的在肅清軍閥，統一中國。出師以來，節節勝利，未越數月而至揚子江流域，光復武漢，國民政府遂由廣州遷來新克復之漢口，一切政權已由國民黨握掌矣。中派之蔣總司令統率革命軍，抵武漢時，左派把持之政權已漸漸移轉於國民黨手中，然共產黨仍在施用技術利用新遷來之政府作急進之工具。北伐之宣傳極爲注重，未幾革命軍已東展至上海，然國民黨之裂痕仍難銷滅，南京雖即克復，但不幸甯案發生，甯案固由泊下關江面之外艦轟砲

所致，不啻與激烈的左派之策略上的機會，而與蔣氏及中派之不利，此急進舉動使人民感覺危險，並對於中派之觀念根本動搖，共產黨由是可破壞國民黨則取國民黨而代之之陰謀可實現，受第三國際指揮之中國共產黨之陰謀程序有二：一、造成國民黨之新領袖，純用共產黨員，縱國民黨之左派亦在驅逐之列；二、國民黨之組織須用蘇俄共產黨之制度，由此真正國民黨可消滅，其原有地位以共產黨代之。

此種陰謀足使國民黨破壞無餘，蔣總司令有鑒於斯，組織軍事委員會抵抗漢口之共產黨所把持之政府，同時以武力肅清一切共產黨份子，民衆援助甚力，遂告成功，斯時國民黨領袖汪精衛，宋子文，孫科等，爲保存過去光榮，完成北伐，遂互求適當解決，最後決定驅逐鮑羅庭及俄顧問，厲行清黨運動，并宣言國民黨之三民主義與馬克斯主義之不同，應行反共，共產黨員由此成爲國民黨之勁敵，其潛伏活動者均按律處刑，廣州共產黨之暴動，促成國民政府與蘇維埃政府之破裂。

反共政策

國民黨自第一九二四年改組後未有若何發展，遂於第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於上海，謀黨的團結及恢復國民政府的地位，并決定反共政策，首在分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異同，使全國瞭然無遺。

國民黨領袖之大團結日漸實現，雖有少數領袖倦遊海外，或隱避

勞動，但均已成爲過去事實，宋夫人慶齡之出國，係因停止農工運動，伊意革命之基礎須建築在平民身上，農工無組織，不合總理之志。爲求主義之團結，舉行全國總登記，立國民政府於南京，以斯爲中央事。直隸於中央者計有九省，此九省竭力擁護中央鞏固黨的地位，至一九二八年春初，繼續北伐，西北有馮玉祥閻錫山加入革命戰綫，宋幾北伐即告勝利矣，張作霖退出關外，青天白日滿地紅之鮮明旗幟，高揭於齊都北平，軍政時期已度，重要之訓政憲政二時期接踵而至矣。

歐報視美國爲帝國主義之背景

錫齡譯

國民黨確實是中國最有希望和有把握的政治集團，此可無疑異者。此篇敘述其發展之經過，聊佐研究中國國民黨之借鏡和欣賞其價值而已。密勒氏有言曰：「中國國民黨的武力還未準備，所以還不能用軍事上的名詞來估量牠，其神速之發展完全是出於一種思想，其所以中國能重興，能統一，乃中國人民自己所造成，中國之主權應尊重之，謀中國人民之福利是中國國民黨的天職，損害中國主權之列強應注意及之。」

美國自參加歐戰以後，挾其戰勝餘威，仗其金錢勢力，睥睨一切，舉足輕重，以英帝國主義者數百年來老招牌資格，且亦驚爲後起之秀，望塵莫及，其餘自檜以下，益覺相形見絀。不過今日最新國際局面中，吾人飽聞英美對抗，日美對抗，英法對抗和德法對抗等等聲浪，至於美之與法，在國際間感情，比較親善，雖最近因戰債問題和萊因撤兵雙方不無齟齬，但不致於傷和氣，而美之與德，更因投資，利害相依。不圖今日誹貶美國之言論和責難美國備戰擾亂世界和平者，竟一再自德法兩國報紙中傳播來，亦耐人尋味。至意大利之不慊於美，或戰後阜姆問題（Fiume）威爾遜氏爲之作梗，而今日猶遷怒於美，恩怨於人，深切如此，下文爲大美晚報節錄德法意一般報紙的論調，我因懷疑這個來源直接

的對譯出來，原意拉雜和文字工拙，都不計較。

假若一九一七年度，俄國不產生那政治舞台上大革命，那末，今日人類危險，不是俄國共產黨，而必首推美國金錢帝國主義者，最近德國柏林自由道路報紙（Berlin News Nur Freiheit）分析世界危機就持這種論調。該報爲反抗戰爭機關，認定美國爲金錢主義者的窠穴，牠的銅臭恐嚇力并不弱於蘇俄之過激主義，所以牠不憚煩瑣，細論造成今日世界兩大政治局面的俄美兩國。但在兩方對抗形勢未顯之先，那合理的結局，據該報猜測，或許可以劃全世界爲兩大武裝的營幕，因爲美國不經過一次戰爭，難得從俄人正圖破壞的世界文化中得一優越地位。

世界衝突，如果不說世界戰爭，巴黎神怪雜誌 (Paris Revue Blanche) 也會對於這說開發週詳，旁敲側擊。可惜該報記者未能細察倫敦泰晤士報和倫敦新聞報所論舉的一般英人關於英美兩國關係的樂觀，而妄肆雌簧，謂舊大陸軍中有「二重威嚇」：一為俄國之革命脅迫，一為美國之經濟帝國主義。二者相較，美之為禍更烈，因蘇俄內部難題太多，勉力維持，已堪差幸，一時無力向外作武裝宣傳，事實已昭然如揭。

至於美國的威逼，來勢雖緩，形極嚴重！今日美國最富，她的財產之雄厚，實在驚人！且北美人民自信為今日世界上最勤勞最聰明亦最賢良的天之聖子，所以他們商業的興旺，不特是事裏的必然，抑且上邀神賜，自然有權來支配世界。他們今日在全世界經營所得來的利益正應家喻戶曉，實在應該歸他們享受的。

上述的自滿思想，在美人中已普遍的蘊藏得很深，竟遺傳到外交策略中，縱令對外立意親善，但仍難免流露些倨傲和輕侮的氣象，這也是美志人得意滿後之表示。

我人再把那雜誌繼續讀下去，一定能找出美人正鼓噪着和平契約。嚴格的說，這樣契約本身就無充滿的成分和穩妥的担保，不特難望存在，抑且今日情勢較前益惡，國際間許多問題，要候外交方法解決，那真是徒勞而無益。

像今日各方的不安甯和不滿意，從前或許沒有發現出這樣多。歐戰以後戰敗諸國，處處覺得為和約束縛，吃虧不少，例如德奧聯盟之解

除，足以危害歐洲均勢局面，立陶宛之狄克推多，不難為因滿足本身私慾，引起世界燎然大火，各小邦內部之紛糾因和約規定，不能單獨處理。餘如在斯羅發克 (Slovakia) 法蘭德斯 (Flanders) 和亞爾薩斯 (Alsace) 一帶地方人民，每因受人籠絡的煽惑和熱烈的鼓動，不時為部分的利害關頭，有普遍衝突的態度。再有那意大利之疆土擴充，美國之經濟侵略，蘇俄之奸謀，亞洲之騷擾，即此數端，其存在力之足以掀起世界大戰，在過去十年中，比一九一四年，為更顯著。

戰後國際關係如此，美國總覺得有責難英人的必要，但因官場之意見和政府報紙關於大局的一味樂觀，與在野的急進和守舊兩派之悲觀主義，兩相對峙中極不易把持一均衡和分離的地位，比較軒輊，像這類的堪稱代表法國輿論的優秀機關所發表議論，在意大利國新聞界中，不難聽着同樣的回音。

意大利發行報紙，比歐洲任何報紙，檢查得嚴密，有名的記者達威司特 (Roberto Lauro) 所發表的意見，傳遍歐洲各地各報，如響斯應，彷彿同為達氏所授意者。今日意國報紙爭論，咸以美之新海軍計劃，不是近於瘋狂，就是目的在和英國拼戰後不可避免的一戰。至於那美人所提倡的世界和平，在意國報紙中認為懷疑難信，并且和平公約之追認，正同美之海軍策略同一野心，想把美國造成全世界有最大艦隊的國家，法意兩國報紙類多諷刺美國不顧信義好大鋪張云云。

中俄關係的現狀

(譯密勒氏報六月十五日社論)
于均祥

當今很多的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經準備用慎重和非常的手腕，應付蘇聯；這個也是使中國感覺得為一切外交關係中最困難的問題，中國與蘇聯間彼此的認識，乃起於一九二四年的顧維鈞——加拉罕協約。(Koo-Kurakhian Agreement)此約在事實上，是現任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博士和加拉罕所協定的。加拉罕為俄派駐華大使；並且是駐舊都北平外交團的首席，中國則派了孫寶琦為駐俄大使；但是他未曾到任。從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起，至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遷至漢口時止，蘇聯與中國的友誼關係，非常密切；甚至彼此結盟并協定中國國民政府必聘用蘇聯顧問；而蘇聯則供給國民軍的軍械和軍需。那時北平政府的狄克推多張作霖大帥，怒蘇聯助己之政治敵人于華南，遂遣兵圍搜蘇聯駐京使館。結果，加拉罕請假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直至現在，或許仍舊享有駐華公使的稱號。同時他又在莫斯科任遠東事務處的處長，和外交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在張作霖搜查蘇俄駐京使館，破獲外交文件後，俄國政府即將駐京代表，全行撤回；但留下總領事，駐於東交民巷公使館內。故在滿洲狄克推多統治下之華北，仍留有蘇聯的領事，雖至今北方已改歸國民政府所統轄，而其領事仍舊存在。

華南與蘇聯的關係，則由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極篤的友誼大為轉變。當蔣介石將軍與馮玉祥將軍，於一九二七年會於江蘇省北部之徐州府，協商合作時，他們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警告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其隨員離開漢口及華南，馮玉祥送下嚴厲的通牒；並且為鮑羅廷及其從者，預備了回俄安全的出路——經過很長的陸路，由陝西甘肅蒙古直抵西伯利亞，蔣介石司令和急進的武漢政府分裂，乃以蘇聯顧問理論（或稱共產黨的陰謀）為關鍵，所以結果牽及了蘇聯政府。於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有中國逮捕和驅逐蘇聯駐於廣州和揚子江流域的領事代表的一回事發生，蘇聯駐於廣州的領事館曾被搜查和毀壞，且有領事館職員數人，被中國少數軍人所殺。駐於上海和漢口的領事，雖未如駐廣州領事館的傷害個人；然亦皆撤退。從那時到現在，駐哈蘇聯領事館被搜為止，中俄關係繼續地處於此種奇特的狀況；華南、華北的蘇聯領事根本廢止了。惟有華北的蘇俄領事，仍准執行職務。而中國的代辦朱紹陽，雖現已請假回國，仍能在莫斯科行使職權。中國駐俄各處領事，最顯著的是駐於海參威的領事，皆能執行職務，且除華北的蘇聯領事之外，中國和蘇聯仍繼續合管在哈的中東鐵路，費盡了許多的爭執；事實上中國漸漸地將俄國對於鐵路の特權，剝奪追

畫。中國搜查蘇聯駐哈領事館之後，加拉罕隨即向國民政府下了很尖刻的通牒。這次的通牒較所謂「帝國主義政府曾向中國所下的通牒」——如一九二七年南京事變時的通牒——還要尖刻的多。同時加拉罕又通告中國，說中國如再有如此的「蠢事」發生，則俄國將撤銷中國駐俄的領事和駐莫斯科的外交人員的治外法權。同時莫斯科的官報也發表了評論，論中國國民政府很多的事件，但此次所說的，完全與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所說的好話相反。例如莫斯科的「真理報 (Pravda)」就在六月二號，載有如警告式的言論，謂「不要侵犯蘇聯的代表。帝國主義崩潰的時期到了。物極必反呵！(Hands off Soviet Representatives……The time has come for ruining reckless imperialism……There is a limit to everything) 莫斯科的「新聞報 (Izvestia)」則說：「中國搜查哈爾濱領事館的舉動，是完全蔑視國際公法的根本原則。」關於中國政府所已破獲的文件。新聞報則說：「這些文件，乃中國預先準備此種偽造品，誣蘇聯破壞現存條約以掩飾中國方面破壞條約的過失。」關於中國在哈爾濱領事館地底室中所捕獲開秘密會議的第三國際人員案，則稱，在這被捕的三十餘人中，祇有三四人是領事館地底室中所捕的；並且他們是在地底室飯堂中就餐的。其餘的俄國人，乃在領護照的辦公廳所捕的，這班人為普通商人來該處領取護照的。

此次搜查蘇聯駐哈領事館的一回事，多數人以為是國民政府和

馮玉祥決裂所結的一個果子。這個明顯的目的，無非是想把馮與蘇聯有關係的文件破獲，以減少國民對馮的信仰，至於所說的其他文件，對於有智識的人們，不覺得有很深的印像。因為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或根據中國的法律，去搜查其他外國駐華的領事館，也可以破獲同等「有罪過」的文件，在事實上，各國駐華領事的重要職務，多半是徵集關於中國政府及其他外國政府，在此世界一部份的活動現像的文件，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因絕交關係，乃引起兩國間奇異之隔閡現像，因為中國政府不能得到地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外交的抗議，而蘇聯則因未曾用正式手續與中國絕交，假使他願意，可隨時向南京政府提出正式的抗議，現在南京政府所遇着的問題，就是國民政府能否讓蘇聯成為他的敵人。假使不是如中俄疆界這樣密接的國家，則非到兩方交戰之時，此等問題，不難答覆；至少也要視為較小的問題，但是俄國是處於中國之背後，所以無疑的在許多地方，覺得很足輕重，照馮玉祥看來，更為確實，他對俄或無甚好感，而俄也不是很愛他。不過因必要時，常使他們同床異夢，如日本及張作霖對俄之先例。有一次張作霖拒絕蘇聯在滿洲之權利，蘇聯遂向張下限期三日答覆的哀秋美敦書，在這事發生之後，他們反成為要好的朋友，蘇俄是決不會加害於馮玉祥的；並且如果某督將軍被逐，他們可如前次一般的辦法，應許給他的避難地方，所以設若俄國極力幫助馮玉祥，她或許能供給他以相當數量的軍械軍需，這軍械軍需可由西伯利亞鐵道的火車，經過蒙古甘肅陝西，直接運至

滿的疆域內。

中東鐵路一事，是按照顧維鈞、加拉罕協約，處于兩國協同管理和經營之下的，現謠傳在搜查哈埠領事館危機中的結果，中國可以要求完全管理此路，謠言一經散佈，蘇俄即以非正式的手續，根據日俄戰爭的朴次茅斯和約條款，來警告中國，以抵抗此種行動。此條款規定俄國有權出兵二萬五千至北滿，如日本駐兵於沿南滿鐵道及遼東半島租借地一樣，日俄復交時，他們特別承認舊朴次茅斯條約為有效，據說當中國質問朴次茅斯條約是否有效，日俄皆含默未答。總而言之，俄國如有此種行動，則必先得日本之諒解，不然將引起歐戰以後所未有的國際糾紛，假使王博士能決然照加拉罕通牒所提，將中國駐俄的外交人員全行撤回，則或許無嚴重之事發生，但此種計劃實行或兩國邦交實行破裂，二者相較，孰善孰劣，尙屬問題。這個問題，或許南京非官報所傳較為可靠。即所謂現在中俄關係，決不能取折中辦法解決，惟完全絕交，與依據滿意的新原則，完全復交，兩種辦法，任取其一，方為合理。

日本的廣告報，在六月十號，有一段新聞，即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博士，曾向芳澤非正式詢問日人對於中俄關係問題的想法，換言之，就是中國要知道，假使對俄取完全嚴重的外交，日本將取何種態度。除此以外，中國的報紙，也曾暗示英日俄三國，對於中國問題，有同盟的

可能，此種新約，乃現在英國執政的工黨，欲與俄復邦交和通商的動力所促成。上海有一中國報，且直截了當發載，確信英國的保守黨政府，早已和日本訂有關於中國問題的密約，這密約中的問題，乃關於治外法權，外人租界，中國內河航行，中國關稅自主，和其他事項。他們對於這類問題本來大多數取投機的態度，但當此中俄關係惡劣之時，他們可以利用作投機的考慮。現在英國工黨政府握權，自然將影響于蘇聯在遠東的近況。因為工黨政府，將立即把從前英國各種反蘇聯在遠東利益的陰謀的組織，完全廢止。然英國在中國的陰謀和宣傳不可盡述，關於中國政府對俄的態度，已做得有功夫。最近歐金畢克（O'Connell）的口供（參看上星期本刊），雖無價值，然可為英人苦心宣傳之鐵證，假使有人對於中俄關係重要問題，願進以忠告，中國必謹守不聽外國宣傳家的宣傳，因為這類宣傳家，皆是純粹為自己本國謀利益的，美國政府與俄的關係，也就是照此方針，她對俄國取不即不離的態度。美國政府未曾和俄國政府有何種外交的諒解，但是他也不參入世界反俄的宣傳和陰謀。這些宣傳和陰謀，乃歐洲各國對俄態度的表現。另一方面，美國准許美國人民和俄通商，并且他們現在兩國通商額，較戰前超過了很多。

